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
爲總包立劵之新聞紙

國聞週報社發行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電報掛號五三九一

第九卷

第三期

要目

遼西淪陷國難無已……膽霞
十年來國際聯盟調解的國際糾紛……杜光塤
日人强築吉會路及其影響……竟進
所謂滿鐵平行線問題法律根據何在（續）……金士宣
今傳是樓詩話……遜塘
藏園群書題記……傅增湘
大街 (Sinclair Lewis著)……白華譯

中華民國廿一年一月十一日出版



國聞周報

定價表

報費		郵費 本埠	郵費 國內及日本	郵費 歐美南洋
每週一冊	一角五分	半分	一分	一角五分
每月四冊	五角五分	二分	四分	六角
每季十三冊	一元五角	六分半	一角三分	一元九角五分
半年廿五冊	二元六角	一角二分半	二角五分	三元七角五分
全年五十冊	五元	二角五分	五角	七元五角

郵票代洋九五扣合外國鈔票照津市合價不通用者退還

廣告每期刊例

地位 ＼ 尺寸	全頁	半頁	四分之一	八分之一
後封面	三十元	十五元	七元五角	四元五角
前內封面	三十元	十五元	七元五角	四元五角
後內封面	二十五元	十三元	六元五角	四元
正文前後	四十元	二十元	十元	六元
普通	二十元	十元	五元	三元

刊登四期八折十二期七五折二十四期以上七折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彩印每加一色照廣告費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於（限全頁）一期）（一）廣告如用圖版可由本報代辦照收製版費（一）廣告費至少須預付半數餘俟出版時收清（一）本報每星期日出版廣告收稿於星期三截止（一）廣告文中西均可惟須用楷書以免致誤（一）在登載廣告期內可贈送本報一份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上海靜安寺路斜橋路天樂坊五十號
北平南河沿菖蒲河一號甲
漢口模範區洪春里新十四號
哈爾濱道裡警察街二十七號

總發行所　國聞週報社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印刷者　天津大公報社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二十年四月二十日重訂

下行車

站別	開到	第七次	第三次	第一〇五次	第五次	第二〇一次	第一〇一次	第一〇三次
北平前門	開	五·五〇	八·二五	一一·一〇	一六·二五	一七·一五	二〇·一五	
豐台	開	六·二四	八·五五	一一·四五	一六·五五	一七·四四	二〇·四八	
天津總站	開	九·二六	一一·一六	一四·三四	一九·一六	二〇·一一	二三·四一	
天津東站	到	九·三五	一一·二五	一四·四三	一九·二五	二〇·二〇	二三·五〇	
天津東站	開	九·四五	一一·三一	一四·五二		二一·三〇	二四·〇〇	
塘沽	開	一〇·四八	一二·三二	一五·五六			一·一〇	
唐山	開	一三·〇五	一四·三〇	一八·二〇			三·三〇	
北戴河	開	一六·四四	一七·一六	二一·三五			七·〇九	
秦皇島	開	一七·一三	一七·四〇	二三·〇一			七·三七	
山海關	開	一七·三五	一八·二五	二三·四〇			八·三五	四·四五
錦縣	開		二三·一五	三·二五			一三·〇五	一〇·二五
溝帮子	開		一·〇〇	五·〇七			一四·五五	一二·一五
大虎山	開		二·〇五	六·一二			一五·三八	一三·二四
皇姑屯	開		五·三〇	九·一五			一八·五〇	一七·一五
南滿站	開		五·五五	九·三五			一九·一五	一七·三五
遼寧總站	到		六·〇五	九·四五			一九·二五	一七·四五

上行車

站別	開到	第四次	第一〇四次	第一〇二次	第一〇六次	第八次	第二〇二次	第六次	第十次
遼寧總站	開	〇·一〇	六·四五	九·五〇	一四·三〇				
南滿站	開	〇·四〇	七·一〇	一〇·二〇	一五·〇〇				
皇姑屯	開	一·〇〇	七·三〇	一〇·四〇	一五·二〇				
大虎山	開	五·二〇	一一·〇三	一四·〇〇	一八·三〇				
溝帮子	開	六·三八	一三·二五	一五·一〇	一九·四〇				
錦縣	開	八·一〇	一四·三〇	一六·五五	二一·三〇				
山海關	開	一三·三〇	一九·五二	二一·五五	二·五〇	五·五五			
秦皇島	開	一三·四五		二二·二八	三·一四	六·二三			
北戴河	開	一四·一四		二三·〇六	三·四〇	六·五二			
唐山	開	一七·一〇		三·二〇	七·〇五	一〇·三三			
塘沽	開	一九·〇三		五·五二	九·三三	一三·一一			
天津東站	到	一九·五五		六·三七	一〇·一五	一四·一三	七·三〇		
天津東站	開	二〇·三〇		六·五〇	一〇·三五	一四·二四	八·〇〇	九·一五	一六·〇〇
天津總站	開	二〇·四三		七·〇六	一〇·四八	一四·三九	八·一一	九·二六	一六·一五
豐台	開	二三·一六		九·四三	一三·五四	一七·四七	一〇·四三	一一·四五	一八·四八
北平前門	到	二三·四三		一〇·一〇	一四·二五	一八·二〇	一一·〇九	一二·一三	一九·一五

說明

一 平吉直達特別快車第三及第四次每日開行

一 平浦直達特別快車第二〇一及第二〇二次每日由北平浦口雙方對開

山海關二郎廟

遼寧全失，我軍盡入關內。日軍在山海關駐有重兵，海面泊軍艦十餘艘，與我軍極大威脅。圖爲山海關之二郎廟風景。

隴海路靈潼段通車

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隴海西路靈寶潼關段，開始通車，圖爲列車第一日抵達潼城後潼車站時民衆環觀之盛況，圖中╳爲穿越潼城山洞東洞口，洞長一千零七十公尺，已經掘通，正在趕修，約今年四月車能通過，△爲潼關東門，倚山面河，形勢險峻，洵要塞也。

時人彙誌



陳公博

陳公博，一八九〇年生於廣東，肄業北京大學，治哲學。留美入哥倫比亞大學，十六歲入興中會，追隨其父從事革命，一九二五年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農業廳長，及中山大學校長。北伐時，任總司令部政治訓練部長，湖北財政委員會主席，湖北交涉員，及江漢關監督，現任實業部長。

本報投稿簡章

一、本報向取公開態度。投寄之稿。或創作。或譯述。凡與國內外政治經濟等問題有關。或介紹學說。以及有價值之紀載。均所歡迎。體裁白話文言不拘。

二、稿件篇幅以自四千字至一萬字左右爲限。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註明。

四、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預覆。原稿如欲檢退者。請投稿時聲明。並需附足寄還郵費。如能附繕成詳明地址封皮尤佳。

五、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揭載時署名。得由投稿人自定。

六、稿件本社有酌量增刪權。如不願增刪者。請先附帶聲明。

七、登載稿件如已在他處發表者。概不致酬

八、稿費於每月底核算。登載稿件。酌致薄酬如下。

甲、每篇酬現金五元至三十元。

乙、酌酬本報或天津大公報。

丙、特別稿件。酬資從豐。

九、本報徵特各地有新聞價值照片及風景寫眞。並徵求時人照片。(需附有略歷)名貴攝影假印後。亦可奉還。酬金每件五角至三元。或同價值之本報。

十、投稿請寄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一六一號國聞週報編輯部收。是幸。

本報編輯部啓

國聞通信社

(徵求各地民生疾苦之新聞)

國聞通信社爲國人經營之唯一通信機關。平日以靈敏的手腕。進取的精神。搜集各方消息。供給全國中西各報之取求。創辦迄今。十二年於茲。聲譽卓著。信用昭孚。茲鑒於年來國事蜩螗。民生疾苦。或創於兵。或困於匪。或凜暴力之相迫。或苦苛政之難除。沉溺水火。欲訴無從。用是廣爲搜求。凡此項新聞投稿。均當極力宣傳。俾憂時愛國之士。得藉此研究治理之源。區區微衷。當爲國人所共諒。如蒙惠稿。請寄上海總編輯社部。自當代爲刊布。

各地代理分銷處一覽

天津 萬有報社，大陸書局，美麗書店，博古書局，天津書局，佩文齋書局，商務印書館，

上海 國聞通信社，中華書局，泰東書局，光華書局，新月書店，群衆圖書館，大世界售書處，現代書局，江大書局，南新書店，大公分報館，

北平 國聞通信社，與記佩文齋，大公報分館，大華書局，景華書局，遠東書局，永豐報房，楊本賢廣告部，東城海運倉朝野書店，

哈爾濱 國聞通信社，震東報社，東方報社，

吉林 振聲報社，恩記報社，阿什河城華興報社，

黑龍江 濱江時報分社

長春 振興總報局，

營口 亞州報社，

安東 大公報分銷處，

新民 大公報分銷處，

海城 林化清

太原 覺民報社，

大同 振義運報社，

成都 華陽書報流通處

重慶 平民書店，永興隆綢莊，新中華晚報社，北新書局，

台灣 文化書局，

濟南 公和報社，東方書社，山東書局，中山書店，午夜書店，

濰縣 大公報分銷處，

南京 大公報辦事處，大公報分館，正中書局，

青島 明記報社，中報分館，大青島報分館，

坊子 中山派報社，蓮芬報社，

漢口 國聞通信社，真美善圖書館，江漢印書館，

武昌 胡正興報社，

煙台 福順號，

沂州 新聞報分館，

徐州 大公報分館，

南宿州 生生織染工廠

揚州 梅枝書局，新聞報分館，

常州 吳煥亭君，

廣州 華南書店，

德州 通順報社，

昌黎 益世報分館，

榆林 華新號，

石莊 五洲報社，

西安 大公報分館，

開封 統一報社，共和報社，

鄭州 均益報社，

南昌 久記報社

彰德 中州報社，

熱河 維新報社，瑞記雜貨舖，

包頭 民治報社，

南昌 久記報社，

淸江浦 王佩清，

無錫 教育書局，

運城 麗麗合作社，

道口，新鄉，西平，汝南，同州，駐馬店，靈寶，彰德，信陽，石家莊等地五洲報社均有代售，

平度縣 大公報分銷處

溫州 大公報分銷處，

蕪湖 新聞報分館，

諸城 捷來報社，

博山 教育局，

懷遠 大公報分銷處，

正陽關 大公報分銷處

松浦 大公報分銷處，

長辛店 長蘆派報社，

石島 德生醫院，

保定 福興報社

沙市 新光經理處，啓文經理處，

陽泉 中華報社，

張家口 宋記報社，

信陽 翔記報社，

南通 淮海實業銀行，

平定 中華報社，

錦縣 大公報分銷處，

立山 玉泉齋，

定戶注意

啓者敝報定戶日多簿冊繁重如有來函查詢事件不易查覆諸君以後如有改寄地址或查詢周報未到等事即祈分別填用下列二種格式剪寄敝社俾便檢查免致延誤謹此佈達敬希察照不勝企禱即請
公鑒
天津國聞周報社啓

更改地址

謹啟者前於　年　月
日向
貴社定購國聞周報一份執
有第　號定單原寄
省　縣
收現因地址遷
移請即改寄　省　縣

收爲荷此請
國聞周報社　鑒
謹啓　年　月　日

查詢周報

謹啟者前於　年　月
日向
貴社定購國聞周報一份執
有第　號定單寄交
省　縣
收茲查第　卷
期(即　年　月
號出版者)
尚未收到祈即
查覆爲荷此請
國聞周報社　鑒
謹啓　年　月　日

君欲定閱本報，請將下面定單剪下，塡寄本社

N.O.

茲奉上 現洋/郵票　元　角　分定閱
貴周報　期自　卷　期起共計　期每期　份請
按期寄至　省　縣　收爲盼此致
國聞周報社發行股　台照　定報人
年　月　日



國聞週報

第九卷第三期目錄
民國廿一年一月十一日出版

插圖
灤關通車及山海關二郎廟二大幅
遼西淪陷國難無已……膽霞
十年來國際聯盟調解的國際糾紛……杜光塤
日人强築吉會路及其影響……竟運
所謂滿路平行線問題法律根據何在？（續）……金士宣譯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記者
國內一週大事日記……記者
論評選輯
迎民國二十一年……天津大公報



錦防撤退之後……天津大公報

請求全國軍人覺悟！……天津大公報

東省日禍影響世界全局……天津大公報

速健全中樞共同負責！……天津大公報

政局感言……天津大公報

采風錄……國風社選

今傳是樓詩話……逸塘

藏園群書題記……傅增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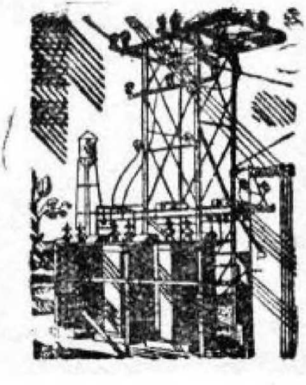
凌霄一士隨筆……

濰縣高氏上陶室甎瓦保留淪亡紀略（續）……劉階平

小說

大街……白華譯

時人彙誌（陳公博）



遼西淪陷國難無已

騰霄

日本在滿洲之軍事占領自國聯充分表示其無能，及各國態度之淡漠，更肆無忌憚！加以我國要人均願以在野之身，贊助黨國，推諉卸責，一盤散沙之現象，更認為絕好機會，大舉攻錦，完成東北三省之占領，此其時也。乃於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左右聲明致最後通牒於張學良，令其撤退錦州駐軍。二十三日由日派遣飛機重砲，及假瓜代之名向滿洲大事增兵。美英法三國曾警告日本，認日本占領錦州，為極不幸事件，二十六日日本對美英法答覆，極為頑強，悍然不顧一切，分三路攻擊錦州。中國守錦軍隊，不足三萬人，毫無戰事準備，國民政府雖迭電北平張學良死守錦州，但以餉彈接濟毫無來源，稍事抵抗，即將錦州軍隊撤入關內，駐紮灤州，遼西河山，隨民國二十年以俱逝！我國民政府中樞負責無人，外交除仍祈求於無靈之國聯外，毫無他策。嗟，國必自亡，而後人亡之，黨國領袖諸公，然乎？否乎？

記者

一、報告戰情請發餉械

日軍攻擊錦州，藉口討伐「土匪」，此見於日本之宣傳，及日政府對美英法三國之覆牒。夫『日本軍隊對討伐匪賊之行動自由，在十二月十日聯盟行政院會議之際』，雖『日本代表聲明保留在案』，但國聯決議，一字未提，且中國亦提有對案，日本何能以此為攻擊錦州之口實？美英法三國曾警告日本，占領錦州為極不幸事件，日本今竟占領錦州矣，所謂極不幸事件安在？意則美英法大言欺人抑自欺也？國聯之威信不維持則可，美英法三大列強之警告，竟於日本強硬覆牒後，默不作聲，斯頗有損於諸國之威信，今後日本，將益無顧忌矣。

日軍分三路大舉攻錦，本報上期大事述評，已有詳細記載。茲不復贅。我中央政府再三電張學良死守錦州，張氏以此次日軍以二個師團六個混成旅團之兵力，長驅攻錦。曾於上月二十五日以後，迭電中央，請彈請餉，並請大部援兵，以資死守，中央雖曾一再轉飭主管各部，即日籌撥，而迄未見諸實行，茲將往返各電摘錄如左：

張氏有去電　南京國民政府主席鈞鑒。日軍大舉西進，巳自馬日開始實行。北路則進攻法庫以窺彰武，經我保安隊及援軍，竭力抵禦，死傷甚多，不得已退出法庫。南路則由營口攻取田莊台，我甲車與日甲車正激烈衝突中，日方遞增多數騎步兵，向我甲車兩側猛攻，經我竭力奮鬪，並增兵應援，激戰甚久，傷亡甚多，田莊台鎮卒被其占領，我軍猶屯集車站，力圖恢復。中路沿北甯幹線，雖尚未積極前進，然彼集中新民之軍隊，約在一師團以上，一二日內，勢將向西猛烈出動。至其軍隊之屯駐瀋陽附屬地各處，以備隨時應援者為數尤衆。情勢迫切，良已迭令前方各部隊嚴加防範。惟是我以東北一隅之兵，敵強鄰全國之力，強弱之勢，相去懸絕，無論如何振奮，亦必無徼倖之理。且自錦縣以西，如秦皇島，塘沽，天津，處處瀕海，門戶洞開，錦縣一帶，一有衝突，彼必同時以海軍迫脅我後方，並擾亂平津，使我首尾難顧。證以昨得日方大兵輪三艘，開進塘沽之報告，知此種推測，必無錯誤。而我東北軍隊，止有此數，顧此失彼，必不能免。且東北根據既已全失，槍砲藥彈，極感缺乏，稍一支撐，即難為繼，至餉項一端，尤無辦法。此間收入，以之供平時開支，尚屬不敷，戰時需款浩繁，更何從籌措。此間官兵，對日方暴行，極為憤慨，但值此冰天雪地，冬服尚不完備，祁寒侵逼，言之痛心。凡此困難情況，諒邀鑒察。良責有專司，身已許國，固已不惜頂踵，不避艱辛，然力所不及之處，亦何敢避忌不言，致誤大局。伏乞俯鑒愚忱，洞察真相，火速飭撥現款□□百萬元，用發目前火食餉需。亦知中樞財政，同感困難，然對士兵飽暖，不得不籌，並請速發槍彈□□□徑者，一千六百萬粒，□□口徑者八百萬粒，□□生的重砲彈一萬發，□生的□野砲彈七萬發，□生的□野砲彈五萬發，□生的□野砲彈八萬發，□生的□山砲彈五萬發，□吋迫擊砲彈十萬發，□吋迫擊砲彈二十五萬發，步槍一萬支。所有彈款，務請於一星期內發到，而子彈需用最急，尤請日內照撥。步槍如一時不便，稍緩亦可。一面仍乞調遣大部援軍，以厚實力，而資抵禦。否則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縱使竭盡愚誠，亦必無濟於事，時機緊迫，未可稍延，披瀝敷陳，原非得已，臨電不勝翹企待命之至。張學良叩有（二十五日）寅秘印。

國府宥覆電，限即刻到，北平張主任漢卿先生勛鑒。有寅電悉，已由府密令財政軍政參謀各部，迅即籌發，並分送特種外交委員會矣。特復。國民政府宥（二十六日）印。

張氏宥去電，限即刻到，南京國民政府鈞鑒，奉有戌電敬悉，對錦必盡力設法固守，但日軍傾全國之力，我僅一隅之師，彼則軍實充裕，器械精良，陸空連合，大舉進犯。我則餉糈不充，械彈兩缺，防空禦寒，均無準備，實力相較，衆寡懸殊。凡此情形，諒為鈞府所洞察，戰端一開，非一時所能了，關於補充增援諸項，必須籌有確切辦法。再日本在天津，現已集結大軍，錦戰一開，華北全局，必將同時牽動，關於此節，尤須預籌應付策略，否則空言固守，實際有所為難。良部官兵，已有犧牲決心，但事關全國，深恐無補艱危，而善後問題，不

能不預加籌計。良職責所在，誓効捐糜，對此大難當前，絕非有何畏懼。惟念茲事體大，關係全國存亡，情勢所在，不能不據實直陳，究應如何處理之處，敬請統籌全局，確切指示爲禱。張學良叩宥（二十六日）酉印。

國府儉覆電，限即刻到，北平張綏靖主任漢卿先生勛鑒。宥酉電奉悉，已分交參謀軍政兩部核辦矣。奉諭特覆。國民政府文官處儉（二十八日）印。

張氏去勘電，萬急，限即刻到，南京國民政府主席鈞鑒。前爲防守錦縣，懇請籌撥欵項械彈，旋奉電示，已飭主管各部，分別照辦，仰見關懷邊陲，保國衛民之至意。惟邇來日軍着着進逼，錦縣危急萬分，田莊台大窪法庫各役，雖因我軍誓死抵禦，敵人迄未得逞，然士氣雖振，欵彈兩缺，敵如大舉前進，即舉東北士兵盡數犧牲，亦難防守。事關全國，鈞府旣迭責其盡職，自應即撥以實力，事出急迫，惟有仍懇俯賜查照前電，迅飭主管各部，火速照撥，以濟眉急，臨電不勝迫切待命之至，張學良叩勘（二十八日）印。

國府覆電，限即刻到，北平張綏靖主任漢卿先生勛鑒。勘戌秘電所陳各節，已妥密交各主管機關，迅速辦理矣。特復。國民政府文官處艷（二十九日）酉印。

二十九日盤山陷落，日機二十餘架，轟炸錦東各處，三路並進，溝帮子危急。錦州我軍在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到後，二十九日會議後，令駐錦我軍撤退移駐灤州。

中央國府遵一中全會議決，於十二月二十五日，二十九日，（三十日迭次電令東北負責長官，切實負守土之責。國府三十一日接張學良電，報告連日戰況，原文如次。『（一）儉（二十八日）午後六時三十分，我鐵甲車在田家墳南修復被毀鐵道，敵見我車不能移動，即以八門砲力由我左側集中射擊，並有大部騎兵突進包圍，我甲車槍砲射擊過多，機件已失效力。敵接近時，我官兵及掩護隊奮勇肉搏，酣戰多時。十時十一時間，我續派援隊趕到，一面抵禦，一面掩護工作。艷（二十九日）早三時，將甲車掛回盤山車站，十時日機至盤山投彈十餘，將車站南鐵道炸毀數節。同時即發現日兵三百人及唐克車二輛，我軍繼續抵禦，乃卒以日兵增至三千，並用飛機助戰，炸力巨大，我軍損傷過重，不得已於艷（二十九日）午後退出盤山。我鐵甲車現在胡家窩舖固守。（二）艷（二十九日）午後四時，日機一架至溝帮子投彈二枚，落於車站。（三）艷（二十九日）午十一時四十分，至午後二時，日機四架先後至錦飛繞偵察，覆聞。張學良叩世（三



一堆廢紙（美報）

十一日）子秘印。』

國府三十一日再令張學良死守錦州，雖受重大損失不惜。關於張電，請濟軍費八百萬及槍彈，已令參財軍三部會商辦理。南京二日已接錦州上月三十日前之報告，官方表示驚駭。政府二日接張學良一日晚十一時電，稱據錦縣長世（三十一日）午電稱，日機六架在縣境閻山子擲彈二十餘枚，損害不明。又據遼寧省府東（一日）寅電稱，日軍東（一日）拂曉佔領羊圈子，刻已兵迫錦州，正與我方激戰中。又接張學良冬（二日）電稱，據錦縣榮參謀長東（一日）已電稱，日以飛機鐵甲車掩護步騎砲兵及輕便自動車向大凌河猛進，刻正同職屬公安等隊激戰中，縣城秩序安寧。早九時由東來飛機四架，低行偵察，移時東去，過大凌河時，擲彈二三十枚，均落陣地內、損失甚大。惟錦縣人民多表示不願軍隊守城，以免受重大損失，死守錦州計劃恐難成功，但職必竭力施行之等語。一月二日錦州駐軍，幾全撤退，日軍已於二日進錦矣。

二、錦州淪陷遼寧全亡

抵抗戰況

三十日由打虎山退却之華軍為阻止日軍之前進，將打虎山西方之鐵橋破壞。日軍鐵道隊當即出動修理，嘉村某旅團乃中止前進。多門師團司令部與天野旅團司令部保持約二公里之距離而前進。師團司令部於三十日午前九時已開至距溝帮子南十二三公里之地方。三十一日，溝帮子華軍於拂曉前向打虎山最後衛鋒，拆毀鐵道兩段，阻止日軍嘉村旅自滿前進。嗣即撤至錦州，由鐵甲車一列掩護後退。華軍撤退後不久，多門部下先遣隊自盤山北開，進佔溝帮子。

一日下午五時，多門師團派飛機六架，用機關槍掃射溝錦間運輸車輛，並以二旅團以上之兵力包抄厲家窩堡，直撲溝帮子。我義勇軍由熊飛親任指揮，會同我官兵六百五十八團高政清・朱世卿・榮炳炎各營及騎兵三旅第三十九團四十團死力抗拒。及至傍晚，日軍砲火尤猛，溝帮子全線動搖。熊遂商調在網戶屯應戰之十九旅六五四團李德才一營，及騎兵三旅徐梁所部之四十一營加入溝帮子正面作戰。我步兵朱懵才營日間在網戶屯已傷亡過半，晚間又調來應援，戰鬭力當然較弱。遂至全營覆沒。一日晝夜網戶屯盤山厲家窩堡羊圈子右衛屯豐鎮各處，死亡總數約在二千一百八以上。日海軍陸戰隊約一營之數，在西海地方登岸，向天橋廠進發，被我駐軍分頭擊退。該陸戰隊另有在小凌河登岸增援者。鮑團防守區太廣，有顧此失彼之虞，榮臻抽調古冶鐵甲車沈瑞禮之一中隊並十二旅張廷樞部步兵兩團往援。榮臻將前方總指揮部移駐大凌河車站。錦省府由黃顯聲代拆代行。並由十二旅長張廷樞及三十旅長常經武及十九旅參謀長王佑之三十旅參謀長張守會同負責，修築城內外一切防禦工事。當地商會農會兩會長一日上午環請弗在城內外死守，致全城毀於日軍砲火，黃謂我軍受中央命令，守土有責，絕不退讓。本代主席抱城亡與亡之旨，願民衆亦同有毀家紓難以身許國之決心等語。一日下午二時，由營口飛來日機十七架，分二批赴大凌河錦州實行轟炸，並在錦州城內擲彈二十餘枚，

軍民傷亡七八。因此錦州民衆非常恐慌。八時許商會長偕代表五人重見黃顯聲，請求軍隊不在城內設防，黃僅云轉電中央請示。該會長謂錦城五萬民衆不願作無謂犧牲。

二日拂曉，日機四架飛錦投彈轟炸交通大學，我省府辦事員均入地窖暫避。十時復來八架，在城上飛繞一小時，散放傳單。揑稱本莊本日到錦，勸人民開城歡迎。又有勸軍隊投降傳單，謂南京東京兩新政府成立之後，雙方已經妥洽，你們如何死守打仗，害得百姓遭殃等語。黃顯聲代主席以日軍如此肆擾，省府職員在交通大學不能安心作事，移入城內辦公。錦城內外時聞大清河及豐樂鎮方面砲聲槍聲不斷。

二日在石山待命中之日軍嘉村旅團主力。午後零時抵大凌河。向大凌河以西進軍之某師團午後四時半抵溝帮子。錦州方面之華軍總退却，北寧線已無華軍之影。營口之多門師團及北寧線之嘉村旅團，自占據溝帮子之後，迄至二日集結其主力於該地附近，待命出動。兩軍當即開始向前進軍。室師團主力二日午後六時抵溝帮子，即向錦州前進。

日軍占錦

二日下午二時起日軍集中砲火，經豐樂鎮雙陽店，衝入大凌河側背。我十九旅所指揮之海防練軍營首當其衝，悉被解決。六五四團六五五團之機關槍連，傷亡亦過半數。我軍之鐵甲車中隊原在大凌河橋西岸駐守者，因受嘉村旅團由北寧路石山正面猛烈砲擊，機車損壞，不能行動，遂爲日軍所扣。我騎兵三旅第三十九團四十團及步兵二十旅六五六六五八團，因被多門師團之主力軍橫隔中間，不復能與大凌河部隊及義勇軍再通消息。張樹森所部之步兵旅四十一團徐梁所部，則爲日軍誘入遁安八角台，與該處義勇軍二營一律被圍。我大凌河前線司令部人員，於砲火掩護之中，向朝[illegible]路之義縣退去。錦州城內駐軍，先是亦全數調往大凌河許家屯，加入混戰，城內僅留義勇軍，警察，保安隊維持秩序。未及傍晚，我軍受大壓迫，即橫越朝錦線西向暖池塘紅螺山退至北寧線連山站。當在大凌河激戰之先，村島村井二旅團之先發部隊由錦州東門入城



日本參謀總長閑院親王

，城外周圍十四里內，並發牛戰爭。我保安隊及多數義勇隊亦於六時許依商會之意，退出北門，偕警務處全體人員退至連山。日軍對我義勇軍窮追，北寧路女兒河第六五四號橋梁因即炸毀，以防日軍再進。最先開入錦州城者爲獨立守備隊野田中尉率領之鐵甲車隊若干名。日人到錦後，偏覓黃顯聲，黃已退連山。日軍對我義勇軍尤爲切齒，因血戰以來，我義勇軍由黃顯聲指揮之下，節節死戰，殺賊不少。

日軍到錦後，即派憲兵入城，嘉村旅團仍在距城三十里之許家屯等處，與我騎兵三旅四十一團及義勇軍等接觸。在大凌

河以東作戰之軍隊及義勇軍等，自大凌河全線被占後，不能聯給。溝帮子胡家窩舖高平八角台一帶日軍方面有室師團及多門師團取包圍形勢，向我義勇軍猛攻。張樹森所屬之騎兵旅若干部隊，已被截數段。黃顯聲熊飛等二日夜至錦西大窰溝等處，收集義勇軍及我步騎各部隊，退至興城。打通線騎兵第三旅一部退至義縣後，日方三日復派多數飛機威脅轟炸，戰馬死傷百餘匹。室師團派鐵甲車一輛，壓道車一輛，自溝帮子開至錦州。

日軍於二日下午二時入錦州，日軍司令官發表宣言，請華方官吏維持附近一帶和平秩序，勿離職守。並勸中國人民，照常營業。宣言中警告有企圖擾亂和平者必須懲辦。本莊決定日軍負警衛錦州與其附近地帶之責。決定朝鮮室師防衛錦州至山海關段鐵道，多門師防衛錦州至溝帮子段，村井旅防衛自溝帮子至瀋陽段。日軍開入錦州城，同時即進行組織維持治安委員會之準備。綏中縣境海岸泊有日軍航空艦，載飛機二十餘架。錦州四鄉恐慌，居民避難入關。

撤防情況

錦東我軍受敵三路進擊，敵以飛機坦克裝甲汽車等利器制勝，我軍抵抗實力較薄弱，盤山之役，傷亡損失極重大。十九旅李營幾全覆沒。參謀長榮臻赴平謁張學良後二十九日返錦，即召各將領開會，下令各軍撤退。

原駐錦州綏中一帶之我軍爲第十二及第廿旅。十九旅則駐打虎山溝帮子一帶。因日軍來襲，故奮起作正當防衛，終以寡援勢絀，於二十九日奉命掩護向關內開拔。駐錦州綏中一帶之第十二旅，首先開拔，移駐灤縣昌黎開平一帶。共分乘兵車八列，於三十日午後三時第一列車到灤。第十二旅旅長張廷樞及旅部各處人員於三十一日上午十一時十分到灤。第二十旅移駐唐山雷莊一帶。分十一列車，於三十一日晚由錦依次開拔。至於掩護撤退之第十九旅，於三十日退出大凌河後，亦向關內開拔。移駐灤縣以西各地。原駐溝帮子及前方之鐵甲車隊，亦均於三十一晚及一日先後過灤南來。輜重敎導隊退唐山。砲十三團工兵獨立第一營，通信大隊亦均退灤州。防守打虎山之騎兵三旅，由打通路繞往義縣，向九龍口一帶進發。警務處所轄騎兵三大隊，第一第二兩大隊移駐灤州。邊防公署參謀長榮臻，於二十九日返抵錦州，即下令各軍向關內撤退。將長官公署，移設灤州北關師範學校。榮臻氏於三十一日晚九時，偕隨員及衛兵五十餘人，乘專車一列入關。一日午後三時五十分始抵灤

撤退原因

榮臻代表王達對大公報記者談『長官公署因前方吃緊，於上月二十日，即從事整理結束。二十九日盤山陷落，我軍一營全被繳械，同時打虎山駐軍亦因被日軍包圍退守溝帮子，情事危急。而日飛機每日必有三二十架，向我軍投彈，動輒七八十枚。且有裝甲自動車協助，近又有航空母艦，載飛機三十餘架開至秦皇島，傳將切斷我軍山海關歸路。而日方所收買之土匪又不時四出擾亂，我軍不勝威迫，不得已於請示後，奉命掩護撤退。其重要原因有三：

（一）日軍飛機威力至大，我軍因無飛機，空中不能與之抵

抗。

(二)關外氣候寒冷，各河均結冰，當此封河期間，日裝甲自動車，可自由通過。而我方又無二丈寬之戰壕，防禦上甚為困難。

(三)即使在前抵抗，亦無不可，惟須舉國一致，絕不能使此東北三旅之衆作無謂之犧牲。東北軍為國難犧牲，原無不可，而餉項彈械均無接濟，如何作戰。中央僅下令死守，豈欲軍士徒手搏敵耶？有此三項原因，故不得不稍事後退，以鞏固後方。並縮短戰事，以謀力量之集中，再謀應付。此次日軍進攻，我軍損失極大，彈藥無繼，死亡約五千餘名。最可痛心者，為受傷兵士均無藥醫，聽其呻吟云云』。

二、國民政府毫無辦法

統一政府雖於元旦成立，惟蔣汪胡大各一方，不肯入京負責，對外方針，無從決定。特種外交委員會，二日政治會議臨時會議，議決結束，外交部責任較大，惟中央常委缺席，雖在最危急之頃，外交政務，亦幾形停頓。日軍於二日占領錦州後，政府除照例對日提出抗議，請求國聯予以有效制止外，毫無辦法。

外部表示

十二月三十一日陳友仁對人表示『錦州事件在今日以前，尚為過渡政府負責，本人不負何責任，必自明日起方為新政府負責。但本人所知可得言者，過渡政府對錦州迭令張學良堅守，昨日仍有電令張，無論如何犧牲，必須堅守。新政府成立，亦必繼續令張堅守。政府對日軍攻錦事，三十一晨二時已發出兩電，一致國聯，報告日軍攻錦情勢愈形嚴重，請國聯速取有效之措置，一致日政府，述因日軍攻擊錦州之故，造成嚴重之局勢，假若因日軍攻錦而發生不幸之結果，日政府須負完全之責任云』。

日內閣犬養毅代表萱野長知二十七日秘密至京，探我國新政府外交方針，京滬各報傳陳將與日本開始直接交涉。一月二日晨十時陳到外部視事，接見全部職員。非正式否認與日首相代表萱野長知晤見。

陳氏宣言

二日陳友仁發表宣言云，『此次日本軍閥蔑視國聯決議，造成東三省之慘酷戰禍，實與今日文明世界之公意作悍然的挑戰。今中國國府方重新組織，余謹代表宣言，本政府最急之任務即在於消滅戰禍，並保主權，誓本此旨努力奮鬥。前日政府已命令張學良固守錦州，積極抵抗，今後仍堅持此旨，決不稍變。即不幸而挫敗，非所計也。蓋國于天地，必有與立，為正當防衛而敗，轉能喚起人心，發揚士氣，敗猶榮也。至于殘暴無公理者，雖倖獲一時之勝利，實反足貶損其國家之人格，惹起世界之公憤，終必為一切文明國家集矢之的，又無可疑也。陳友仁』。

錦州陷落後，東北軍下級軍官發表聯合宣言，對外交部與日人交涉及向日本借款事有所指責，三日外部非正式宣稱，報載東北軍在前線下級軍官人員所發聯合宣言中所稱各節，均與事實不符。對日妥協及與向三井洋行接洽借款說，尤屬毫無根據。三日星期，陳友仁傅秉常甘介侯照常到部，督率職員辦公。日衆議員高橋壽太郎添田敬一郎一日到京，謁陳友仁。四日外部否認日前至京之日衆議員高橋壽太郎添田敬一郎訪晤陳友仁

祈求國聯

日內瓦三十一日路透電，中國政府向國聯行政院緊急呼籲滿事。據稱「情勢愈見嚴重」，文件內稱，日本有意蔑視十二月十日行政院決議案第二條所負義務，並請行政院採取有力辦法，今日本避免重開釁端。日內瓦四日電，中國政府因日本幾將滿洲全境佔領，請求國聯行政院立時召集會議。查行政院常會會期，本定一月二十五日。

巴黎一月四日路透電，中代表胡世澤乘汽車赴日內瓦。蓋中國政府電國聯，因錦州被佔，請求立時召集行政院會議也。施肇基因患病赴馬拉加休息，故一切將由胡世澤負責。

一月一日晨中國代表胡世澤赴法外部訪白里安，請國聯行政院採取行動，以防止任何更見嚴重情勢。

照會美國

華盛頓一月二日合衆社電，中國政府照會美國，責日本侵略錦州，調朝鮮生力軍入滿，遠逾條約範圍，故在若干方面違犯兩國間現行條約。照會中請求美國採取行動，防止發生更形嚴重之情勢。

鄂將電京

湖北何成濬，李鳴鐘，徐源泉，夏斗寅暨駐鄂各將領三日電行政院及各部長，略謂『神州陸沉，危在旦夕，際茲千鈞一髮之日，決難以東北三省之兵，久當敵人全國之衆，若如越人視秦人肥瘠，不予一彈一錢以為援助，勝負何待蓍龜。若再觀望徘徊，竊恐以赴國難相號召者，轉速亡國慘禍，諸公挾策而來，當已胸有成竹，萬望當機立斷，速定大計，下全國總動員令，收復已失之領土，成濬等分屬軍人，只知衛國，如有所命，願效馳驅云。』

報告失守

張學良五日通電，報告日軍攻錦，我軍奮勇應戰，卒以兵力過疲，損失過重，錦縣遂於三日失守。原文如下：

（銜略）『查錦縣縮轂內外，地扼要衝，此次日人肆其野心，繼續侵略。學良迭承中央命令，復荷國人期勉，及時奮惕，矢與共存。一面嚴飭部屬，力戰死守，一面熟審情勢，將一切實況，分電報達。祇以日方兵力增厚，武器精良，在在皆遠勝於我。自其發動以後，競以飛機坦克及大口徑砲分路猛攻，我軍奮勇應敵，激戰十晝夜之久，前仆後繼，死傷蔽野，卒以兵力過疲，損失過重，無術繼續，堅持至於江（三日）日，失守錦縣。學良待罪圖效，裂眦痛心，不能一戰退敵，復失名城，撫己循躬，彌深罪戾。除將經過情形電陳國民政府外，謹電奉聞。張學良叩微（五日）亥秘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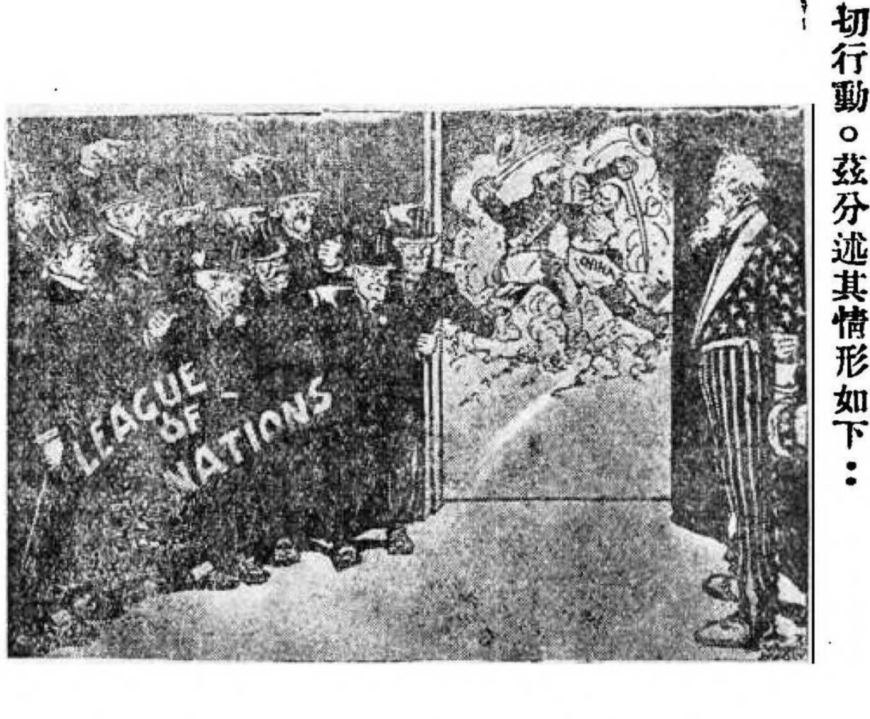
自請處分

國府魚（六日）接張學良電云：『竊查錦州為重要衝衢，前迭奉命令責成禦侮保疆，良即竭盡忠誠，誓守城土。一面飭前方將士，嚴行抵抗，一面將困難情形屢電請援在案。無如日兵厚集兵力，器械新精，將錦州包圍外，復用唐克車鐵甲車飛機種種環攻，我軍與之奮戰約十晝夜，精疲力竭，餉彈兩缺，江（三日）日將錦縣失陷。學良待罪行間，循躬責己，罪戾至深，尙祈嚴予處分，以昭賞罰之公，臨電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四、世界震驚輿論激昂

日軍占領錦州後，世界輿論，莫不指責日本，美國輿論責美政府消極，德國輿論，責國聯助日，德國共黨攻擊柏林日本使館。而國聯方面雖亦認日軍公然違反十二月十日國聯行政院

一致通過之決議。國聯所派遣之滿洲調查團，遲遲至一月五日，始行派定。何時赴滿，尚無確期。國聯方面美國國務卿斯蒂生五日與駐美英法大使會討論合作方法，對滿洲問題，作一確切行動。茲分述其情形如下：



國聯人員說：讓美國士調解吧！（美報）

美輿論責政府

華盛頓一月二日合衆社電，據各大報社評，日軍占領錦州，美人為之震驚。此地官方觀察者，認美國輿論尚不贊助美國政府態度之强硬化，彼等認美人刻正在注意自身之困難，無暇贊助干預遠東問題之活動。「華盛頓郵報」二日社評云，「日本行動深印入各國人士之心目中，世界將愈不肯放棄軍備，認識侵略精神，仍甚猖獗，處處證明日本已由貧弱無助之中國，永遠奪去滿洲矣。」該社評又稱，惟中國現在之被侵略，大半須責自己，蓋時常內訌，使國家實力單薄，有以致之，華盛頓司克利普•何華德報主筆丹尼氏攻擊美國政府對中日糾紛之消極態度。氏稱美國外交政策，從無如此破產者。日本之違悖九國公約及非戰公約，雖無理由，但人人明瞭其用意。美國之違悖此等公約，既無理由，且不能令人明瞭其用意。丹尼氏宣稱，美政府應付日本干犯國際協定無忌憚的行動，其至少限度，應召回駐美大使云。

德輿論責國聯

柏林三日電，德政府對中日爭端向維持嚴格中立態度，但一部份報紙，於錦州陷落及滿洲宣布獨立共和國消息傳來之頃，對日本與國聯重肆攻擊。「伏錫時報」稱，日軍佔領錦州，為公然破壞在巴黎所作之擔保。「柏林觀察報」則稱中國至最後一瞬，迄為日本所欺騙。各報均指陳，滿洲最後重鎮之陷落，為日軍百分之百的成功，而所以如此者，蓋國聯致之也。中國以信賴國聯條約故，未事抵抗，或防衛其己身權利。日本以些小之犧牲，垂手而完成其侵略。日本受國聯莫大之恩惠，因國聯能令中國抵抗之志意，趨於痺麻也。德報對上海•美國•立陶宛等處，同時發生爆炸事件，極為震愕，認此為共黨全世界有計劃的暴動。柏林一月二日合衆社電，昨夜此間日大使館被共產黨襲擊，作為日軍攻擊南滿之抗議。日軍行動以佔領錦州而趨於極頂，示威者用紅色布包裹石塊，拋入大使館窗戶

，幷附有「保護蘇俄」字樣之文字，窗戶被擊破多面。警士從事干涉，先將示威人驅去，故未發生毆擊日使館人員事件。

國聯認日橫暴

日內瓦一月二日合衆社電，國聯人員坦率承認日軍占領錦州，係公然違反十二月十日國聯行政院一致通過之決議案。國聯方面希望，在滿洲調查團到達前，此舉將爲日軍最後之行動，此間人員仍信日本在國聯監視下，將不至再採取軍事行動，因日軍行動似已完成。相信國聯行政院將不召集特別會議，而等候行政院會於一月二十五日在日內瓦開常會時，再研究中日情勢。日內瓦四日新聯電，國聯行政院主席白里安，對於日本軍進佔錦州，極爲注意，且根據十二月十日國聯決議案，爲確保防止事態之惡化，希望獲得採取之一切手段，並將中國代表胡世澤提出之通牒送達各理事國代表。五日電訊謂白氏現時舊病復發，且似嚴重，能否爲滿事盡力，尚不可知。

調查人選決定

巴黎五日新聯電，國聯調查委員會之委員人選如左，已見最後的決定。英國前印度總督萊頓爵士，美國麥克勞易，義國前駐德大使亞爾徒布蘭喬尼，德國前德領亞弗利加提督希尼博士，法國軍事參議官克勞德爾將軍。美國委派滿洲調查團美國委員，美政府正式發表，以美陸軍麥克勞易將軍接受此職。氏現年五十七歲。自一八九七年畢業於陸軍學校，即爲美陸軍服務。曾任羅斯福及搭虎脫二總統參謀。

美英法商合作

日軍攻錦美英法曾警告日本，謂攻錦爲一極不幸事件。日本竟頑強答覆。日軍既占錦之後，五日美國務卿斯蒂生與英法兩國大使分別討論三國進一步合作方法，以期對滿洲問題，作一確切行動。兩大使對談話情形，不允發表意見，僅稱三國關於滿洲困難，一向「提携」合作。國際聯盟爲英法所操縱，其威信早已喪盡，今美英法鑑於對九國公約及非戰公約所負之責任，未便推諉，乃於日軍攻錦時，一再警告日本，今日軍業已占領錦州，美英法所謂極不幸事件何在？三國如欲稍維持其自身之威信，似不能不有進一步之合作，理也亦勢也。



德國調查委員希尼博士

視察員之報告

錦州失陷後，美英法諸國之視察員，皆先後返平。據日內瓦一月四日合衆社電，瀋陽英武官在詳細調查日軍在滿洲之移動及與關東軍及參謀部軍官談話後，報告國聯行政院。謂滿洲之日本正式軍隊，已超過二萬六千人，此外尚有義勇軍及南

滿路警察，故滿洲日軍總數過三萬人。中日條約措詞雖不甚明瞭，但依專家解釋，日本正式軍在滿之限制，爲一萬五千人。數週前日軍司令宣稱，滿洲情勢已達某種限度，日本在滿駐軍，將不受條約規定之限制。十二月初美記者曾引本莊參謀長三宅談話，謂渠信條約對於日軍之限制，將無效力。日軍將視應付情勢之必要，可以隨時任意在滿增加軍隊。在此談話後不久，即有新增日軍經大連開到，又由朝鮮派來數旅。此新增軍隊即用以從事所謂「剿匪」舉動，一月三日即佔領錦州也。

五、日欺世界囊括關外

犬養新年致辭

東京三十一日新聯電，日本總理大臣犬養毅之年首致辭如左。『當奉迎昭和七年之新春，謹祝聖壽萬歲，並對七千萬國民諸君表賀意，同時乘此機會聊述所感之一端，實乃具有深意義之事。第一．國民一致不能不覺悟者，即中日紛爭之問題，在此機會無論如何必須與以解決之事也。日本爲是與俄國開戰，爲是犧牲十萬同胞之血，爲是而不惜投擲二十億之巨資，乃完全基於爲確保東洋永遠之和平及伸而爲貢獻世界人類之幸福與文化之信念外，無他。幸而當時之政治家，亦體會日本之眞意，故許多之條約在雙方善意之下締結。邇來滿蒙之地日漸開發，日俄戰爭以前，僅有九百萬內外之該地方人口，及至戰後之今日，已呈突破三千萬之盛況，此不能不謂我日本民族努力之賜物之一。然而日本並不因此而滿足，將更進而傾注能力所及之資力及心力，爲人類之文化，繼續努力於滿蒙之開發。孰知近年中國之政治家，不解彼等之先輩與日本之眞意，盛行的煽動大衆，以行排日。甚至企圖無視或破棄條約之事。如是彼等之態度，乃對世界人類之冒瀆，尤其於日本民族，實乃對其生命之威脅。故此昭和三年五月當時之政府田中內閣，關於滿蒙之治安，乃發表聲明書云、對於擾亂該地方之治安，或能成爲擾亂之原因者，帝國政府決竭力與以阻止云云。迨致中國政府，然而彼等尚未能覺悟，遂致發生此次之事變，殊屬萬分之遺憾。倘若在此機會，假使不能解決中日間一切之紛爭問題，而繼續不安狀態，則我民族終陷於退出大陸之運命，亦未可知，此乃斷無可忍之事也。以此吾等必須覺悟，突破無論如何之困難，而一意向根本解決之途前進才好。其次即對於經濟問題，吾人業已於與黨之諸調査會決定，其大體之對策方針，亦經樹立，關於當前之問題，當局加意的研究，着着實行，以期其無誤，最後希望國民諸君隨年之新，而更新各自之心，以備爲國盡瘁也。』

同日新聯電，外務大臣犬養毅之年首致辭如下。

『當迎昭和七年之新春，大觀日本對國際之關係，無論對華或對世界之一般關係，皆在多事之秋。先就對華關係觀之，確保遠東之和平，並舉中日共榮之實者，乃係明治以來日本之傳統的國策。即在今日亦毫末改變。對於滿洲日本曾賭其興亡，忍所有之犧牲，而擊破俄國之侵略遠東以來，在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原則上，望其成爲內外人安住繁榮之地。日本官民盡力阻止中國軍閥，盜匪之波及，在日本國防上及國民生存上，

具有重大至上之利害關係。故此倘若無視此歷史及此事實，而蹂躪日本於滿蒙之權益及紊亂治安時，不問其何者，即與以排除。當然為保持此內外人之安住地，而取必要的措置者也。又中國本部之日本通商貿易，對於因暴力而大受危害之事態，應乘此機會採適切有效之手段，以擁護我權益之事，亦屬當然。現在之中國，因其國內之野心軍閥，政治家，共產主義者，及其他不逞分子之擾亂，漸陷於無政府之狀態，甚而且失却其國家之實質的形體。此種事實不僅為中國民衆絕大的悲慘事，即對於善鄰之日本，亦極為不幸。倘若勤勉之中國民衆，努力排除其使該國民衆痛苦之封建的諸軍閥・共匪・及其他破壞分子，救濟民衆之疾苦，不僅為其自身，伸而為增進人類一般之福祉，而向建設的方面進行者，日本當然對此運動與以全幅之同情及支持，要之，日本努力於排除擾亂遠東和平之中國軍閥及不逞分子，並對此以自衛的見地，始終與以排除。同時對於改革自國，且遵重中日共榮之本義，而向極東，和平及繁榮之道上邁進之中國官民，極力的提携，以期增進相互之福祉。

其次由中國以外，與諸國關係之一般觀之，大體可謂滿足，滿洲事變勃發之際，歐美諸國中頗有誤解者，旋經其後隨事情之判明，已漸次認識我公正之立場。最近派往中國之國聯委員之調查，對於歐美認識中國之實情，殊為有益。然若能進而救中國於無政府狀態，而有助於其建設方面者，可謂幸矣。又日本對於世界各國苦於經濟的不況，不吝進而與國際協力，從事於打開。尤其今春舉行之軍縮會議，特派遣有力之全權團，協力從事其事業，如前年之華盛頓及倫敦之海軍會議，我國得以貢獻人類之和平及繁榮之事，乃我國民之慶幸。昭和七年度之我國際關係如是多事者，乃預想之事。然遭逢此重大之時局，負有擁護伸長國運之重務之我國民，必須舉國一致，更加緊張與努力，已為一般所痛感。我等依據一致之努力，在此一年，以光輝我國運興隆之歷史，與諸君同為切望者也。」

日軍西進窺熱

日軍入錦之先頭部隊為嘉村旅團之憲兵隊，向各處搜索約一小時，嗣室師團長及該軍司令部人員整隊入城，各街巷華人絕跡，室師團司令部設交通大學。三日下午一時起復行大搜索，被捕者甚衆。又隨室師團同來之偽奉天省府自治指導部人員五十人，當日即分赴各縣接收縣政。日軍佔錦州後，繼續西進，三日佔連山。十二旅長張廷樞昨日電平報告，錦朝線我軍上旗台陣地於三日巳時失守。錦州三日新聯電云，開入錦州之室師團已接到出動山海關方面之命令。其先發部隊共計兩列車，於三日正午出發，該部與田旅團奉令限五日佔領錦榆間之鐵道。四日晨已向西發動。並派高橋旅團向鐵道右追襲我軍。四日午後日軍鐵甲車已發開抵連山，上載中島及羽山兩個支隊，連山以西尚有我義勇軍扼守，現已陸續向綏中退集。山海關六日電，日本工程隊四大隊已將錦榆間軌道橋梁修復，日甲車未過連山。嘉村旅團則仍延錦朝線推進。又自北票赴熱省各處築有汽車路，故北票如不守，則熱河陷於絕境。錦朝線我駐軍及義勇軍繼續受日軍威脅，情勢至危迫。

侵略會議迭開

東京四日新聯電，犬養首相四日于宮中東一間祭祠儀式終了後，於內大臣府與牧野內府會議，陳述日軍開入錦州之經過及今後政府之方針，以求諒解。復經三十分鐘之重要會議後，始行退出。同日路透電，日本官塲暗示，雖僅有一部份華軍自錦州撤退入關，其餘華軍退往熱河。但因該處無鐵路，故日軍不擬入熱。但在另一方面，駐山海關日軍，暫時或將按照辛丑條約，有增加可能，作為一種預防辦法。惟在天津並無增兵之意。同日新聯電，謂本月初日政府負責當局將召集會議，討論政府治理滿蒙具體方針。參加會議者除犬養首相，荒木陸相，堀田海相，加田拓相外，有滿鐵總裁內田氏及駐瀋林總領事。東京六日新聯電，謂關東軍之軍事行動，因中國軍隊之退入關內，已告一段落，現已入於着手滿蒙建設問題之時期。故陸軍中央部對於滿洲總督，滿鐵問題，今後治安之維持，關東軍之編成配備等種種重要問題，為聽取關東軍之意嚮，同時並指示中央部之方針起見，特電促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大佐急速晋京，該大佐本日乘飛機由瀋陽出發，豫定七日抵東京。又電，日外務省決定最近命重光公使回國，與十三日左右回國之新任外相芳澤有所接洽。重光預定十一二日左右抵東京。回國之前，並將赴南京會見外交部長陳友仁，然並非為直接交涉而往，不過為賀就任外長而已。中國方面若非承認日本前次提出之五個條件，並表示恢復中國關係之平常狀態之誠意外，開始直接交涉之事，究為不可能云。

此外日人在哈爾濱唆使白俄，大事騷亂，增派軍艦赴閩，意圖挑釁。

嗟，人舉全國之力以謀我，得寸進丈，毫無已時。而包辦我國政治之中國國民黨，平日勇於自相斫殺，輕於離合分歧，今當國家民族死活關頭，中央對內對外大政，久已停頓，高唱『共赴國難』之黨國領袖，『蔣也，入山；汪也，養病；胡也，「在野之身」。』衮衮諸公，『有權不行，有責不負，將國家一誤再誤，冥冥中斷送國命而後已！』嗟，『真愛國者，不應誤國』！黨國諸公，誤國多矣，亡羊補牢，業已晚矣，若再推諉，誤國將愈甚，恐諸公百死不能辭其責，不足以謝國人矣！

編輯部聲明

楊汝泉先生著之淮河流域之水災匪禍赤燄一文，將另輯專書，本報不再發表，愛讀諸君可少待讀其全書，對於中國社會現狀當有更清切之認識。

陳病樹粥文字約序

袁思亮

桐城馬通白先生治古文爲時大師有弟子曰新城陳君祖壬字君任別署病樹爲文淵懿茂美能傳其師說兼工詩詞自散原滬尹海藏蒼虬諸先生交口頌譽不詢而同其先石士侍郎爲惜抱入室弟子廣敷耘叔兩先生亦以能文章爲曾湘鄉所稱而玉方侍御子鶴尚書又以善書有名病樹既受業馬先生益昌其家學復以餘日肆力於書書大類侍御顧生晚不得以科目進又少孤無遺財負奇自喜不肯隨俗詭進取嘗有所入矣輒散盡不日夕宿留此奉母挈妻子辟亂僑上海益困於是其交遊相與謀曰以文字取金幣酬古之賢哲有爲之者矣上海東南大都會名公巨人豪商碩賈比屋而居者皆是也其所嗜欲無求不給獨詩古文辭所以光顯其先人流名聲於無窮者不可必得而能之者又寡書尤盡人所同好也子苟出其餘以應時之須自比於力食者雖多取於人無媿況廉耶病樹曰諸君厚我我其敢有所愛乃爲訂其直之高下如約而湘潭袁思亮道其淵源之所自以介於當世之有待於斯文者



十年來國際聯盟調解的國際糾紛（上）

杜光塤

自東北日禍發生，我政府一再告國人忍耐，相信國聯對日本暴行必能有相當制裁，故一味仰賴國聯，雖政府再三聲明有最後「決心」，現日軍又占領錦州矣、我政府之決心何在？國聯之假面具固不待滿事方揭開也，政府知之乎？ 編者

自九月十八日夜日本突然出兵攻陷瀋陽，至最近占領錦州，日本不經正式宣戰，而攻取我國城市，占據東北三省，侵犯我國主權，殺戮無辜百姓，蔑視國際公法，破壞國際和平。歐戰時期德奧兩國所不敢施之於比利時，塞維亞的强暴行為，而現在日本竟悍然行之於中國，這眞是近世史上罕見的事實，庚子以後，中國未有的奇恥大辱。倘若中國為自衛被迫而對日宣戰，固然要危害國際的和平，就是假定中國不採取任何種的軍事行動，完全的屈服於日本暴力之下，任憑她自由的割據滿洲的土地，壟斷滿蒙的天然富源，那麼，日本霸佔遠東，也要引起列强的衝突，危害國際的和平，所以除非日本自動撤兵，無論中國戰與不戰，日本這次强佔滿洲的結果，總是一樣的危害國際和平。處在國際形勢這樣嚴重的關頭，那素來以維持國際和平為己任的國際聯盟，究竟能不能逼着日本撤退侵入滿洲的軍隊？解決日本强占滿洲問題呢？

如果要想知道國際聯盟能不能解決日本强占滿洲的問題？必須先要看看國際聯盟事實上解決過這一類的國際糾紛沒有？所以我現在特別的敘敘十年來國際間的重大糾紛，和國際聯盟調解的態度及結果，俾我國人澈底明白國際聯盟的內容與眞相，免得末後無謂的失望，而早定自己努力的途徑。

（一）芬蘭與瑞典的亞蘭羣島案：：亞蘭羣島本來是瑞典的領土，但是根據千八百零九年九月十七日俄瑞媾和條約第四條的規定，與芬蘭一同割與俄國。後因居民多屬瑞典人種，且因與瑞典本國土地連接，軍事關係重要，乃於千八百五十六年由俄法英簽訂了一種巴黎條約附件的亞蘭羣島協定（

Aaland Convention），以撤銷亞蘭羣島的軍事設備。千九百十七年十二月芬蘭脫離俄國宣布獨立以後，亞蘭羣島居民要求根據着民族自決的原則歸屬瑞典，並得瑞典政府的贊助，而芬蘭以主權所關，誓死力爭。雙方相持不下，千九百二十年六月十九日英國乃援引國際聯盟規約第十一條的規定請求理事會，解決亞蘭羣島問題。於是理事會指定委員會負責調查研究，並擬具意見，報告理事會。理事會根據着委員會的報告，最後於千九百二十一年六月廿四日決議了亞蘭羣島仍舊歸屬芬蘭，但是須與島上居民以新的保障，並商定亞蘭羣島的新中立協定（Neutralization Convention）。於是先由芬蘭瑞典和國際聯盟三方的代表討論島上居民的新保障，六月二十七日決定了關於學校使用的文字，島上不動產的購置，島上居民的資格，和島上省長委任的方法等五項保障法，並決定將此五項保障法加入千九百二十年五月七日芬蘭議會(Diet)通過的亞蘭島省自治法。

千九百二十一年八月十日國際聯盟秘書長約請丹麥，愛尚尼亞(Esthonia)芬蘭，法蘭西，德意志，英吉利，意大利，拉德維亞(Latvia)波蘭和瑞典等國政府派定代表，舉行日內瓦會議以商訂新的中立協定。千九百二十一年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舉行會議。結果於十月二十日簽訂了一種中立協定，各締約國明白宣言他們無條件履行千八百五十六年三月三十日亞蘭羣島協定中俄國所擔任履行的義務。千九百二十二年四月六日經過各國政府正式批准以後，這新的中立協定也告成功。

(二)德意志與波蘭的上西勒西亞(Upper Silsia)案：：上西勒西亞和羅爾(Ruhr)同是德國最富的工業區域。大戰以後，凡賽爾條約(Treaty of Versailes)本定將上西勒西亞劃歸波蘭，後經德國抗議，改定由當地人民投票解決歸屬問題。但因英法意見紛歧，到了千九百二十一年三月才舉行人民投票，結果七十萬七千六百零五票贊助歸屬德國，四十七萬九千三百五十票贊助歸屬波蘭。結果如此，德國人原指望恢復故土，不料煞和約又規定了每區各別計算，於是形成了上西勒西亞分割的局面，及至劃分上西勒西亞的時候，法國偏袒波蘭，英國偏袒德國，意大利主張折中，幾方相持，不得解決，遂於千九百二十一年八月提交國際聯盟。

國際聯盟理事會審查之後，依據着意大利的劃界，把上西勒西亞分給德國和波蘭。雖經德國抗議，照樣公佈施行。結果上西勒西亞一半劃歸波蘭，而分給波蘭的礦產，更居多數，六十七處煤礦中的五十七處分給波蘭，三十七處鍊鐵廠中的二十一處分給波蘭，十六處鉛礦中的十一處分給波蘭。上西勒西亞的礦產及其他工業經過這番分割以後，難免發生破壞兩區經濟生活的影響，於是理事會提議由德波派遣代表會同國際聯盟代表商定一種過渡時期的善後辦法。

千九百二十一年十一月三日方派定代表，於十一月二十三日舉行日內瓦會議，討論善後辦法，會議的時候指派了許多分委員會分頭調查研究各項專門問題。往返商磋，更賴國際聯盟代表加蘭德(Calander)多方的贊助，於千九百二十二年十五日德波代表始簽定一種善後協定，以維持原料及出品的供給和市場

，保全德波兩區鐵路交通的便利，和促進德國波蘭人民的遷移。並設立上西勒西亞混合委員會(Upper silesia Mixed Commission)和混合仲裁法院(Mixed Arbitral Tribunal) 以監視這次協定的執行。

這次協定雖不能十分滿足德波兩國的要求，但是他可解決了大戰後一個很複雜很困難的國際糾紛。這總算國際聯盟對於世界和平的一種重大供獻，所以國際聯盟出席德波委員會的代表加蘭德在德波代表簽定協定的時候說：

『凡賽爾和約留交後來解決的一切問題，沒有一個比上西勒西亞問題更棘手，更困難，更可怕的，今日竟然完全解決了，而由國際聯盟解決此案，尤足快慰生平。八月間國際聯盟理事會受理了此案，剛才你們正式的簽了字。而今以後誰能說歐洲的合作不可能呢？』

(三)俄國和芬蘭的東加勒里亞(East Karelia)案

……東加勒里亞乃是拉道加湖 (Lake Ladoga)以北芬蘭國界以東的俄國邊疆土地。當地居民雖係芬蘭人種，但是政治上向來沒有入過芬蘭的版圖。千九百十七年蘇俄革命以前，這一帶土地在俄羅斯帝國中本來沒有什麼政治的地位，待至蘇俄政府實行分治政策(Policy of Decentralization)以後，千九百廿年六月八日也成立了一種加勒里亞工團的自治區域。而在千九百廿年十月十四日簽定的俄芬媾和條約的第十條和第十一條又規定了東加勒里亞在俄國主權之下，享受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自治權，媾和條約裏頭並且又附加一種俄國履行條約的單方宣言。

千九百二十一年夏季的時候，芬蘭照會俄國說她沒有履行一部的條文。到了十一月中旬東加勒里亞忽然發生了變亂事件，俄國說是芬蘭煽惑出來的。據說最初芬蘭的確與聞其事，但後來不久她也斷絕了對於東加勒里亞變亂的接濟。千九百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芬蘭因為俄國沒有履行媾和條約，乃訴之於國際聯盟。千九百二十二年一月十四日，國際聯盟理事會設法解決這個問題，但是沒有什麼結果。千九百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芬蘭又根據着聯盟規約第十條的規定，請求聯盟理事會交付常任國際裁判法院審判。千九百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理事會請求常任國際裁判法院與以諮詢的意見，但蘇俄外交委員齊趣林 (Chicherin) 於千九百二十三年六月十一日拒絕國際聯盟或常任國際裁判法院討論這個問題。所以千九百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的時候，常任國際裁判法院以法官七人對四人的多數宣告他沒有發表關於這個問題意見的權限，並確定了對於會員國家與非會員國家之間的糾紛，非經非會員國家同意，不能發表意見的原則。因此國際聯盟到底沒有能解決了東加勒里亞的問題。

(四)波蘭和立陶宛(Lithuania)的維爾那 (Vilna)案……維爾那乃是古代立陶宛的國都，後來歸入俄羅斯帝國領土，自從歐戰發生以後，維而那的地位，經過了若干次的轉變，忽而德國佔領，忽而讓給立陶宛，忽而又歸附俄國，於千九百二十年七月十二日的時候，蘇俄和立陶宛在莫斯科簽定了

締和條約，把維爾那及附近一帶地方又正式的讓給立陶宛。適於此時俄國軍隊撤退，立陶宛與波蘭土地接連，遂引起了極大的糾紛。

千九百二十年九月五日波蘭訴之於國際聯盟，立陶宛雖非會員國家，但也承受了會員國家對於國際聯盟所負的義務，並接受了克仁邊界(Curzon Line)，同時由理事會派定的一個軍事監視委員會(Military Commission of Control)監視雙方撤退軍隊，兩國代表並於千九百二十年十月七日簽定蘇維爾克協定(Suvalki Agreement)以劃清兩國疆界，立陶宛犧牲西南部的領土，但是她可得到了維爾那一帶地方，原期這協定於十月十日公佈施行，不料於十日之前一日，波蘭非正式軍隊的將領耶黎高斯基(Zeligoski)突然率領軍隊，趕走了立陶宛的軍隊，而佔領了維爾那一帶地方。雖經波蘭聲明與該國政府無關，但是那一帶地方從此就落在波蘭手裏。

耶黎高斯基的軍事行動不唯破壞了蘇維爾克協定，亦且蔑視國際聯盟及其委員會的權威。雖經立陶宛一再抗議，但國際聯盟理事會也無如波蘭何。千九百二十年十月二十八日理事會議決在國際聯盟監視之下，舉行人民票決，以解決維爾那問題，兩造雖然都同意了，但以各種困難，理事會於千九百二十一年三月三日也放棄了人民票決的主張。接着又設法調解波蘭與立陶宛，但是到了千九百二十二年一月十三日的時候，各種調解的方案又都歸失敗。

波蘭軍事上占領了維爾那以後，又於千九百二十三年二月十五日商請大使會議承認她之占領維爾那，以爲她軍事占領維爾那的法律根據。但是立陶宛誓死力爭，堅不認可，兩國關係幾同交戰狀態，到了千九百二十七年十二月的時候，形勢頗趨嚴重，立陶宛又復訴之於國際聯盟理事會。理事會乃約請波蘭內閣總理皮爾蘇斯基(Pilsudski)及立陶宛總理華爾馬拉斯(Waldemaras)齊集日內瓦，討論解決方案。形勢轉變緩和。雙方派遣代表會議於康尼斯堡(Koenigsburg)但久無結果，且立陶宛又頒佈新憲法規定維爾那爲其國都，調解的計劃又歸失敗。所以國際聯盟迄今還沒有解決了波蘭和立陶宛的維爾那案。

(五)猶哥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的邊界糾紛案

……千九百十三年五月十七日倫敦條約(Treaty of London)產生出來的阿爾巴尼亞疆界還沒有劃得清楚，歐戰就爆發了。在戰爭期間，因爲軍事的關係，法國意大利和塞比亞的軍隊佔領了阿爾巴尼亞各處要阨。待至戰事終結，和約成立以後，法意軍隊相繼撤退，只剩下猶哥斯拉夫的軍隊盤據着阿爾巴尼亞東北一帶的土地。於是阿爾巴尼亞根據國際聯盟規約第十條的規定，訴之於國際聯盟，請求國際聯盟維持千九百十三年劃給她的領土，但猶哥斯拉夫以爲千九百十三年的劃界已失効用，請求重新劃定，並由大使會議負責劃界。國際聯盟理事會因大使會議既已進行此事。自己決不參加。但同時阿爾巴尼亞北部突然獨立，宣佈爲米爾得共和國(Mirdite Republic)，阿爾巴尼亞指此爲猶哥斯拉夫鼓動成的，理事會遂連同疆界問題一併提交國際聯盟大會。

千九百二十一年九月七日國際聯盟大會在開會的時候，將此問題提交第六委員會，經過審查手續之後，於十月二日國際聯盟理事會議決建議於阿爾巴尼亞靜候大使會議的決定，並提議理事會派遣調查委員會，從事調查。因爲當時形勢緊急，十月七日理事會議決調查委員會於十一月一日前趕赴目的地。十一月二日國際聯盟秘書長忽然接到阿爾巴尼亞政府通知猶哥斯拉夫軍隊侵入該國土地的警報，秘書長遂據此電告各理事國。十一月七日英國電告祕書長說：

猶哥斯拉夫軍隊之侵入阿爾巴尼亞破壞國際的和平，所以英國政府意欲請求理事會與以注意，並請即時設法召集理事會開會，以討論這件重大案情，如遇猶哥斯拉夫政府拒絕或延不履行國際聯盟規約所定之義務的時候，並研究採取第十六條所規定的各種步驟。

大使會議爲着促進這個問題的解決，於十一月七日也決定了阿爾巴尼亞疆界的劃分。十四日猶哥斯拉夫答復大使會議的覆牒說：

大使會議不僅解決的結果反背了敝國政府的意思，並且還使敝國立時撤兵，將劃歸阿爾巴尼亞的土地歸還該國。再者，英國政府也根據着阿爾巴尼亞政府所宣傳的猶哥斯拉夫政府對阿爾巴尼亞宣戰，猶哥斯拉夫侵略阿爾巴尼亞，猶哥斯拉夫軍隊占領阿爾巴尼亞，甚而至於進占了阿勞齊(Orochi)城等等荒誕無稽的報告，把猶哥斯拉夫政府傳至國際聯盟理事會，並聲言用國際聯盟規約第十六條所規定的極端步驟。因爲這種行動，遂發生了一種類似通牒所產生的情勢。處此情況，猶哥斯拉夫政府惋惜着，抗議着服從大使會議的決議，以避免不接受該決議的危險結果……

英國這種引用第十六條的提議嚇得猶哥斯拉夫馬上撤兵，而解決了許久沒得解決的一個問題。

（未完）

非洲之換妻趣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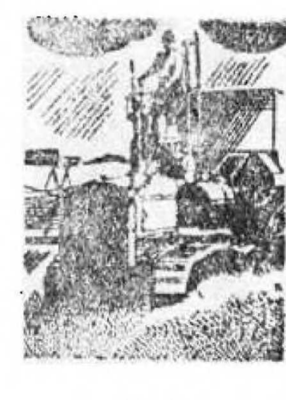
（黃影呆）

▣一個妻子可換牛十二條

非洲境內。向有換妻制度。種種換妻方法。言之頗堪發噱。世界各國。當此現金短縮。經濟日見恐慌之時。正與各國婚嫁制度之錯綜亂雜。互相對照。是以社會方面。難見安靜。至於非洲土人。當經濟混亂時期。爲男子者。欲娶一妻。更見困難。最近曾有新聞記者。前往調查。非洲內地。一般土人。據云最近生活。因世界各國之經濟混亂。亦大受影響云。即以最近之情狀而言。非洲土人之換妻制度。處女之面貌較美者。仍可換牛十二條。較次者換牛八條。且換妻之時。既不可暫爲賒欠。又不可分期付牛。眞所謂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待牛數交齊而後。始往夫家。設先至夫家。而牛畜不能付齊者。新娘必回歸母家。取消婚約。與非洲土人。談話之下。則土人謂當此經濟短縮之時。最難問題。厥爲娶妻問題。非人所生男孩。目前非但毫無價值。且當成人之時。爲其換妻。須兌去不少牲畜。關於家畜之繁殖。不無重大影響。是故近來非人生男。不若生女之歡。據非洲某村落之首領所言。今日非洲境內。現金之日少。主要原因。即在白人從事戰爭。或則英荷白人。互相爭噪。各將現金儲藏。以備他日之戰爭。或則謂白人近來新購之扛運機。磨粉器。與土人生活。影響最甚。蓋所有玉蜀黍。近來皆用機器扛運。機器磨粉。已無須土人之工作矣。至於玉蜀黍之售價日低。則非人而有餘粟出售者。亦大受影響云。

日人强築吉會路及其影響

竟遲



日人占領東北後，即有修築吉會路之傳說，後卒於二十年十月六日實現。此路一成，日軍自大坂至長春僅需五十六小時，北滿利權將盡入日人掌握！中東路及海參崴皆大受打擊！近日人又趕築清津港，二者成功之後，不惟遠東局勢一變，世界亦蒙相當影響！

記者

(一)日本强築吉會路之目的

東北事變之初，强築我吉長之日軍，席不暇暖，卷甲急趨，攻取敦化，將吉敦路收歸掌握，吉會路之西部線，已入其手中。更進一步，在軍事擁護之下，强行修築吉會路尚未完成之敦化至老頭溝一段鐵路，以完成其多年宿望之吉會路。

日本亟欲完成吉會路之用心，觀於田中義一奏章中吉會路一段，『……滿蒙者極東之比利時，歐戰時德國蹂躪比利時以成功，未來之日美戰日俄戰，日本非蹂躪滿蒙必不成功。且日本欲實行新大陸政策，不得不打破滿洲之中立地令成戰場，故不得不整備吉會長大兩路，以作武裝的充實，增大國防之威力。且可依吉會路交通之便利，於最短期間，移民千萬人，開拓水田，日本人口及食糧問題，可以解決，且可防禦中國移民之侵入。故吉會路者，眞日本致富之路線，亦日本之武裝路線也』。日本對吉會路之野心，已概括無餘，日本所以重視吉會路之故，不外下列諸端：

軍運價值

日本在東北南部，已有旅順大連兩港，及南滿安奉兩線，足敷軍用。惟欲進兵北部，仍取道於兩港兩線，則紆回費時。就南北部交通樞紐之長春而言，由大坂而門司，而大連，循南滿路以達長春，海陸路程，長一千四百零七英里，需時七十七小時。吉會路完成以後，由大坂而敦賀，而清津，遵吉會以達長春，海陸距離，僅一千零十英里，需時五十六小時

，較之經由大連南滿者，可省二十一小時。將來一旦有警，日軍一晝夜間，直達吉林腹地。北上可橫斷中東路，南下可與南滿安奉會合，包圍遼吉兩省。將來日本若與美俄戰爭，必先佔領東北，以補充戰時之食糧及原料。故吉會路對於日本之軍事價值，固重且大也。故田中奏議中，一則曰：『南滿路既成諸線，多注重經濟方面，缺少循環路線，頗不利於戰時動員及軍運，以後必須建設軍事目的之循環鐵路線，……』，故吉會路者，即田中所指軍事目的之循環路線，既包圍我東北腹地，足以妨礙我軍事政治經濟之發展，又可預防蘇俄勢力之侵入東北北部，日本固百利無一害，而東北則束手待斃矣。且日本對於國防設備，其假想敵為美國，已成不可掩之事實，日本之强築吉會路，無非對美戰爭之準備。因日本欲對美作戰，非攝取東北之富源以充軍實，終必為戰敗國。但美國呂宋艦隊，與日屬對馬，一葦可航，如一旦美日戰起，美用潛航艇，游弋於日本對馬千島之間，則東北之原料及食糧，即不能經滿鐵路由大連出口渡黃海以入日本。如吉會路成，即可經吉會路越海而敦賀而新瀉，因美潛航艇不能深入朝鮮海峽及日本海峽也。故日軍於佔領遼吉以後，即用武力强築吉會路，其故即在此。

經濟價值

日本現已成為純粹的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發達之結果，原料發生恐慌，食糧缺之，亦成為燃眉之急。南滿鐵路沿線，土地幾全部開墾，鑛產亦採掘泰半，至於吉會路沿線，下列各地，煤之儲藏量甚豐，

產地	縣屬	
缸窰	吉林	
大丰嶺	吉林	
拉法溝	額穆	中俄合辦
肇寶山	額穆	中俄合辦
奶子山	額穆	
泥石溝	額穆	
三道溝轉心湖	延吉	
三道溝上山硯	延吉	
老頭溝	延吉	中日合辦
杉松岡	和龍	
嘎呀河	汪清	
胡草溝	汪清	
石頭河	汪清	
關門咀子	琿春	
張溝	琿春	
駱駝河子	琿春	
廟子溝	琿春	
蘇密溝	樺甸	
五道溝	盤石	
天和屯	盤石	

上列各地之煤儲藏量，雖尚無確實之統計，較撫順及本溪湖，總在十倍以上。煤質亦較撫順為優，地質又多為硬石質，



便於採掘。吉會路一成，沿線各煤鑛，即將次第入日人手中。除煤以外，沿線又富於金銀銅鉛等鑛，日人更可獲得多量之工業原料，宜其視吉會路為一塊肥肉，垂涎欲滴矣。

吉會路一帶，又為著名之森林地帶，其區域如下：

	木材(石)	面積(町)
松花江流域	九〇三、一二三、一七〇	一、四三六、八三九
圖們江流域	四三三、五九九、八〇〇	八二一、五六三
牡丹江流域	四二〇、九四九、九〇〇	六三四、九六六
總計	一、七五七、六七四、八七〇	二、九〇三、三六八

(註)每町合一畝四分

日人在吉林森林，投資二千四百餘萬日金，其在吉會路沿線者，有東拓公司，三井物產出張所，三菱會社，吉林採木公司，滿洲製材公司，東亞興業會社等二十家，或用中日合辦主義，或與地方劣紳訂採伐契約，實際均為日本人所獨占。吉林之農產物，亦極豐饒，而吉會路沿線，尤多未開墾之荒地，吉會路築成之後，則沿線各種富源，均將盡入日本之囊中。可知日本之强築吉會路，除軍運而外，尚欲攫取此無盡藏之富源也

破鐵路網

東北鐵路，在日之南滿及蘇之中東夾攻之間，尋求一條生路，乃有新東北鐵路網之計畫。即利用北寧鐵路之關外段與瀋海吉海相連結，復由打通路以與通鄭線四洮路洮昂路相連結，吸收東北東部及中部之物產，由葫蘆港輸出，抵制南滿路之貨運，其結果大見功効，南滿路收入，日見減少，幾有

一蹶不振之勢。日人知原有之一線（南滿）一港（大連）主義，決不足與東北新鐵路網抗爭，乃舊事重提，謀完成吉會路，以清津港為出口，即所謂兩線兩港主義也。二十年五月，遂發生所謂『東北鐵路交涉』，欲以政治手腕，促成吉會路之實現，因東北民氣激昂，計不得逞，憤急無策，乃借武力以赴之，遂至演成佔領遼吉強築吉會之暴行矣。

（二）強築吉會路之經過

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三月，日本公使林權助與那桐唐紹儀等，締結收買新奉路及自造吉長路借款條約，在第三款第二項規定，『若吉長線延長或添設支線，由大清國自辦，如資金不足，再由南滿鐵路借入』，所謂『吉長線延長』，即指吉會路而言。故翌年十月，日本即提議，將吉長路延長至延吉，與朝鮮會寧鐵路相啣接，此為日本正式要求建築吉會路之始。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中日締結間島條約，即將吉會路辦法規定，惟未明定開辦日期。至民國七年，段內閣與日本興業銀行，締結吉會路預備借款合同。翌年，續訂正約。時值五四運動，民氣激昂，當局未敢承認。其後雖經威迫利誘，終以國人激烈反對，計未得售。日人為敵人耳目計，乃採用分段建築辦法，先由吉會路之東西兩部入手。西部為吉敦路，於民十七年完工。東部為朝鮮境內清津至會寧一段，早由日方經營通車。其由會寧至老頭溝一段，為二尺六寸狹軌之輕便鐵路，此段又分為兩處管理，（一）由會寧而北，沿圖們江右岸，至上三峯，為太興會社經營，名為圖們輕便鐵路，且延長至潼關鎮，是為圖們東部線也。（二）由圖們江岸至延吉老頭溝，即中日合辦之天圖輕便鐵路，此路分三期建築，第一期線由龍井村至江岸，第二期線由龍井村至老頭溝及由朝陽川至延吉之支線，第三期線由老頭溝至天寶山，但第三期線現今尚未完成，故天圖鐵路，僅由圖們江岸自老頭溝也。故吉會路現未興築者，僅為自老頭溝至敦化間之一段，距離約為一百十公里。關於該段設鐵軌之事，日人以蓄有野心，故亦久有設計，據謂技術上並無若何困難。是故關於該線之當前問題，即為鋪修敦化老頭溝間一段鐵軌，而另將天圖鐵路換鋪正式鐵軌，吉會鐵路，即告完成。彼時東北中部及北部一帶之經濟狀況，必將發生極重大之變化。而素握北部威權之中東鐵路，或將形同虛設，損失誠難數計，茲將日本方面調查該路線之各段距離，列舉如左，以供參考。

吉林敦化間	二一〇公里
敦化老頭溝間	一〇七公里
老頭溝會寧間	一四五公里
會寧清津間	九四公里
共計	五五六公里

（三）日本強築吉會路情形

據去年十二月十日消息，日本滿鐵會社社員，携帶測量隊廿餘名，與吉敦吉長測量隊二十餘名，由敦化陸軍四十名保護之下，向額穆鎮進發。滿鐵社員帶測量隊三十餘名，於六日下午二時許先行抵額。駐額陸軍三營營長王某奉命，在成發號等

隊，擬與該員等接洽掛號。乃日人等抵甕下車後，並不掛號，逕投旅館。而滿鐵社員伊東，竟帶領日人測量隊二十餘名，全副武裝。至甕鎮陸軍守望砲台（爲甕鎮最高處）處舉行觀測。守砲台之陸軍，向前致詰，日人等語意強橫，不受盤詰，兩方一起衝突。該測量隊乘我陸軍不備，竟出手槍向我陸軍射擊，陸軍士兵韓孟文，當被擊倒。是時換崗陸軍十餘人適至，聞槍聲暴發，且見日人等強橫之狀，乃即散開，兩方遂起衝突。時王營長突聞槍聲，乃急赴砲台喊令停止，結果滿鐵社員伊藤斃斃，電氣工長中村受傷，抬往醫院，旋已斃命。我陸軍孟文傷勢甚重，氣息奄奄，性命恐不保，王營長當將此事報延吉警備司令部，吉興當派團長梁某副官長陳長及顧問日人野，於下午五時趕赴甕調查眞相，日方陸軍聯絡班長河野，領館爾井署長帶日警多名赴甕，調查結果，以係出於誤會，方諒解，一場風波，始告了結。據上述消息，可見吉會鐵路未成部分，現已由日人着手測量，不久即可從事築路舖軌矣又龍井村天圖鐵路總機廠，在九一八事變時被燬，現已重修工，其設備已較原先放大，據測量可容寬軌機車。而圖們及圖兩輕便鐵路改軌，亦殊容易，第一，沙石隨路都有，第二木材更取之不竭。最要之圖們江橋又早於民國十六年已以三萬元築成。至有謂圖們輕鐵原路過狹（該路一面臨江，一面山，寬處不過二丈），此更不成問題。現雄基至穩城之鐵路通車，而圖們東部線又正改寬軌。即圖們原線一時不易成功亦可以雄基港作出路，仍不背日本之三港三線主義，足以控制我東北北部也。無論就任何方面觀察，於東北被日軍佔據之最近期間，而竟使其完成吉會鐵路之工事。即拋却經濟見地，而祗就國防軍事上言，實足制我東三省之死命。並聞日人更具野心，對於吉會鐵路之未來使命，尚不僅限於上述區域，並欲使其再向北展。例如經延吉而汪清，而寧古塔，及由敦化經額穆，或經南湖頭，而寧古塔。觀於日人最近由洮昂鐵路北進，不避蘇俄之嫉視，而欲插足齊齊哈爾，其野心固可畏之甚也。瞻望前途，東三省其非我有矣。國人其尚不知警惕乎？

（四）日人正趕築清津港

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上海字林西報哈爾濱通信，稱數年來哈埠各報關於朝鮮咸鏡北道之清津港，紀述已見不一見。日人心中滿擬介該港爲太平洋上之頭等大埠。記者頃赴該港視察，見日人正在日夜趕築該港，主要之防浪石堤，頃已築成，計長六百米。港內置有浮標多具，以供航洋輪隻之碇泊。該港水深自二十英尺至六十英尺，大輪可進出無阻，因港內水深，沿石堤建築至五年之久，清津港新火車站亦築成，火車軌道與海岸平行，於貨物裝卸極爲便利。

該港原來之建築計劃，擬供每年九十萬噸輸運之用，現已擴充至每年二百萬噸。預料將來滿蒙貨物，將有大宗自此出口。漢城會寧間鐵道行將與吉林通車。此時日人已着手興修吉會路未完成之一段，預料明年（按即今年）十月間可以完工。路線中有隧道一，工程頗巨，故需費時日，此亦其一因也。一般人心認該港將來發達無有限量，並在清津及沿鐵道置地產者甚衆

。英人對此港亦甚注意，今夏有英人多組，前往該埠西方之白頭山打獵，松花江•鴨綠江與圖們江均發源附近山中，今冬亦有英美商前往游獵，乘便調查該港將來在商務上之希望。現時日人正趕緊完成吉會路，該路將來與吉長四洮等線連絡，可以攫取北滿轉運業。此港一成，海參崴定受嚴重影響。蓋該埠對歐洲與日本較海參崴爲近，且該港在大洋邊岸，不慮封凍，倘滿洲久在日本之手，其鐵道計劃一經完成，則中東路在輸出業上，即毫無價値可言，而滿洲貨物亦將不再經過海參崴矣。（完）



所謂滿鐵平行線問題
法律根據何在？（下）

C. Walter Young著
金士宣譯

下、錦璦鐵路及滿洲鐵路中立計畫
——一九〇九——一〇

英美資本插足滿洲

當新法鐵路交涉方在進行之時，日本政府與各國締結三項條約，重新聲明各訂約國應遵守中國土地及行政之完整，及維持各國商業機會之均等兩政策。一九〇七年日俄會議，前已討論及之。其他兩約，一爲一九〇七年六月十日日法條約，規定訂約國敬重中國之獨立與完整，以及各國人民在中國商業機會之均等；一爲一九〇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美國國務卿路德 (Root) 與日本高原商訂條約，亦規定除維持太平洋區域之現狀外，應用盡和平方法，扶助中國之獨立與完整，及各國商業機會均等。最後之條約，所謂維持全部太平洋區域，自然適用於滿洲。然若仍根據兩國之法律優先權利，未能免除在滿洲權利之衝突也。

日本要求在滿洲禁阻外國投資鐵路問題，自新法鐵路之後，即有英美投資家與中國訂立合同建築在西滿之錦州璦琿鐵路，其時俄國利益，亦被波及。英國政府之不願援助其國人之投資權利，與一九〇七——八年時同。但一新問題發生，即美國國務卿諾克斯 (Philander C. Knox) 提議滿洲鐵路之中立，改由國際投資，但承認中國統治權爲政策，此項提議，與英美合資錦璦鐵路同時而起，且此兩項問題，在國際交涉有連帶關係，故一併在此章討論之。

一九〇九年十月二日，東三省總督暨奉天巡撫，與英商寶林公司及美國銀團，簽訂預備合同，建築自北寧鐵路之錦州至北滿黑龍江江邊之璦琿，其路線經過中東鐵路之齊齊哈爾站。美國銀團有毛根公司，花旗銀行，康樂公司，及第一國家銀行，由前瀋陽美國總領事斯脫萊代表簽字，英國仍由簽訂新法鐵路之寶林公司代表人法蘭提(Lord Ffrench)簽字，並由該公司負建築工程之責。此西滿鐵路，是由中國北京當局於一九〇九年八月，向新回華之美銀團代表人斯脫萊提議之結果。自美國方面觀察，此項計畫，不特爲介紹美國資本於滿洲之初步，且藉表示美國之活動，以便進而索求在中國本部湖廣鐵路借款之公平支配也。

當美銀團代表斯說萊在美國時，寶林公司代表法蘭提已與中國開始交涉錦璦鐵路，斯說萊以爲寶林公司在一九〇七年新法合同已有之優先權，並提議應加入英美聯合企業，由寶林公司擔任建築工程，而由美國銀團擔任籌款。然因此項協議遲遲不決，斯脫萊遂赴瀋陽，於一九一〇年四月十日簽訂預備合同，於一九一〇年一月二十日，方由中國政府正式批准。

滿洲鐵路中立計劃

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六日，美國國務院既認定錦璦鐵路之英美投資及建築合同，乃向英國外務部提出滿洲鐵路中立計畫，即所謂諾克斯計畫是也。此項提議，實由於美國銀團代表斯脫萊進行單獨交涉而後發生，美國銀團之純粹私人投資，與國務卿諾克斯之正式提議，兩者應一併討論，反對其一，即須反對其他。諾克斯計畫，亦即美國鐵路大王海立門(Harriman)之欲擬收買中東鐵路及南滿鐵路以完成其環球鐵路計畫之結晶品，此條件當能使中國按照一八九六年及一八九八年合同規定時期之前，將兩者贖回也。海立門於朴資茅斯條約簽訂後，即與伊藤博文等訂立收買日本新得之南滿鐵路預備合同。然因小村不予贊同，自朴資茅斯回國經至舊金山時，即以日本政府不願出賣該路告之海立門。然海立門對於滿洲鐵路之興趣，并未稍衰。一九〇七年美國總領事斯脫萊會請彼加入新法鐵路，並延長至齊齊哈爾，此項延長線，卒由英國所得。一九〇八年秋斯脫萊調回美國國務院時，亦曾將瀋陽當局之擬商借外款，設立滿洲銀行，以投資鐵路爲主要目的之計畫，轉達海立門。然因一九〇八年冬袁世凱免職，醇親王罷政，遣美專使唐紹儀證書發生問題，又暫告失敗。

諾克斯之滿洲鐵路中立計畫，其先驅爲美國康業公司(Kuhn, Loeb and Company)代表薛夫(Jacob H. Schiff)與俄國昔充駐美財政專員現在日本惠倫金 Gregory Wilenkin之私人商議。薛夫相信俄國願將中東鐵路出售。薛夫又與澀澤交換意見，收買南滿鐵路，澀澤其時，雖非日本政府官吏，然可進行初步商議。薛夫又經澀澤向橫濱正金銀行經理高橋正式提議，由美國銀團收買南滿鐵路。然一九〇九年一月，薛夫得知日本政府不能接收此項提議。一九〇九年六月，湖廣鐵路借款成立，亦即國際聯合投資成功。由於以上三項原因——斯脫萊及海立門之提議，薛夫之提議，及湖廣借款——美國國務院對於滿洲鐵路發生極大興趣，此諾克斯計劃之所由起也。雖然，諾克斯並未接受海立門或薛夫之正式提議，且其時美國銀團宣告成立，在一九〇九年十月已簽訂錦璦鐵路矣。

俄國反對及其理由

隨美國銀團及英國建築公司投資滿洲之運動，美國國務卿諾克斯乃於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六日，飭美國駐英大使李特(Reid)向英國外務部，提議滿洲鐵路中立計劃，其計劃書先聲明錦璦鐵路既於十一月簽字，英美外交應合力援助此項商人計劃。至諾克斯計劃，乃爲錦璦鐵路之替代物，其大綱如左：

『爲保持中國在滿洲實行政治權，並適用門戶開放及商業機會均等政策，以開發滿洲各省起見，其最有效方法，必

將滿洲鐵路置於經濟的科學的公平的管理之下，由各國供給資本，但鐵路所有權，仍歸中國。此項借欵不妨給以較長之期限，使能定期歸還，但其條件，必須使受銀團之歡迎，在借欵期內，應由各投資國人監督之，且於各國人民及材料，於相互間公平標準之下，得有優先權。此案之實行，必須賴現在滿洲鐵路關係中日俄各國之合作，又須賴承築錦瑷鐵路之英美兩國之合作』。

繼說明諾克斯計劃之有利於日俄兩國，顯而易見，蓋兩國既皆服從保護中國完整統治權，並維持滿洲商業門戶開放兩政策，則此項計劃，當可減除其各該國鐵路單獨管理之義務及責任。美國政府相信，此項計劃，當可得俄國之贊成，且擔保美國財政之援助，但若不能實行時，則美國擬請英國政府實力援助錦瑷鐵路，並由贊成滿洲鐵路中立計劃各國連合投資之。

英國外相格萊於十一月二十六日答覆美國時，承認滿洲中立計劃以恢謀中國在滿洲完全管理權之原則，但應俟湖廣鐵路借欵交涉完結，再行談判。至英美政府援助錦瑷鐵路一節，英外相以日俄政府尚未表示明確之意見，則英美政府應合力勸導中國允准日本參加錦瑷鐵路。

是時英美錦瑷鐵路頗發動各國之注視，尤以日本為然。一九〇九年十二月十四日美國將致英國之滿洲中立計劃，送達中日俄法德各國。十二月五日美國駐日大使奧柏林（O'Brien）致書日本，對於請求中國允准日本參加錦瑷鐵路之舉，歡迎其援助。德國無條件贊成此項計劃，法國則於其同盟之俄國，未表示態度之前，顧慮不決，但因德法與此案關係不大，似不必深究其態度也。

美國之向各國提議諾克斯計劃及錦瑷鐵路，其手續實屬特殊。中國以外，日俄兩國決起反對，如於未得該兩國相當保證以前，固不必望其他各國之合作，此該計劃之所以難成也。諾克斯由於過信薛夫之保證，俄國願意出售中東鐵路，又以先得英國之援助，當可強使日俄之承認，乃向英國開始交涉，實屬大誤也。

薛夫與澁澤及高橋之個人交換意見，並未保證日本政府贊成滿鐵之國際共管，美國並非不知之。諾克斯計劃本身，雖不無可為各國討論之預備地步，然其請求各國贊成之方法，實屬不幸。一覽新法鐵路交涉之歷史，以及英國政府之不願援助其國人民，則英外相格萊，決不能忽變其在日英同盟下英國責任之觀念。格萊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六日致諾克斯之第一次答覆，並非接受該計劃，乃係一種警告。但美國務院繼續進行交涉，於一九一〇年一月六日，發表中立計劃更詳細聲明書，聲明若英美法德四大資本國協作對華商業機會均等，不啻給中國及世界一鄭重之教訓云云。更難邀日本之傾心合作。又聲明中立計劃，不過為滿洲門戶開放傳統政策之一新形式，為達此目的，乃提議將滿洲鐵路超然於東方政治之外，而置於經濟且公平管理之下，仍歸中國所有。最後又引證日本郵報有云，若能將一部分自西方至遠東之鐵路，改歸中立管理，乃一世界和平之一大貢獻也。自該聲明書發表二日以後，一月八日美國駐日大使

與柏林自東京電告日本之反對，勢不可免。

日俄兩國之反對諾克斯中立計畫，同於一九一〇年一月二十一日發表，且俄國態度影響於日本者大，則俄國反對理由，自應詳述之。一九〇九年十月十一月之間，美國駐俄大使洛克雪爾(W. W. Rockhill)曾與俄外長依思佛爾斯基(Isvolsky) 非正式談判，當時錦璦鐵路亦曾談及，俄國態度曖昧。嗣於十二月駐俄代辦許爾拉(Schuyler)致俄外長一書，說明中立計畫對於俄國之利益，並堅請俄國贊助。俄外長於十二月二十九日接見美代辦時，答覆該提案影響於俄國經濟軍事上之利益過鉅，錦璦鐵路乃美國在過去十年間對俄在遠東表示惡感之又一例證。俄國駐北京公使，亦同樣明顯反對此案，故一月二十一日俄國正式抗議書，固在意料之中。

俄國覺書聲明，目下中國統治權，未被危害，而滿洲門戶開放政策，亦未破壞，俄國對於美國提出各問題，不解其理由何在。並決絕宣言，美國之提議國際共管滿洲鐵路，自將危害俄國之公私利益，故不能邀俄國之贊同。

俄國又稱中東鐵路關係重大，投資公司曾耗費大宗金錢能力，冀望按照一八九六年原合同規定之期限，保留其管理權。若要求該公司——實即俄國政府——交出其管理權，必致莫大之損失。且中東鐵路之使命，決非僅開關滿洲及發展富源而已，蓋以『中東鐵路乃俄國之超等公共利益，為俄國遠東屬地與俄國本部間之主要交通命脈，亦即俄國物產分配該屬地之運輸大道。且係連接西歐與遠東之大西伯利亞鐵路之一部，故俄國政府不惜犧牲擔保中東鐵路之建築資本，並彌補該路之營業虧損。該鐵路是否由國際共管，或由俄國合股公司管理，必得俄國政府之批准，方可訂定貨物運輸規章及運價，且按照該鐵路租借權之性質，與俄國國家利益有密切之關係，俄國政府對此項問題，決不能輕視置之也。』

俄國反對中東鐵路國際共管之堅決態度，既如前述，至錦璦鐵路計劃，俄國反對較為緩和：

『錦璦鐵路若能完成，不啻開闢自南滿至中東鐵路及俄國邊境璦琿之新路線，其關係軍事政治之重要，顯而易見，且影響於中東鐵路運輸勢力下之東蒙古及北滿。是故帝國政府對於該問題之原則，雖願加以討論，然必須知該提案之方案，經詳細審查後，當可決定關於該提議本身及俄國之加入兩問題之態度』。

俄國又稱，須保留『自政治軍事上及中東鐵路利益兩方面』，審查此項計劃之權。一月以後，於一九一〇年二月二十四日，俄國政府乃飭俄國駐美大使致覺書於美國國務院，公開反對錦璦鐵路計劃，聲稱該路十分危害俄國之軍事及經濟利益，並首次發表一八九九年之中俄協定，自北京至滿洲中東鐵路所有鐵路延長計劃，應先與俄國商洽：

『中國在一八九九年，允准自北京以北建築鐵路，不用俄國以外之外國資本，但如國際投資鐵路，不至危及俄國邊境之安全及危害俄國在滿洲鐵路利益時，俄國亦願不堅持中國之履行此項義務』。

俄國不特反對錦璦鐵路，且提出建築張家口至蒙古庫倫之鐵路，聲稱俄國早有此項計劃，且此線與俄利益較大，最後目的，則將該線自庫倫再延長至恰克圖，並請美國與俄合股，加入投資於此項鐵路計劃。

美國國務院於四月十八日答覆俄國覺書，頗以俄國政府對於國際投資其管滿洲鐵路有危及其利益爲憾事，美國提議不過在中國及滿洲門戶開放傳統政策之一種新表示而已：

「各國對於門戶開放政策，既已承認接受，美國政府自不能承認任何强國在中國任何部分之特殊權利，如俄國政府覺書所舉之一八九九年中俄協定之類，此項協定，固已由俄國與各國其他條約之條欵廢除之矣」。

至美國對於俄國之請加入投資張家口庫倫恰克圖鐵路，視爲兩國可合作之徵兆，但願自錦璦鐵路起始，且美國願在北京運用勢力，使俄國加入投資錦璦鐵路之北段。

綜觀前述交涉情形，美國國務院自始即未能調和俄國之利益，諾克斯中立計劃原則，雖已於一九〇九年十月十一月之間，由美國駐俄大使洛克霏爾轉達俄國，至錦璦鐵路之英美投資條件，未曾宣佈。錦璦鐵路必經中東鐵路之齊齊哈爾，不特須由俄國允許，且須其加入投資。査錦璦原合同之規定，未始不可由俄國及日本加入投資，惟以前美國駐瀋總領事斯脫萊訂立錦璦合同之原意，决難使日俄贊同也。自二月二十四日俄國覺書發表後，錦璦鐵路遂宣告失敗。

日本反對較爲緩和

俄國之反對錦璦鐵路，既如上述，則可證明即無日本之反對，錦璦計畫亦必歸失敗。於一九〇九年秋季至一九一〇年夏季之間，日俄兩政府對此問題，彼此時時交換意見，卒於一九一〇年一月二十一日，日俄同時在東京及聖彼得堡答覆美國。日本報界於一九〇九年十一月起，即已反對中立計畫及錦璦鐵路。此兩項計畫，於十二月十八日，方正式送達日本。在一月八日美國駐日大使奧柏林，即將日本之反對，報告美國國務院，故日本一九一〇年一月二十一日之正式復文，自在意料之中，與俄國復文，如出一轍也。

美國國務卿諾克斯於一月二十日電訓駐日大使奧柏林，鄭重聲明其提議之幾項條件，並請日本注意一九〇八年十一月之路德與高原協定，遵守中國之獨立與完整，及在中國商業機會均等。但並未聲明該協定之其他一重要條款，即日美兩國，應維持太平洋任何部分之現狀，滿洲在內，此項電報，着重各國合力維持滿洲和平對於日本之利益，及防止日本反對之誠懇表示也。

日本一九一〇年一月二十一日正式復文之反對中立計畫，毫無疑義。但對於錦璦鐵路，則保留確定之答覆，聲稱日本贊成其原則，並希望准日本加入投資，且承認美國提議並非自私，實謀中國之善，其言詞之溫和，實勝於俄國之復文。然對於中立計劃，不得不爲明確之聲明如左：

「反對中立計劃之最重要理由、即該計劃不合朴資茅斯條約

之條欵，該條約乃謀所以設立在滿洲之永久狀態。帝國政府深信，如能嚴密並忠誠實行其條欵，即為東方永久和平與安靜，及滿洲有秩序進步之最大保證。在朴資茅斯所解決之困難問題，以鐵路問題為最。該條約曾由中國政府在北京條約考量接受，現在南滿洲鐵路之管理，與原來自中國所得權利仍相符合』。

再有一段，與俄國同日復文大致相同，即『在滿洲現在狀況之下，滿洲是否有設立一種特殊制度之必要，此項制度為中國其他部分所不需要者，帝國政府實不瞭解』。中國在滿洲之政治權，並未受損，而『機會均等主義，在滿洲較之在中國其他各部分，有更廣大意義』。蓋朴資茅斯條約第七條規定，有日俄兩國應各將其鐵路專為工商業之用。日本之反對諾克斯中立計劃，蓋因國際共管鐵路，未必獲得經濟與效能，而有引起政治衝突之可能，且責任既分，勢必損及滿洲鐵路業務。日本覺書最後宣言：

『沿滿洲日本鐵路區域，已設立多數日本工商企業，其所以能創辦及繼續存在者，蓋因帝國政府既有鐵路，對於此項工商企業，及其人民，給予相當之保護，以防該多匪區域之攻擊與搶刼。此項企業大有助於滿洲之發達與進步，其經營端賴多數日本人民，與大宗日本資本，則帝國政府為責任所關，自不能將保護及自衛必須之鐵路交出也』。

一九一〇年二月與四月之間，美國國務院似盡其全力以求俄國之重加考慮，而日俄兩國則集中其外交活動於北京。一月三十一日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致書外務部，不客氣聲稱『中國政府決定任何事項，必先得日本之允許』蓋對錦璦鐵路而發也。又『中國考慮此案，必加十分小心』，『如中國政府不顧日本政府之地位，不得日本之允許，自行決定時，則兩國國交必發生極嚴重影響，故奉令警告中國政府必須小心』。

其時俄國公使高羅斯脫佛斯(Korostovetz)，得法國之援助，向中國堅求張家口庫倫恰克圖鐵路，以為抵制。於二月十日日本政府致覺書於外務部，其對錦璦鐵路之眞實態度，較致美國者，更為明顯，此覺書並未稱錦璦鐵路為南滿鐵路之平行線或競爭線，日本情願加入錦璦鐵路投資，但須以建設一支線以連接南滿鐵路為條件。更詳言之，即『錦璦鐵路連接滿鐵之一點時，日本可加入錦璦，以分担其借欵，供給其工程師，與材料，並參加建築工程』。又稱『日本政府姑且忽視錦璦鐵路之影響於南滿鐵路』，且承認該綫離滿鐵尚遠，日本參加該路投資，業已由日本政府批准矣。

英因外交表示中立

吾人於未評估諾克斯滿洲鐵路中立計劃及錦璦鐵路最後失敗理由之前，對於英國政府態度，亦應討論。復按英外相格萊對於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六日諾克斯覺書之謹愼答覆者，可知英國政府最初即不願援助英國投資家或建築公司在滿洲之要求，以阻礙日本之利益。其時格萊之外交政策，殆全為歐洲政治複雜情形所左右。一九〇五年日英同盟規定，簽訂國保守在華之公共利益，此節更足以影響英國東方政策。然其結論宣言，『保護中華帝國之獨立與完整，及各國在華工商業機會均等』，實與英國在

華商人及投資家有密切之關係也。故格萊於一九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答覆諾克斯時，最初即稱應勸告中國政府，允准日本參加錦瑷鐵路云云。可見自英國政府不願援助一九〇七——八年英人投資之新法鐵路以來，尚未改變其外交政策也。

其時英國會下院抨擊英國外交政策，一九一〇年四月二十七日有議員查詢日俄之反對諾克斯中立計畫，是否與朴資茅斯條約符合，英國政府應否援助其代表團體，如各國之援助其國團體者。有代政府答覆云，所謂代表團體，若指私人銀團而言，則其行動實非英國政府所能過問。

抨擊英國政府最力者，為議員阿柏斯諾(Arbuthnot)於六月十五日在下院宣言，英國政府對於英國在華利益，未予確實之保護，而英國政府對於批評錦瑷鐵路之答覆，亦未滿意，其重視日俄之反對，實勝於英國在華商業利益。氏否認錦瑷鐵路與英國在華商業利益之無關係，並責問英國放棄權利，是否由於一八九九年英俄條約。

阿柏斯諾又問一八九九年英俄條約，是否已由一九〇五年之朴資茅斯條約，及北京中日條約起而代之。若果此兩項條約發生效力時，實開滿洲外交之一新方式。蓋朴資茅斯條約規定，日俄鐵路為商業不准為政治軍事之用，且不阻礙中國開發滿洲商業所採用之方法。外相格萊則云，中國鐵路權利之勢力範圍，向未正式否認。阿柏斯諾則以此項勢力範圍，雖未正式放棄，然如一九〇五年之各條約，曾已大加改變其觀念矣。

格萊又答稱，彼雖贊成英美資本在華之合作，但不能强迫中國政府遵守其建築合同，蓋為一八九九年英俄條約所阻，此項條約既未由此後其他條約改變之，亦未使其失效。至於日本態度，格萊以日本並未反對錦瑷鐵路之原則，備請加入投資，尚屬正當之要求，故英國應持中立態度。錦瑷鐵路應與日俄商洽，今既已與之商議，英國政府且於一九〇九年十二月協助美國政府之勸告中國政府准予日俄兩國加入。

各國外交政策分析

一九〇九——一〇年諾克斯計畫之全部交涉情形，所以詳述如上者，乃為最後估量關於該問題之各國權利問題也。吾人既引證並解釋各關係國政府交換之意見，則估量此問題，並非困難，所最應注意者，乃按照條約及其時各國引證之國際公法，研究其國權利要求之效力問題也。

美國所得有效並法律所許之錦瑷鐵路建築合同權利，其所以發生問題者，一因不幸此案與全滿洲鐵路中立計畫同時進行，二因美國國務院之失策，不先與日本直接交涉，次與俄國交涉也。先論諾克斯中立計畫，其失敗原因，初非因提議之是否滿意，乃因日俄兩國均不願混合其在中東鐵路及南滿鐵路之利益，而以國際共管替代一國國家管理所得軍事商業優先權。諾克斯滿洲鐵路中立計畫，其立意不特實際防止關於滿洲問題之競爭，且為一種外交器具，以試驗日俄兩國是否遵守在滿洲商業及資本自由競爭之原則。此兩項目的中，第二者較有成效。於一九一〇年，即英國亦贊助日俄之着重維持現狀，並可任其解決改變問題。自法律權利言之，日俄以反對諾克斯計畫，

爲外交政策，尚無不合，但以違背朴資茅斯條約爲反對理由，尤其是在日本方面，不得不加深究也。

俄國之反對諾克斯計畫，以中東鐵路係軍事兼商業鐵路爲理由，不曾承認俄國不願遵守一八九六年原合同，蓋該合同規定，係一商業鐵路。自諾克斯計畫交涉起後。方發現一八九九年中國給予俄國之特權，一九一〇年俄國之保留『自政治及軍事利益兩方面』審查所有鐵路計畫，亦即根據一八九九年之協約而執行。

日本之反對諾克斯中立計畫，以違背朴資茅斯條約爲第一理由，乃避免法律問題之外交方法。日本着重必須嚴厲遵守朴資茅斯條約，聲稱該條約以及北京條約爲滿洲鐵路問題之永久解決方法。此項條約確爲處置特種法律權利之工具，日本之不贊成改變條約，以爲一種外交政策，自無不合。但若謂改變政策，即屬違背條約，未免過分。況中國誠懇希望諾克斯中立計劃及錦璦鐵路之成功也。且朴資茅斯條約第四條規定，日俄不阻礙『中國之採用各國普通方法，以開發滿洲工商業』，已爲日俄反對英美在滿洲私人商業投資之政策所破壞。日本政府致美國覺書，鄭重聲明遵守在滿洲商業競爭機會均等政策，則此項政策，應同樣適用於關係較輕之運費同扣，海港費，及其他商業差別。不論一八九九年海約翰主張之所謂門戶開放主義，其法律意義如何，吾人若細查自彼時迄一九一〇年間，關於滿洲國際公文之引用機會均等字樣，不可數計，若是則凡中國政府請求外資建築鐵路時，除有特別規定優先權外，任何政府決不能採用獨佔並阻止外資之政策也。

日人又以朴資茅斯條約第七條規定，日俄相約管理鐵路，須『全以工商業爲目的，而不以軍事爲目的』，維護以下之聲明：『機會均等主義，在滿洲較在中國其他部分有更廣大之意義』。該第七條之規定，必爲中立計畫所損壞，此乃以維持現狀欺瞞事實之外交方法也。又以日本在南滿鐵路之大宗利益，如仍由日本管理，得用更善良方法以維護之，此亦可視爲一種政策。

日本政府之解釋朴資茅斯條約，雖屬牽強，其拒絕諾克斯滿洲鐵路中立計畫，自在其法律權衡之中。日本以滿洲鐵路中立計畫與錦璦鐵路，係屬兩種不同問題，尚屬確當。茲再進而研究錦璦鐵路問題。

日俄反對各有用心

中國政府之所以不即按照一九〇九年十月英美合資合同，進行建築錦璦者，以俄國反對最力之故，日本尚在其次。俄國之反對錦璦鐵路，亦較有理，蓋錦璦鐵路在齊齊哈爾橫穿中東鐵路，勢必將影響該路營業進款。此項立論，其時雖未證明，今中國自辦之洮昂齊克鐵路完成後，其影響中東鐵路之營業，確屬事實。但反對錦璦鐵路之事實上理由，與法律上所得權，係屬兩事。乃俄國根據一八九九年中國之允許，並聲明俄國須保留『自政治軍事上利益及中東鐵路利益兩方面』審查在北滿洲建築任何鐵路之權，不曾實行一種獨佔權，即使爲一八九九年中俄協約所許，亦與俄國宣言在滿洲開放門戶國際投資之政策相違背

，此美國政府於一九一〇年四月十八日覺書確實加以批評也。

若按錦璦鐵路之情形，俄國確有加入投資之理由。日俄兩國之欲加入投資，美國並未反對，且特別提議俄國應加入投資齊齊哈爾璦琿段鐵路，英美兩國曾在北京共同要求中國政府之贊同。但俄國不願加入投資，乃極力加以阻撓，甚且提議應改築張家口經庫倫至恰克圖鐵路，以爲抵制。其時適俄國煽動蒙古之獨立，則中國政府除被迫外，決不能允准此項鐵路計畫。故俄國之提議，以及俄國於一九一〇年二月間在北京之運用勢力，卒使利用美資建築錦璦鐵路之不能實行也。

至日本之反對錦璦鐵路，與其反對一九〇七——八年新法鐵路之理由不同，亦不如其直爽了當。日本政府始終未向美國提出特殊反對之點，然在北京，則大表其反對論調。如一九一〇年一月三十一日，駐華公使伊集院警告中國政府：『中國決定任何辦法，必先得日本政府之允許』。日本亦未聲明錦璦鐵路係與南滿鐵路平行，或立於競爭之地位，且提議日本加入投資建築一條錦璦與滿鐵聯絡枝線，但其雇用日本工程司及管理種種條件，中國政府視爲嚴苛。此時中國既無他法，不得不接受日俄兩國之警告，如中國政府不聽警告，執行英美合資錦璦鐵路合同，必將引起嚴重糾紛也。

（八）

吾人轉而研究日本在南滿洲獨佔鐵路權問題，可得以下之結論。自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〇年間，日本政府反對英美資本在滿洲建築鐵路政策，加以俄國之援助，已告成功。日本之所謂阻止滿鐵附近或平行線之權，既已終止英國投資之新法鐵路，而日本之所謂中國在南滿洲建築鐵路，必先商之日本之權，又致諾克斯滿洲鐵路中立計畫及錦璦鐵路宣告失敗。日本主張應以維持一九〇五年之現狀爲最要，而以朴資茅斯條約之聲明，不阻止滿洲鐵路之自由投資爲次要辦法。日本之反對滿洲鐵路中立計畫，自日本國家政策立場言之，或近情理，至其反對錦璦鐵路，不啻爲獨佔政策之又一表示也。

由於日俄之共同反對諾克斯滿洲鐵路中立計畫，其結果於一九一〇年七月四日日俄成立公開與秘密兩項條約，修正一九〇七年之條約，重新劃定其在滿洲之鐵路勢力範圍，並規定自由交換關於在滿洲特殊利益之意見，此項事實，爲世界所知。至俄亞銀行於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承辦哈爾濱至璦琿附近之黑河鐵路，即濱黑鐵路時，美國又宣言根據一九〇九年十月二日美人投資之錦璦鐵路合同，保留其既得權焉。（完）

采風錄定期出版

文學界空前之巨編

本報按期刊載詩詞之采風錄自民國十六年七月至二十年六月止共計四整年甄擇精審網羅宏富藝林膾炙久有好評前以各方索閱全豹由本報商得國風社同意覆加詮校彙印成書現定於本月內出版內容分詩類八卷詞類二卷卷首有陳散原朱彊邨鄭海藏王什公題字并有作者題名錄全書共計五百餘頁精裝兩厚册并爲推廣流布起見每部祇收紙價二元凡海內研究文學及留心國故者均應手置一編書印無多購者從速敬告愛讀諸君注意

全書兩厚册定價二元外埠加郵費二角五分

總發行所天津法界三十號路大公報館內

國聞週報社謹啓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二十一年一月一日起
至二十一年一月七日止



統一後之中央政局

統一政府，已於元旦成立，粵府雖於五日通電撤銷，但又設立西南執行部，政務分會，軍事分會，實行所謂均權共治。而中政會議，因蔣汪胡均未來，尚未正式組織成立，以致政治原動力停滯，外交財政大政方針，均不能決定。時局關鍵，全在蔣胡汪三領袖身上，各方均分電港滬浙促駕，據一般人推測，蔣汪將先後赴京，胡氏或恐不來云。請參讀本期論評邏輯之『速健全中樞共同負責』，及『政局感言』二文。

各院部長就職

國府主席・委員，各院長，各部會長官，一月一日上午在國府舉行宣誓就職典禮。到主席林森，孔祥熙，孫科，陳銘樞，覃振，于右任，丁惟汾，朱培德，唐生智，李文範，陳友仁，何應欽，陳紹寬，羅文幹，黃漢樑，陳公博，葉恭綽，劉瑞恒，石青陽，首行主席，委員，院長就職禮，授印後，中央監誓員邵力子訓詞，略謂各位受黨國付託，來擔負國家重任，在二十一年元旦行宣誓就職禮，全黨同志全國國民，莫不對各位抱十分的熱望，相信各位必能精誠團結，渡此國家大難，以滿全黨全國之望。次林森答詞，略謂同人受命膺此重任，惶悚萬狀，今後竭盡智能，本大團結之精神，遵總理遺教，努力職守，使國事日有進步，以副國民之殷望。次爲各部會長官行宣誓就職禮，授印後，監誓員邵力子訓詞謂，國難嚴重，國防上參謀部，軍參院責任繁重，行政院更負重大責任，今後由孫陳兩同志負責，甚爲欣慰，希各位具犧牲服務之精神與決心，遵總理遺教，在行政院指導之下，得到很好的成績。次林森訓詞，畧謂各位過去工作非常努力，現國步艱難，同志責任更大，民衆對政府希望更切，時局雖嚴重，各同志皆爲忠實信徒，必能遵總理遺教，努力作去，實現民主政治，完成訓政工作，達到憲政時期。次陳銘樞代表致答詞，略謂同人覺得國家到此地步，負此重大責任，實是戰戰兢兢，深恐不克勝任，今後同人

當在院長指導之下，共同負責，更當遵監誓員及主席訓詞，共同努力。再則新政府成立，用人行政與平常一樣，無大改組，可告社會，希勿驚恐云云。就職後，拍發通電云，『現經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選任科．銘樞為行政院長副院長，又奉國民政府令，特任文範為內政部部長，友仁為外交部部長，應欽為軍政部部長，紹寬為海軍部部長，漢樑署理財政部部長，銘樞兼交通部部長，恭綽為鐵道部部長，公博為實業部部長，文幹為司法行政部部長，青陽為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瑞恒為禁煙委員會委員長，科等遵於本年一月一日同在國府大禮堂宣誓就職，特此電達。』

各部會次更動

行政院一日下午開第一次國務會議，決定更換各部會次長，六日，發表命令，蔣光鼐為京滬衛戍司令長官，鄧成熙為禁烟委員會副委員長，陳肇為內政部政務次長，傅秉常為外交部政務次長，甘介侯為外交部常務次長，郭春濤為實業部政務次長，許錫清為實業部常務次長，劉展超為鐵道部常務次長，陳季良為海軍部政務次長，陳孚木為交通部政務次長，何世楨為司法行政部政務次長，鄭際誠為司法行政部常務次長，趙丕廉為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馬超俊為南京市市長，吳鐵城為上海市市長。五日，第二次國務會議議決，任段錫朋為教育部政務次長，朱家驊未到前暫代部務，任桂崇基為中大校長，鐵道部政務次長仍以錢宗澤繼充。吳尚鷹為財政部政務次長，林庚伯為常務次長。

粵府五日取銷

粵府取銷通電，五日下午發出，原電如下：『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勛鑒，各院部會．各省市黨部．各省市政府．各總司令．各總指揮．各軍師旅長．各機關．各團體．各報館均鑒，本黨自十四年出師北伐，經長期間之奮鬥，及國民贊助，乃得於十七年間掃除軍閥，統一全國，方期奉行總理遺教，實施訓政，樹民治之初基，期以政權還諸人民，不圖草創之始，政治未臻於完備，運用遂失其均衡，個人獨裁，因之形成，民治精神，遂即消失，同人等懼大業之中墜，黨命之垂危，乃集合廣州，組織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產生國民政府，成立中樞，即以蕩除個人獨裁及確立民主政治基礎，昭示國人，而以建設謀統一，均權求共治，尤旰夕不遑，以求其實現，其後强鄰乘隙佔我東陲，同人等以為丁此時局，非統一一致，無以禦外侮而救危亡，南京方面亦適有通電，如蔣中正同志下野，以統一會議產生統一政府，則現在廣州之國民政府即行取銷，茲幸上海和平會議告成，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亦已完成其使命，蔣中正同志復能勉從國人之期望，毅然下野，統一政府經本日成立於南京，本會及本政府，謹踐前言，同日取銷，自茲以往，以黨權統一於中央，以治權還諸統一政府，並遵四全大會決議，設立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西南政務委員會，西南軍事分會，負均權共治之責，以努力於剿滅共匪，鞏固國防，與夫訓政期內種種工作，而促地方黨務之發展，政治之修明，同人等職責於以解除，凡我同志，凡我國民，務各一德一心

，共赴國難，同人等個人責任所在，亦當竭其一得之愚，以供獻盡國也，謹此宣言，唐紹儀，胡漢民，汪兆銘，孫科，鄧澤如，蕭佛成，陳濟棠，許崇智，李宗仁，伍朝樞，陳璧君，鄒魯，李文範，居正，謝持，白崇禧，熊克武，陳友仁，唐生智，石青陽，覃振，經亨頤，陳策，張惠長，馬超俊，劉紀文，傅汝霖，陳樹人，鄧青陽，林雲陔，陳耀垣，焦易堂，張知本，桂崇基，顧孟餘，李福林，郭春濤，趙丕廉，白雲梯，張發奎，余漢謀，李揚敬，林翼中，香翰屏，區芳浦，黃旭初，程天同，黃季陸，梁寒操，關素人，李任仁，曾仲鳴，崔廣秀，黃復生，張定璠，李眞勉，繆培南，李綺菴，陳中孚，詹菊似東（一日）印。㈡執行部推定胡漢民，陳濟棠，白崇禧，劉紀文，陳策，李揚敬為常委。定六日晨十時開首次會議，討論發表宣言及部內組織工作分配等事。政務會五日開臨時會，討論組織問題及力爭關係辦法，六日繼續開會。

中政會議停開

中政會議，因蔣汪胡三常委均不在京，尚未組織成立。秘書長曾仲鳴又病假赴滬，六日應開之中政例會，祇有改期開會。

孫談大政近狀

五日下午四時，行政院長孫科在鐵部食堂，招待京內外各記者，對現在時局，報告如次。

㈠此次國府組織法修改，政治組織制度上變更之用意，現在制度，與最初五院制未變，不過行政上責任，以前係五院對國府主席負責，現則對中執會負責。中央設政治會議，為最高決定機關，故與其說五院長單獨對中央負責，不如說對中政會負責。在此制度下，中央最高決定機關在中政會，凡對內對外施政方針，必經討論決定，政府方能施行。由此點看來行政院並不完全似同責任內閣，行政院並不能單獨決定方針。故有許多友人，謂在新政府成立前，應宣布大政方針者，似於政治制度未曾明瞭。蓋非中政會議決，行政院不能自己決定，中政會可以否決之。如最困難之問題，即外交。在東變以後，如何處理，數月來國民有種種表示，前政府亦經中政會決定不用軍事而用外交方式，從國聯進行、亦經長期間討論而決定。現在是否繼續或變更，在行政院本身無權可以決定，須完全聽命中政會，方有秉承。故一中全會決定將中執監委組織中政會，設常委三人，負最高指導責任，現因蔣胡汪三常委未來京，中政會種種方針，尚不能決定或提出討論。新政府甫成立數天，尚不能決定之原因，全在制度關係。三常委不能負責，不能發生多大力量。一切悉靠常委，而迄未來，行政院更無所秉承。一切不能決定。故不免種種困難。盼望造成健全輿論，共同歡迎蔣胡汪來京主持。

㈡國內目前時局困難情形，自九月十八後，時局困難日增，經數月未減少。現已至最嚴重時期，日兵進迫，錦州失守。軍隊因種種關係撤退。因國民反負守土責任之軍官，責望政府甚殷，民衆極力主張宣戰，恢復失地等，政府甚為明瞭，國民極應如此。但另一方面，國民並應明瞭國家地位如何。二十年

來，國家忙於內戰，鞏固國防與充實國力，無論在政府在人民均未注意，一旦外患壓迫，方纔覺悟。但此覺悟應爲永久及固定的。今日雖不能武力收回失地，若全國一致有決心，總可達到。更必將內政弄好，方可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現在統一雖成而未固，各省對中央意見未一致，國家統一力量，不能充實，此爲對內一困難。如財政問題，眞爲世界各國所無之困難。以前中央軍政支出，月需三千餘萬，經財政委會核減至二千六百萬，而每月確實收入，只六百萬，不敷二千萬左右。以前全靠發行公債，自東省事變後，公債信用已動搖，不能再靠公債籌款。但政府爲鞏固金融起見，對還本付息必盡力維持，如此而不能，則信用破產，金融恐慌，困難愈增。現政府爲應付困難，決定辦法，財政絕對公開。今日行政院會議，將財委會條例修改，設財委會，政府財政責任移財委會，同時財委會對軍費限定於國防範圍，不許移作內戰用，凡國內戰事費用絕不負擔，原則上根據和會主張，可說財權亦公開，財長責任較前輕多，只負執行任務，必經財委會決定後方能執行，此爲財政上改革適合預算之計劃。

㈢各省政治腐敗，一中全會時有各省同鄉團體請願，要求改組，解除痛苦，政府亦應執行。不過有一問題要人民了解，政府纔有辦法。因新政府不靠武力爲背景，無軍事力量擁護，爲民國以來所未有。此次全會和平方法，由黨開代表大會及一中全會決定政制改革案，其力量全在政治方面。此力量有兩說，一靠黨團結之力量，領袖黨員均覺悟。據余觀察，對此國家大難是否可應付裕如，不敢相信。自北伐以來未滿民望，黨之信用日減，迄至今日，民衆對黨已大懷疑。但國難當前之際，看看民衆除要求本黨繼續負責外，無第二個團體來負責。尚希望國民黨辦好。各中委會實不能放棄領導民衆責任，不過最低要求亦須最高領袖團結來京負責，如上所述，蔣胡汪不來京，政治重心無以樹立，故第一步須領袖團結負責，盼擴大宣傳，請三位於最短期來京指導。

㈣外交因中政會負責無人，最高方針未決，此方針不定，甚屬危險，甚于汽車無司機人，車不能走動，即動亦不能循軌。現在政府即少此司機人。國家政治重心不立，方針不能定，延宕下去，極可危慮，應請注意也。中央各委根據一中全會決議，召集國難會議及國民救國會議，係人民代表機關，與政府共負國難。故大政方針雖中政會決定，亦須再經國民代表決定。如戰或和，必全國一致，方能辦得通。如中政會已決定方針，而民衆不諒解，此政策亦不能生效，故外交必全國一致經人民代表決議後方能生效。現在中政會未組竣，人民代表機關未備，政府責任太大，深慮負不起，必須領袖回來，人民機關組成，政治中心樹立，方針決定，方有勇氣來負責任。盼國民諒解。最後本人承中央委託，爲行政院院長，固辭不獲，本人看法有兩種作用。一•過渡緩衝，因蔣汪胡三位一時不得來，不能不有人過渡。同時三位過去意思不一，亦曾中途分開，立於反對地位，現雖團結轉機，但各有立場，不能即出負政治責任，故余以應過渡緩衝。二•本人在黨及政治上要使三位團結起

來，故等於水門汀，使三位團結堅實，盼高級領袖精誠團結，如不能達此目的，國家困難更多，更弄不好。苟不精誠團結，成須負相當責任，應請諒解注意，予以正義上之贊助云。

汪盼蔣胡入京

汪精衛肝病，元旦五次注射後，晚熱度甚高。二日因停注射休養，較清醒。對京來客均延見，在病榻畔作重要談話。上下午共見五人，四時客去，陡覺眩暈，看護見其面色灰白不語，急告醫入診，因脈搏急，投丸藥始緩。後來客一律拒見。汪四日午發表負責談話，『謂此次一中全會，甚能表現團結一致精神，余甚望能得良好結果，病愈後當入京贊助同志進行一切。中政會既推定余為常委，義不容辭，惟必待蔣胡兩常委入京，始能組織成立，對蔣胡盼能早入京。以建設求統一，以均權求共治，為余向所主張，欲達此主張，必須遵建國大綱所定原則，以劃分中央地方權限，詳細條目，太原約法草案曾經釐定，雖未為盡善，然大體可行，若舍此謀割據，則為民主政治前途障礙，余必盡力反對。國民救國會議，本人雖臥病，籲同志必盡力進行。』

胡不來有表示

胡漢民於十二月三十一日電京，對各部院人選，表示不滿意。胡對國難會議事電京，略謂錦州陷落，東北屏障已失，強寇已入腹心，時勢不容為緩不濟急之謀。所謂國難會議，徒有其名，於實何補。目前黨政粗定，對外似宜速定方針，詔示國民，庶為今日最切要之圖等語。據一般人推測，胡氏終不肯赴京。

馮仍奔走拉攏

馮玉祥到滬後進行新結合甚力。派代表楊某，隨陳果夫余飛鵬乘輪赴甬，攜函親筆信，勸蔣入京。繼派熊斌赴奉化先容，可否與蔣一晤。馮竭力拉蔣汪共入京負責，對胡亦盼能來，如不能來，亦請蔣汪先來，共維大局。

陳電促三領袖

陳銘樞五日電胡汪蔣云，『香港胡委員展堂，上海汪委員精衛，奉化蔣委員介石均鑒，此次因禦侮而謀國家統一，先謀黨之統一，黨之統一必各領袖實行團結，而後力量乃能充實，政治乃有指歸。自一中全會竣事，政府雖告成立，而我重要領袖，猶天各一方，未能薈萃，致使黨政最高指導機關，提挈無人，失其重心，一切安攘大計，何所秉承，舉國皇皇，罔知繫屬。始也為團結領袖而謀統一，今若因統一而團結之障礙仍存，在公等高瞻遠矚，原皆有不得已之事實與苦衷，而暴鄰壓境，國局飄搖，安危之機，間不容髮，雖到數窮理絀，公等能補救於覆敗之後，而國勢已有不堪再壞之憂。銘樞負調護使命，從斯即以不加入政府自誓，至和平觀成之日，即役人卸職之時。嗣因我重要領袖謙讓未遑，暫生同志受各方敦促，出膺艱鉅，以共同擔負相要，京方同志亦以此同相督責。當此之時，欲徇硜硜匹夫之志，公私皆無可自解。明知大難迫於眉睫，不能使人為其難，我為其易，結局且使人受其過，我享其名。銘樞九死餘生，有何繫念，循佛入獄之義，身名本皆泡影，毀滅

亦所不辭，惟有一本馳驅夙志，頂禮敷衽，再向我重要領袖作最後之祈求，幸靈脩之垂憫。昔南宋末造，國勢已頻艱險，而在朝宰執相率引遁，論史者至於尸位誤國同譏。中國苟猶可為，此責豈異人任，銘樞為求領袖團結而來，非到團結果真絕望之時，不敢言去，待至力盡能竭，貢獻無路，然後奉此待罪之身以退，付諸國人論制，廉頗忍垢，尚非明心見志之時，屈平遠遊，必至忠竭智窮之日。披瀝肝膽，惟我重要領袖實昭鑒之。」

黃漢樑與銀界

新財長黃漢樑四日午在華金城銀行宴銀行界，交換財政意見，關於財政委員會仍照滬議原則辦理，不久可召集，全國經濟會議亦於最短期內舉行。黃在滬籌款，僅得二百萬，目前應付尚不敷。五日行政院二次會，決議依滬和會決議，修正財政委員會組織大綱，以期集合全國金融實業領袖經濟專家，協謀財政改進，並聘孫科，陳銘樞，何應欽，韓復榘，張學良，徐永昌，何成濬，黃漢樑，張嘉璈，李銘，吳鼎昌，周作民，陳輝德，錢永銘，胡祖同，榮宗敬，劉鴻生，范旭東，虞和德，王孝賚，王雲五，郭樂，顧孟餘，胡適，馬寅初，楊銓，金井羊，唐有壬，李石曾，陳公博，陳錦濤，林康侯，孔祥熙，鄭召陰，盧學溥，葉恭綽，胡筆江，談荔孫為委員，陳銘樞，何應欽，黃漢樑，張嘉璈，李銘，陳輝德，錢永銘，劉鴻生，林康侯為常委。改派徐寄頃，葉琢堂，張嘉璈，陳輝德，吳鼎昌，錢永銘，榮宗敬，周宗良，夏鵬為中央銀行理事，並指定徐寄頃，葉琢堂，陳輝德，吳鼎昌，夏鵬為常務理事，徐寄頃副總裁，代理總裁職務，又請改派李銘，虞和德，王敬禮，秦潤卿，胡祖同，唐壽民為中央銀行監理。

華北尚安財政困難

華北綏靖主任張學良於元旦在平就職。在錦軍隊雖歸張氏指揮，且中央再三命張氏負責死守錦州，張氏以餉彈具感困難，曾迭電中央請求援助，中央雖口稱照撥，迄屬空言。錦州失陷後，張氏電京自請處分。東北政務委員會，業已改稱北平政務委員會。最近將召開正式會議。軍事整理委員會亦籌備就緒。不日可開會成立。該會委員原定為獨立師長以上之軍官三十人左右，現又擬加入各獨立旅長，人數尚未確定。財政整理委員會近已開第一次會議，北平順承王府討論華北冀晉察綏四省（熱河除外）財政問題。據關係方面消息，華北財政久已入不敷出，自東北事變發生以後，河北駐軍陡增，最近又因中央政局變化，對華北協款，亦無形停止，竭蹶之狀，更甚於前。四省每月收入約數為五百萬元，計平津兩市及河北共二百七十五萬元，山西八十萬元，察哈爾二十五萬元，綏遠二十萬元，（此二十萬撥歸山西），中央協款一百萬元，但此項協款照六一折發放，且不能按月撥付。迄今已積欠兩三月之久，故實際上每月收入僅四百萬元。而軍政各費之支出，每月則在七百萬元左右，不敷之數達三百萬元，若不急加整理，則無法維持。舊歷年關

將屆，更難渡過。經財委會討論結果，決議自十一月份起，各軍餉均按六一折發放，各軍若感覺不敷應用時，可自動裁編軍隊若干。但按此緊縮辦法實行，仍不敷一百萬元，如何彌補，尙無定議。

北方局面，近經各方努力，專從安定二字上作功夫。財政統計收支不敷，每月約百萬元左右，現決定裁減政費二成，並切實裁兵，從東北軍首爲之倡。北平政治分會及財軍兩委會，決用常委制，輪流主席，不另設主席。對於晉綏兩省，擬亦成立政分會，請閻錫山氏出山担任。韓復榘有代表來平，聲稱韓對華北各將領一致，注意安定地方，維持大局。近傳駐平某要人行將辭職，據查不確。惟某要人迭向各方表示，願以一份子資格與各方共同平等負責，維持華北，共濟時艱。至對中央政府，仍當採維持態度。但以財政困難之際，爲顧全地方緊急費用起見，在中央財政無辦法以前，不能不就中央應收項下移挪濟急云。

吉黑省政不絕如縷

吉黑省政，現分爲二。吉林有日本之熙洽吉林省長官公署，另一爲在賓縣設立之吉林臨時政府，由代理主席兼民政廳長誠允及代理邊防副司令長官李振聲負責維持。黑省政府馬占山主席偏安海倫，近哈爾濱特區長官張景惠又受日人任命爲黑省長官矣。

吉

在賓縣設立之吉林臨時政府，組設迄今將屆月餘，代理主席兼民政廳長誠允，財政廳長徐子敖，實業廳長馬德恩，教育廳長孫象乾，警務處長王之裕，秘書長王寶等，代理邊防副司令長官李振聲，一切機關均已先後組成。原在吉林省垣服務之各機關職員，已先後到齊。吉林全省四十一縣，實際歸賓縣臨時省府管轄者，現已有二十八縣，計爲綏遠，同江，依蘭，富錦，樺川，方正，同賓，濱江，扶餘，雙城，饒河，寶清，虎林，密山，穆稜，東寧，寧安，五常，德惠，農安，濛江，長嶺，葦河，烏珠，阿城，楡林，額穆。他如吉敦吉長吉海三鐵路沿線，雖在熙洽勢力支配之下，惟人多懷舊，對於故主仍不肯斷絕關係，熙洽以賓縣之省府儼然存在，有碍其政權發展，曾兩度派員往說誠允歸附，但均遭拒絕，蓋誠允頗有氣節也。近聞熙洽又派人前往接收賓縣省府矣。

黑

黑主席馬占山偏安海倫，『內無糧草，外無救兵，』情形不易支持。前傳日人任張景惠爲黑主席，近張已甘爲虎作倀，通電任黑省主席後，一月六日乘專車往齊齊哈爾就職，戒備甚嚴。張景惠赴黑前，馬占山趕至與之密談三小時北返，張專車七日早零四十分抵昂昂溪，二時許由齊克路掛專車入黑垣，張即往邊防署休息。午前十時，到黑府行就主席禮，民財實三廳長已發表。七日午黑垣各界在龍江飯店宴張。張於晚一時離黑，張准八日晨回哈，迎晤芳澤。富葆康奉張景惠命赴平。





洛桑賠償會議

英法兩國專家將繼續談判召集國際賠償大會事件。一般承認，在現時環境下，不便獲得永久性質之解決方法，故大會對於賠償問題，應議定一臨時辦法，以便令德國渡過難關。英政府向關係十國政府提議，賠償會議擬在洛桑舉行，如他國贊同，會議可於一月十八日開幕。

後又有在一月二十日開會之說。倫敦一月二日電，全世界對一月二十日在洛桑召集之賠欵財政會議，均極注意，一般認允許德國緩付三年，似已確定。法方信世界繁榮於三年期內定可恢復。但德國聲稱，現時賠欵數額，規定太高，無論德國若何繁榮，均難照償云。巴黎消息稱，法政府擬請求將洛桑賠償會議開會期，延至一月二十五日，查原定開會期爲一月十八日，此項日期與一月十二日法國國會開會期相距太近。五日晚法總理拉佛爾及財長佛蘭丁氏與德國駐法大使封郝煕會晤時，曾告以法方對賠償問題觀點。佛氏又告德使，謂法國在原則上願允從德國，緩付賠欵至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止。其條件仍須德國在此期間，償付無條件部分賠欵，此項賠欵仍將按照胡佛延債計劃辦理。轉借予德國鐵道。柏林方面傳法政府在洛桑會議中，將反對確切解決賠償問題，堅持僅能延長胡佛延債計劃二年云云。德報對此，發生憤怒反響。「德意志時報」對於英國顯然有同意法國主張之傾向，表示深切遺憾。該報稱，此項發展定將引起不幸影響，不獨於德國爲然，即全世界經濟亦將受搖撼，並希望總理卜魯寧氏將令其他政府明瞭，倘德國在洛桑會議中，重受屈辱，則不但內閣有傾圮之虞，尚將有更大之危險云。



與登堡與白里安之友誼表示，但各有利刃在背後呢！（義報）

英國方面爲考慮洛桑會議中賠償問題之內閣委員會，開始討論，出席者有財長張伯倫，外長西門與施諾登氏，又財部人員羅斯爵士亦出席，羅氏定八日赴巴黎，與法國財部專家，繼續交換意見。法外長白里安近臥病不起，赴洛桑會議代表，將以法財長佛蘭丁任首席代表。

興登堡新年祝詞

一月一日元旦午刻，德國興登堡總統在任內最末一次受駐外使節賀年。嗣由內閣，議會主席及文武官吏循例慶賀，外交團首席大使能西阿•沃西尼哥氏向興登堡致賀詞。略稱「去歲爲各國最艱苦之一年，而對於德國人民爲尤甚，世界文明各國遇有最嚴重之經濟風潮，益以失業苦痛，即以前最繁榮之大國，亦未能免此厄，惟在此艱苦中，天意未嘗不予吾人以特別之勸告，上天適其悲苦的雄辯之否，昭示世界，現時各國間經濟聯鎖之密切與不能分解，惟其密切，故國家無論勝敗，其幸福均應視作全世界幸福之一部，惟其不能分解，故一大國之傾圮，其他諸國不能不蒙受其影響。茲請貴總統接受吾等對貴國人民特別表示之善意，德國受經濟危機打擊，甚爲嚴重，但其人民之毅力，仍然存在，毫未動搖，其勇氣亦未輕減。吾人希望其努力，不久可以成功，重躋於以前經濟繁榮國家之列。」與登堡氏向外交團答謝熱烈慶賀後，宣稱「諸君用令人獲有深刻印象之演詞，敘述去年一年中世界各國，尤其吾德，所蒙受之慘痛，敬已聆悉，國際經濟全體爲空前未有之風潮所震撼，而吾德蒙害最烈。吾國經濟各部分咸蒙受重大蕭條影響，吾國數百萬之人民有工作能力與志願者，均失其生存之依據。君等頃謂此項苦痛，仍未足令德國人民失去其勇氣與毅力，鄙人至深同情。德國曾採取非常的深切的辦法，使德國人人作最重之犧牲，以不搖動之愛國精神，肩受此等犧牲。惟以一國有限之力，雖作極大之企圖，終難勝過此種嚴重情勢，迅速作有效之行動，正其時也。」氏又述其裁軍大會問題稱，「無一國對於裁減軍備問題，較德國有更親切與誠懇之願望，裁軍失敗結果之嚴重，將不堪設想。故此項希望，實不容其一誤再誤。如欲恢復信任，即在令將來世界各國，在法律上恢復其平等之地位。」

日英裁軍態度提案

日本

日本對裁軍大會態度，認爲希望甚微。僅能作爲將來談判之張本。日本代表團赴會，奉有密令，代表人選首席爲駐英大使松平恒雄，餘爲代表政府之駐比大使佐藤氏，代表陸軍之松井氏，代表海軍之長尾氏。代表團前已奉到若槻內閣之秘密訓令，現時政友會當政，犬養氏對前此訓令，已加以修改。查政友會內閣對華政策，較民政黨爲積極，故推想新訓令中將注重其陸軍必須能應付任何威脅。當日本提及所謂「威脅」之字面時，其意中殆即暗指蘇俄，大概日代表團在日內瓦將採取觀望政策，讓英，美，法，義各代表當先，日人則於必要時，相機披露其觀點。關于削減海軍問題，日本仍將採上屆倫敦海軍會議所抱態度，與英，法維持其十對七之比率。日本在遠東之海軍地位，唯我獨尊，對他國可無顧慮。但仍將堅持保守其原狀。如遇蘇俄成爲威脅時，彼更將要求增加之權利。至于陸軍方面，

日本之主張將視蘇俄之態度而定，因日本視俄為其意想中之敵，日軍領袖以為遲早終不免與蘇俄一較短長也。日方稱，蘇俄現時陸軍有七十師以上，駐西比利亞者人數頗衆，距日人心中認為防衞第一線之滿蒙至近。日本陸軍實力，據最近官方宣布，有現役軍人二十五萬九千三百零四人，將校一萬七千三百四十三人，陸軍航空隊與後備軍不計，陸軍航空隊有現役軍人六千九百四十四人。日海軍總噸位為八十五萬零三百二十八噸，在九一八事起以前，軍人勢力日墜，文治派從事軍隊人員與經費之減削，自滿事起後，形勢一轉，軍人即利用此事，以固其勢力，以後其權威，自山縣死後，日軍人之顯赫，固莫如今日也。



英國之保護者為聯立內閣
（英報）

英國

英國在日內瓦裁軍大會所提議程序，將包括下列數點。（一）提議將戰鬥艦大小由現時之三萬五千噸標準，削減至二萬五千噸，並將其砲徑由十六英寸減小至十二英寸半。（二）今後巡艦不得過八千噸，砲徑不得過六英寸。（三）完全取消潛艇。英國此項提議，目的在減輕海軍軍備担負。英代表並將盡力使此項提議，獲得充分討論機會。查討論巡洋戰鬥艦或巡艦之大小，迄為美國所反對，故擱起未談。據聞美總統致日內瓦美代表訓令中，曾令反對削減戰艦與巡艦噸位標準，但上項提議，在大會中勢必提出討論。英代表並望將取消潛艇問題，提出正式辯論。德代表將設法要求修改凡爾賽和約不許德國建築潛艇條款。

甘地入獄印情不安

倫敦第二次圓桌會議毫無結果，甘地返印後，不久，即開始和平反抗運動。印督採取嚴厲辦法，大捕國民會議領袖，努力鎮壓。十二月三十一日印督威靈頓氏在加爾各答致警告演詞，稱印政府將以嚴厲辦法，制止任何擾亂舉動。氏稱，政府將盡力採取維持秩序辦法，以阻止任何方面阻碍行政。印督結束時稱，「即在此最後一小時中，余仍望甘地設法，停止一切活動，運用其勢力，與吾人合作。」孟買一月一日路透電，稱國民會議執委會於印督及甘地間函電之交涉，認印督答覆為不滿。已迅速準備，開始一和平反抗運動，並抵制英國貨品。執委員通過一決議案，許可國民會議主席指定於被拘時之繼承人選。並向全國呼籲，抵制公用事業與法庭，各行印商多人往訪甘地

，擠保願贊助抵制英國貨物以及銀行，輸運及保險等業務。糾察疋頭事由婦女担任。又決定重新製鹽，凡不公道之命令，均將抗拒。

印督威靈頓二日自加爾各答返德列。印督會議於三日舉行，決定對甘地作最後答覆。其答覆稱，對於國民會議受甘地之勸，竟通過非武力抵抗運動之決議，甚表遺憾。印督繼稱，如甘地或執行委員會，欲以恢復和平抵抗為要脅，作為晤面之機會，政府殆難相信。凡由國民會議行動所發生之一切結果，政府將令彼及該會議負責。為應付此事起見，將採取一切必需手段。

甘地聲稱，印督及政府顯然破壞甘歐協定，且藉印人和平抵抗之脅迫為口實，而拒絕不見。

甘地宣稱，印度全國必須起而應付政府之挑戰。擬迫英國允許印度獨立之印度不合作運動領袖甘地氏，於三日晨三時半被捕。立時偕被捕之國民會議主席裴德爾氏，被解赴彭那之葉瓦大獄中。甘地於入獄前，對往訪之英國教士話別，氏以英文致辭如下。「上帝慈悲無有限度請轉告我國人民，勿違背真理與不暴動之原則，但對於舍生命與一切，以爭得自治，亦決勿退避。並請轉告貴國人民，余對彼等並不懷惡意，余向彼等作戰，蓋全由於仁愛之一念也」。甘地被捕由縣長發出逮捕狀，稱彼犯煽惑罪，因彼曾宣布，用不暴動方法向印度英國統治者宣戰。西北邊境，壁沙瓦情勢，愈見緊張，英空軍飛機，在各鄉村上空巡視。查甘地自英參加圓桌會議返國後，立時即發表宣言，公然反對印度之英國統治。在圓桌會議中，和平解決希望，已宣告失敗。

孟買與其他各地會議份子，對於印當局之迅速嚴厲舉動，頗為驚訝。孟買國民會議領袖被拘者計五十人。辦公處被封閉，銀行所存經費，亦被沒收。孟買商務停頓，印商所設疋頭舖戶，均被檢查。孟買最低階級印人，亦與其他階級共同反英。據現時調查，得悉俾那爾斯警士向羣衆開槍時，死二人，傷一百人，內有四十人傷甚重。甘坡爾·彭那與式拉特等處被拘人數頗多。喀拉齊鹽律被破壞，有義勇隊員六人，在海濱製鹽，嗣在公共集會中賣出，警士並未干涉。全印情形，一時甚感不安。

勘誤

本報第九卷第二期「日本再禁金出口之影響」第三頁上半頁第一行「井」字係「菱」字之誤，第二行「菱」字係「井」字之誤，合行更正

國內一週大事日記

記者

自二十一年一月一日起
至二十一年一月七日止

一月一日　星期五

△國府主席，委員，各院長，各部長在國府舉行宣誓就職典禮。
△行政院開第一次國務會議，決定各部次長人選。
△駐錦軍隊，向關內撤退。本晨已退盡。
△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人員，移駐灤縣。
△各國留錦視察員返平。
△胡世澤謁見白里安，請國聯採緊急行動，以防止事態再擴大。

一月二日　星期六

△日軍於下午二時入錦州。
△陳友仁宣言誓努力消滅戰禍並保主權。
△政治會議臨時會議決，特外會及特委會均結束。
△閩學生因宣傳抗日，與日領衝突，日艦北上號艦長受微傷。
△日占錦州，世界輿論大譁，德共黨攻日使館，為抗議日軍在滿橫行事。
△哈白俄黨人滋事，傷警數人。
△汪肝病加重。

一月三日　星期日

△日軍西進，佔連山。
△黃顯聲率警備隊退興城。
△外部非正式否認，對日妥協。
△何成濬李鳴鐘徐源泉夏斗寅等電京，請速定大計，下全國總動員令。
△共匪占贛州，組蘇維埃政府。
△孫科赴滬謁汪，商要政。
△哈白俄仍聚衆尋釁，刦械斃警。
△駐瀋美領被日軍毆辱，日對美道歉。

一月四日　星期一

△政府請求國聯行政院，立時召集會議，胡世澤赴日內瓦。
△日軍前進綏中。
△汪發表談話，盼蔣胡早日入京，主張均權共治，反對割據。
△馮玉祥派熊斌赴奉化謁蔣，勸蔣入京。
△閩日艦水兵登陸示威。
△哈白俄繼續暴動，經警擊退，搜獲日領館煽動證據。

一月五日　星期二

△國聯調查團人選確定。
△美國務卿斯汀生晤英法兩使，商滿州問題。
△日軍沿錦朝線推進。
△粵府通電撤銷，設執行部政務國防分會。
△孫科宣布大政近況。
△國務二次會議，修正財委會組織，派徐寄頃等為中央銀行理事，徐代總裁。
△陳銘樞電胡汪蔣，促入京。
△宋美齡由奉化飛滬。
△西北第一機今日東返。

一月六日　星期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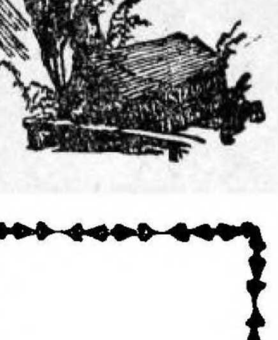
△美國務卿斯汀生，與英法兩使討論滿州事件，三國應作進一步合作。
△英法駐日大使訪日外務省，對滿州問題，與以注意。
△日鐵甲車飛機在北票對我軍及義勇軍威脅。
△國府令蔣光鼐衛戍京滬，並發表各部次長。
△蔣作賓邵元冲赴甬，促蔣入京。
△劉守中函閻，請出山。
△張景惠赴齊齊哈爾，將就偽黑省府主席。
△胡世澤抵日內瓦，訪國聯秘書長，請制止日軍再西進。

一月七日　星期四

△汪電政治會議，因體弱請辭常委職。
△林森電催各國委就職。
△英使代表應格蘭，訪陳友仁。
△中政會議推李文範羅家倫為國難會議籌備委員。
△吳鐵城就滬市長職。
△中執會二次常委會；慰留伍朝樞。
△張景惠就偽黑省府主席。
△招商船員，因要求年終雙薪能工，十二輪停開。

刊誤

采風錄第一期第一頁第二十四行第十二字（扱可詩）對誤子

論評選輯

迎民國二十一年

本報例於歲首致種種希望於政府社會者有年矣。連年事實所詔，希望程度殆因年而減，希望結果亦殆與日俱微，今日且有每況愈下之勢，殆將難於設想，窮於措辭。蓋就政府言，外患得未曾有，匪亂得未曾有，天災得未曾有，而均若無以善其後。國則破碎，黨則紛紜。以領袖人物自居者，或以隱退，或以病辭，均不負明白之責任，而事暗中之操縱。試問國人今日欲致希望於政府者，將繫於何人？就社會言，虛矯得可怕，幼稚得可憐，而一無自覺。少者不勤於讀。壯者不盡其職。舉世昏昏，惟事責人而不責己。故無論何界，一如散沙，皆多內鬨，均無絕對信仰之人，為之中心。試問國人今日欲致希望於社會者，又將繫於何人？內憂外患不足畏，民窮財盡不足慮。惟政府與社會之人材，同時破產，一至於斯，則眞如洪水猛獸之將至，充其極足以亡國而滅種。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者是也！故吾人以為今日之大患，尚不在外患敵兵，而在政府與社會人才破產。然而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人才必自殺而後可以破產。過去人才，無論居何地位，其不投於自掘墳墓之途者，能有幾人？今國事敗壞至此，凡政府社會各方面人才，胥不能辭其責。國家民族，有悠久之運命，歷史事績，乃續連的演進，過去之責任當負，未來之責任亦無可逃。是故對於已往，祇有懺悔。對於將來，必須努力。吾人撫茲多難之新年，彌深責任未盡之愧悔，以為本報每年歲首，殷殷泛致希望於政府社會者，皆為錯誤，自本年始，尋繹根本，特進懺悔自責之辭，推而望之於各人。易詞言之，願人勿希望他人，而各各「希望自己」。

希望自己者何事？當各就本身之業務地位而下答案。就記者言，吾人應日日檢察自己智識是否進步？職務是否確盡？服務社會，是否忠實？言論報國，是否奮勇？審度國家民族之利害，是否正確？發揚社會輿論方法，是否適宜？吾儕自己業報，即應希望自己盡其應盡之職責，求其應得之進步，對現在將來自加鞭策，對過去錯誤，絕不寬假。當此寇深之際，正值歲首之日，吾人抱滿腔之誠意，勉欲致祝辭於讀者諸君之前者，實唯此「希望自己」四字。盼全國各界一切愛國人士，亦自今日始，

反省自勵，不必希望政府，更不必希望政府之領袖，勿庸希望社會，更勿庸希望社會之他人，專意鞭策本身，希望自己。人人希望自己者爲何事，應各自審度，懸的爲進。勿論士農工商，勿論男女老幼，勿論貧富貴賤，各隨其宜，以致其望，人人皆先強己以強國，誰能弱之。人人皆先富己以富國，誰能貧之。個人先加改造，政府與社會之改造，誰能阻之。國民果能各個爲自己之改造，不消極，不頹喪，努力以補救過去而策進將來。國家任何難關都能打破，國家任何恥辱，都能湔雪，以前之事，吾人有責任，以後之事，吾人當然不能置身事外。故改造自己者，非獨善其身之謂。一切愛國人士，應抱共同一致之決心，懲前毖後，必爲民族國家求出路，然不希望他人，而希望自己，不責政府社會，而各責自己，此即自救救國之唯一途徑。蓋因個人之努力改造，而形成國家社會之改造、四萬萬人對於救國建國之共同的針路，各希望自己盡其一分子之責任，此即希望自己之義也。曷各興起，與歲更始！

（錄二十一年一月一日天津大公報）

× × × × ×

錦防撤退之後

錦州防軍三旅，不勝敵軍海陸空各方之壓迫，業於十二月三十日起，向關內撤退，至本月一日略已退盡。打虎山之騎兵旅，亦復取道義縣退却。此乃意中事而非出人意外。蓋人以全國之勢來，我以一隅之力應，藉令能抗，亦不可久，一也。彼用科學利器進攻，我以血肉之軀對壘，縱肯犧牲，難裨實際，二也。退路將斷，軍心不固，給養彈藥，來源薄弱，人之後援無窮我則孤軍懸隔，危機太多，影響士氣，三也。有此三因，其不能支，勢也，亦理也！觀於盤山之役，我軍一營三百餘人，受敵方飛機炸彈機槍之掃射，至於全軍覆沒，於以知我東北大部分健兒，初何嘗怯懦退縮？即實行撤退之際，許多將士，仍祇知開赴前方，初不意全師後撤，由此更可見撤防之事，非由士兵不戰。懍自東北之事發生，全國上下，日日言抵抗，動輒發宣言，究之內爭不絕，有責任者，說而不行，無責任者，行亦無用，永天雪地中，惟令東北各軍及義勇軍，在無餉無援的狀態之下，支撐數十日，已非人情所應有，至於最近，日方已決心環攻，我仍無實力接濟，應戰者枉作國殤，死守者茫無希望，此種情形，吾人對抗敵而傷亡者惟有表無量之欽崇，蓋傷亡之者雖爲敵人，而置之死地不爲應援，則吾儕全體國民，與有責焉！吾人對抗敵無效而撤退者亦不忍爲無情之責難，蓋彼等非不欲抵抗到底，而形格勢禁，不能作有效的犧牲，此固國家之責任，非必軍人之失職也！本來現代戰爭，與古昔迥異，以國民爲單位，作整個的攻守，財力集中，物質豐富，舉國動員，機構靈活。其軍隊則空中有飛機，海上有快艦，陸地有砲車，速度捷而效率大，往往身已死，船已沉，猶不能辨及敵彈之所自，敗因之由來。前清光緒甲午中日之役，李鴻章曾謂敗在一個『快』字（快砲快艦）今則人之『快』，何止十倍百倍於前，而我之慢則或更甚於往歲。國民無科學智識，國家無科學戰備，是『驅

市人而戰』耳，寧有幸理？此次遼西戰事，日本不但重用飛機隊，其在海面且有航空母艦，載飛機數十架焉。其在陸地，更以唐克車當衝鋒之任焉。其所發揮者，為全國一致之實力，其所運用者，乃科學研究之收穫，養之非出一朝，故其用之也不為徒勞。衡以現代國防軍事之正解，吾軍之挫，夫豈意外？是故吾人特對抗日殉國之官兵，表示十二分敬意，而對遼西一帶，蹶起抗日因而殞命之所謂義勇軍等等，亦願致其誠摯之哀忱。彼等蓋憑恃感情，慷慨赴義，以肉身與科學搏戰，事雖無效，志則可嘉，且其中忠實義民，必不在少數，犧牲縱無結果，精神實不可磨。觀於今日本報所載溝幫子義勇軍公電，真令人為之感泣。吾人因是主張：對於此次殉國或受傷之官兵義民，胥應詳加調查，優予撫卹，多為表揚。良以戰事愈無把握，犧牲愈有真價。此錦防撤退後，國人第一應辦之事也。

錦防既撤，三省盡失，收回失土與防禦入寇，更為國民緊急之責任，夫假令新政府外交上果有途徑可尋，自不妨多方以試，惟觀察情形，日閥暴戾恣睢，野心正未有艾，縱開交涉，必無結果。然而有原則焉，不可不認清，即無論軍事外交，必須全國一致，苟今後對內仍懷猜疑互忌之心理，則勢必為外人所操縱，其危險視戰敗尤大。前日錦州將士，聯名發電，攻擊現政府諸要人，語多質直，情尤激昂，其中固有合理之言，亦不無過當之語。良以空言援助，責成抵抗，非祇現政府為然，而事實上，現政府一日就職，已在錦防開始撤退兩日之後，以此相責，何足服人？至於引張發奎援黑之請，為現當局咎，更為不明南方政情之論。張氏頻年轉戰，受盡犧牲，其在粵桂，極不得意，援黑之議，與粵方當道初無關也。若夫日方代表，雖有曾到京滬之傳說，但迄尚未能證實，縱令果行交換意見，亦不能遽斷為賣國行為。此際所應注意者，首為中央與地方意見之融洽，次為秘密外交之防止。意見融洽，則外人無從操縱，我可以整個的民族利益，國家主權，為外交進行之根據。交涉公開，則國民可以監督，而和平方法的無效之後仍可喚起民衆，實行全國動員之抗日。凡此種種，又為錦防撤退後，亟應籌商進行之要事，誰為賣國，還須視諸日後之事實，此時令相忍為國外。無他道也。

最後吾人更願喚起各方注意：此次錦防失敗，乃整個的國家問題，故凡屬軍人，咸應知恥，永絕內戰，共起禦寇，共同負責，勿令前方將士，獨任艱鉅，此其一。河北一地，難容多兵，整理縮編，時不可失，此其二。財政困難，內外所同，欲固軍心，須有公道，公開財政，普減軍費，為國家，為當局，為兵官本身，皆為必要，此其三。軍心不安則民心益不安，不安之極，禍且莫測，北方現況，實大不安，應如何撫慰軍心，振飭軍紀，保全地方，弭患自救，實不容再事因循，此其四。以上四端，當前至急，一有疏虞，國難祇有加重，外交更無從說起，此又吾人心所謂危，不能不望全國負責者特別加之意也。

（錄一月三日天津大公報）

※　※　※　※　※

請求全國軍人覺悟！

今於錦州撤防三省盡陷之日，願與全國軍人討論一大事！中國近代改革之失敗，一言蔽之，軍人使之也。民國二十年來，凡世界政制幾採用殆遍，曰法制，曰美制，曰俄制，曰半俄制，曰集權分權之辯，曰民主獨裁之爭，曰單一論或聯邦論，曰改良論或革命論。凡世界所行之政體，所發之政論，中國殆俱經試驗，然結果乃無一不敗。所贏得者，惟破碎之河山，與困辱之民衆！此何故哉？軍隊問題之爲累而已。民國以來之國是，爲建設獨立自由之大中國，然如是則必須行良善之民政，以培養民力，喚起民智，必須大興工農，須發展鐵路與水利，須多培植專門科學人才，須獎勵實業，儲蓄資本，故必須政府廉儉守法。抑國家立國，必有國防，然國防云者，一方爲國民總力量之表現，一方則必須有現代的軍事制度。惟凡此國家建國所需要者，二十年來，乃無不每況愈下。民政敗壞，地方困窮，國有事業，俱陷破產，人民實業，摧毀殆盡。不惟無國防之新基礎，且並固有之社會秩序與生活而破壞之。此何故哉？亦軍隊問題而已！

夫時至今日我中國軍人之無力禦外侮，救國難，已完全暴露，無可飾掩。然此非某一軍人某一部分軍隊之無能，乃亘過去現在整個的無能。易言之，證明中國今日龐大之軍隊，除爲改革政治建設國家之累而外，無其他任何效用，且外患之來，不啻爲軍人所招。嗚呼！我全國軍人，倘清夜猛省，能不感過去責任之重大乎？雖然，就未來言，則責任尤巨。夫假令日閥吞併三省之勢成，是收復失土，必爲中國國民不斷的永久的鬪爭之問題，中國民族全體，必與三省同其運命，一日不收回，一日不罷爭！然抗爭之具無他，國民之總力量，是也。然如是必須有鞏固的中央，統一的國論。必須一面在廣大之腹地省區，組織民衆，喚起民衆，一面須於物質上作種種必要之設施。而其前提，則必須軍人不自亂，須軍事聽命政治，須培養財政經濟，使漸復活而有力！是則國家過去之不幸，軍人使之，而未來之運命，仍軍人操之！吾今所願與全國軍人討論者，此一大事是也！

吾敢以至誠敦懇全國軍人感大恥，發大勇，決自今日始，同心協力，爲國家解決此一大問題！其原則有三。第一：自領袖軍人起，至一般軍官，決自今始，守軍人本分，盡軍人本職，不兼管及專斷國家地方政治事宜。以政治支配軍事，不以軍事支配政治。軍人有政見，應以合法手續，供諸政府，公諸國民。軍人不直接行使政權，有政權者，應放棄之。軍人應決心不藉口政治問題而興內戰，或形成無形割據與聯盟。誠如是，軍人行動既單純化，則內戰可以永絕，民心可以永定，然後政軌法軌，能確立，然後能統一對外。第二：一切軍人應懺悔救國之無力，並洞察國家之顛危，俱決心自動縮減兵額軍費，至財政所容許之範圍以內。軍政部長何應欽氏，最近主張裁兵不裁官，議極可行，且行之甚易。謂宜由各軍師俱遵軍部命令，自行酌減，兵缺不補。如是則半年可減三分一以上，財政危機，可漸渡過，然後規畫徹底整理方法。第三：軍人不干政而裁兵，假

抑制軍人，實大不然。吾人同時籲懇全國軍人，不論現任或賦閒者，大同團結，從頭規劃國防問題，建設國家軍事的新基礎。此誠重大任務，足留百代勳名。其方法應從領袖先團結起！蔣中正氏，應以身作倡，集全國軍人以爲之。國民黨系統中，如張如馮如閻，如李白，固須同出參預此一大問題，北洋系之段吳及他過去有力有能者，亦應由政府邀請其參預。全國新舊之軍事領袖，自成一團，專研究今後國家之軍事問題，而由政府執行之。以上三者，爲對於軍人諸君目前緊急之請求也。夫中國兵士非不勇敢耐勞，其訓練優者，絕不遜於任何國家之軍隊，而所受待遇，則困苦實甚。一般軍官，亦皆受相當教育，富於愛國熱心。三十年前，外人笑中國軍人怯，現在則勇於犧牲，視死如歸。故軍隊問題之禍國，非一般官兵之咎，乃組織不良之咎，領袖政治慾割據慾之咎。中國有忠勇之兵士大羣，而廿載犧牲，盡付流水，今日坐看暴日之憑陵，陷國家於危地。此誠軍人發憤之日，尤一般領袖人物痛切懺悔之秋！吾人敢斷言：軍人——尤其領袖——若有覺悟，上軌道，盡本職；則國難定可救。倘今日而仍不覺悟，不知政權已無可爭，地盤已無可戀，縱橫捭闔已無可施，而仍爭之戀之施之，對外一無效用，對內仍將爲梟，則將使國家中興之機，更受頓挫。夫中國最後，自有出路，有辦法，真正救國者，亦自能出現，然短時期內之大混亂大犧牲將不免，是則現在之諸大軍人，貽禍國家，而自取滅亡，永爲國民萬代咒詛之目標矣！

（錄一月四日天津大公報）

※ ※ ※ ※ ※

東省日禍影響世界全局

中國東三省問題，乃一世界問題，非獨中國之利害關係。就最近代歷史觀察，其重要性彰彰可考。前清光緒二十年中日戰爭，我國敗衂，李鴻章議和於馬關，日本强索遼河以東各地爲償。當時俄國忌日本之勢力伸張，故聯合德法兩國，迫令交還遼東半島，軍艦已集，勢將決裂，日本無奈，議成而改，是爲歷史有名之三國干涉事件。至光緒廿六年，拳匪之亂，京津淪陷，東三省悉入俄人之手，甚至兵占永平，擄知府送之旅順焉。俄國彼時志在吞併滿蒙，探欲取姑予之策，先示好意，首撤入京之兵，謂將表示榜樣，增祺適任盛京將軍，急於求和，特派已革道員周冕赴旅順行成，擅予以全權委員名義，竟與俄將簽訂交地約款，名爲『暫且章程九條』，內有遣散華兵，交出軍火，毀棄全省砲臺火藥局，地方歸我自備巡捕（警察）彈壓，如有事之時，力量不足，可由俄兵協助等欵，此外更有由俄派員駐盛京預聞要公之語，無異完全割讓。事聞於朝，奪增之職，否認約文，然懼於俄人異議，不敢執行，僅另派駐俄公使楊儒爲全權大臣，另議交還條約。俄廷最初表示數點：（一）東省我常設巡捕兵數，須與俄商定。（二）簡放東三省將軍，須先與俄國商明。（三）每將軍處，俄國派文武兩員，武稽巡捕兵數，文辦鐵路等事。（四）滿蒙暨北省各項利益，不得讓與他國。（五）滿蒙等處，中國不得自造鐵路。（六）俄欲購我山海關至營口鐵路，該價即在兵費賠欵內扣算。一時中國朝野反對，國際紛紛責

難。英最激昂，日亦阻止，美國雖不贊成，但無嚴正聲明，蓋閉關自守，不與外事，固美國門羅主義之傳統政策也。德國暱近俄國，亦無何等鮮明活動。此際俄勢方張，我國之力，斷難抵抗，故雖以李鴻章之聲望，對俄之感情，迄不能挽回僵局，終至俄國限期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四日畫押，不許更一字，不肯展一日，甚至中國皇帝懇切卑遜之國書，電達俄國，由華使譯送外部，竟亦原封退還，不收不拆。楊儒求訪外部及俄方樞要人員，概不接見。且聲明逾期不簽字，則永遠取消交還東三省之約，對外亦撤回不占中國領土之宣言，聲明作廢。是年二月初六日，俄外部最後召楊使往晤，詢其已否接到畫押憑證，並云次晨九時須見俄皇，如屆時中朝尚無電旨，則將以不允此約入告，語畢即起，不容贊一詞。駐華俄使格爾思亦於二月初四日訪李鴻章，傳達外部訓條，謂逾期不畫押，東省永遠不還，以後遇事不能相助，李稍辯詰，則稱來催畫押，不能議事，拂衣而去，其強橫有如此者。楊儒因是焦急中風。李鴻章不敢違反中外公論，亦終不予簽約。然俄之卒未久據東三省者，實賴國際之力。蓋日本政府於事機急迫之時，曾正式電俄勸告，且有海陸軍預備動員之形跡，時英日親暱，俄究不能無戒心，故東三省賴以保全。其後中俄訂約，俄得租借旅大，延長鐵道，是為日俄戰爭之導線，亦即日勢強大之由來。吾人試溯已往之事實，俄國勢盛，即為俄制日，日本勢盛，又為日制俄，四五十年來之東三省，始終見俄日勢力之互為消長，而主人翁之中國，迄居被動，專受犧牲，迭經教訓，事過輒忘，屢誤良機，不知悔悟。此次東事發生，各國自甚注目，而國際局面，則已今昔迥殊，從前三國干涉還遼，俄為主角，其後四國勸阻俄約，英實操縱。今則俄勢孤立，英則疲敝，美國三十年來，雖已漸知重視東事，如滿洲鐵道中立之議，錦州瑷琿造路之謀，用心所在，顯然表現，祇以主意不定，政策無恒，迄無確定堅決辦法。日本勘透世界大勢，明夫英美內情，斷定俄國國力，尚待培養，中國國力，未足相抗，故不恤於此時，用盡強權，對公理宣戰，冀占絕對優越地位。其意以為：日本國防線前已延至朝鮮，今更進至中國，內海銜接，不虞阻截，即令將來世界風雲變色，日本儘可應戰於國境之外，利用大陸之物資，自立於持久不敗，可進可退之地。庸詎知，因此之故，破壞軍縮運動，促進世界戰備，加重各國國民負担，提高階級鬥爭效率，毀滅近代文明，打破國際現況，其利害所及，固不僅中國也。然而吾人固言：中國以主人翁地位，迄居被動地位。假使今後因日本對東三省問題，促進世界大戰爭之機運，則中國未來之犧牲，將更不堪問。誠能努力自強，以我廣土衆民，挾舉足重輕之勢，又未嘗不可善用機會，謀國際地位之昇進，圖已失利權之收回。世人痛心國難，三月於茲，庸詎知國難之來，尚未有已，禍福利害，還待自決，如再不急圖補救，準備非常，以悲觀之心理，又復自暴自棄，則第二次國際大戰爆發之日，將更無僥倖可邀，此國民今日所應明瞭認識，速為自救自立之計者也。

（錄一月五日天津大公報）

× × × × ×

速健全中樞共同負責！

國家之政策與行動，不能須臾止停者也。平日既然，況遭大事？蓋無論如何，須隨時有自主的政策與行動，縱不能策出萬全，亦必須有所决計；最下，爲無政策，無行動，是等於自取銷國家之地位，而坐待敵人之宰割而已。中國最近旬月來之狀態是也！

日本占領我三省，而我不以武力謀收復，是國家政策，在於不戰，無論此政策之理由若何，要爲過去之事實。夫既不以軍事解决，則當然應訴諸談判；中日關係，誠惡劣萬分，然國交未斷，通使依然，是當然應堂堂正正向之開談判，問責任。乃吾國數月以來一面政策不戰，一面諱言交涉，根本矛盾，無可解釋；然最初猶可曰專聽國聯，是策雖不良，猶是一策，近則國聯之不能解决問題，已成明顯事實，中國政府，既不武力復土，復不對日談判，是表現無政策，無行動矣。

對日談判，已絕難期料其效果，然此爲必經之階段，國家行動上當然之措置。蓋日本之行動，簡言之，軍事占領而已，然縱在交戰之國，軍事占領，當然在法律上無效，交戰之後，必有媾和，兩國關係，以媾和條約而定，今日之事，更非正式交戰可比，東三省爲中國領土，而日本以軍事行動占領之，雖以日閥之兇殘橫暴，而日本政府對世界之聲明亦始終否認有領土野心，故日軍之占領絕不能影響於我領土主權，是中國既不戰，當然對日談判？要求交還，此論理上國家當然之行動也。

國民政府之前任當局，既誤於專賴國聯，諱言交涉之一策，新任當局，受命於最危急之時期，而登台數日，任何政策不能表見，其表見者，仍是通告國聯，與諱言交涉，情形之奇，不可思議，吾嘗推論：以爲此數月來之不能有自主的政策與行動，爲國家前途最危最劣之現象，其結果將眞足以招滅亡。夫日本之侵略行動，爲危害中國生存之最重大問題，應付之道，惟賴全國共同負責，以有政策有决心之一致的行動，步驟整然，始終不懈不屈以臨之。日本能依照兩國之正當合法的關係，以爲解决，中國固願恢復和平，若勢必不能，則中國勢須决心從事於永久的非常鬬爭。然觀近狀，政府負責者，對於外交上應盡之步驟，尚不能爲，或不敢爲，則何能領導四億人民作拚命之鬬爭？吾所謂最危之現象者，此義是也。吾又嘗推求政府何以不能取自主的政策行動之由來，則信爲內政上之關係，占最大部分。誠以國家積弱之餘，遭遇非常，國危民辱，是絕無不須犧牲的鬬爭，與容易取得的勝利；故必須全國一致，互諒互助，共同負責，方可能施行任何政策。近時我政府之無政策無行動，即坐於不能互諒互助共同負責之故也。最近如錦州之事，傷心極矣！而將領責政府之不接濟，政府責將領之未抵抗，此誠悲極醜極！活現中國負責當局之互相諉卸責任，充其極，將蹈南宋之覆轍而有餘也。爲今之計。就可能範圍內，定政策，决行動；則第一：蔣汪胡應速入京，至少有二人先去。第二：內閣制之新政府，未滿人望，孫哲生勇於負責，其志可欽，惟恐事實上不勝此過重之任，謂宜組汪內閣或蔣內閣以表現重量

，集中人才。第三：陳友仁爲有深思之良材，然肩負此日之外交，則未爲適任，謂宜由汪或蔣之行政院長兼任之，別任有能之次長以爲輔佐，如陳友仁氏，應使爲幕中籌劃之一人。第四：各省政府及駐軍等，一概暫維持現狀，別組一、最高軍事委員會，爲關於軍事問題之議決機關，以各軍事領袖等任委員，樹軍事重心，決定國家應付非常之最後的軍事計劃，並討論此後關於軍事改革之問題。第五：財政決採量入爲出主義，政府與全國商界，密切合作，互相援助。第六：對國民公表縮短訓政制度之計劃，期於最短期內，成立人民代表之參政機關。以上爲健全中樞喚起輿論之必要措置也。內政既迅速的一新，則可堂堂正正向日本要求開始關於東三省之外交談判。政府宜定最後的條件，公諸國民，告之國際，若日本吞併慾大，拒絕合法合理之談判，則可從頭喚起世界輿論，俾知日本實爲侵占我領土主權，破壞華府九國條約及國聯約章，並非如其過去所宣傳者，只求維持條約上既得權利及經濟自由。是以談判成，可收回我國主權，談判裂，亦可彰明日本罪惡。而經過談判，依然不能收回，則足以齊一全國一切人之心志，使知國家已別無可以和平收拾之方法，惟有一致決心，作永久之鬬爭，爲非常之準備。失敗不互諉！受苦不互怨！然後眞正永久統一之壁壘，可以完成，轉禍爲福，繫此一舉。夫事之最下者，爲無政策，人性之最弱點，爲在艱難困苦中互諉責任。國民黨之文武諸公，可以知所勉矣！再遲，則無及矣！

（錄一月六日天津大公報）

政局感言

讀行政院長孫科氏前日在京向報界宣布之談話，愈令人深感國家危險之不可思議。按孫氏所談，現在制度，行政院對中執會負責，而中執會以關於政治方針之最後決定權，付諸中政會，故實際上等於行政院對中政會負責，然中政會之常務委員爲蔣汪胡，今蔣汪胡不在京，中政會不能組織，故行政院無所秉承，因而外交方針，不能決定。云云。此誠亡國之音，吾人絕難表示同意者也。

蔣汪胡之必須入京負責，吾人亦屢論之。誠以此爲集中國民黨勢力之必要條件，既承認國民黨政權，即必須主張蔣汪胡負責。此事實問題，無可否認者也。雖然，國家大政，雖一分一秒不能停止進行，尤在外患深入國命垂危之時，雖一瞬間不能無政治中心，不能無政策，無行動。如孫院長所云，此三人不入京，則政府對內對外，不能施行政務，假令今後此三人長此不入京，政府將自告死解乎？抑就事實推論，胡汪病狀，確俱不輕。胡患腦頗劇，行動爲難，汪則肝腎並病，症狀頗重，當此國家最緊急關頭，而事實上負有重大責任之兩人，俱重病不能入京，此誠國家之大不幸。雖然，吾人所以不能同意於孫氏之言者，夫最後雖須三人入京主持，而決大疑，定大計，則不入京亦可能。汪胡在最短期內，不能到京，此乃無可如何之事實，然病牀諮詢，電報商榷，亦非無發表意見之辦法。蔣在浙東

，相去亦近，自近日歸鄉以來，絕無公開消息，惟孫科氏當然保持接觸，徵詢意見，亦必不難。夫究竟從前所謂京粵兩派現在是否合作？汪胡蔣三氏，是否允負責任？此爲一切前提。若合作爲虛語，而負責亦空話，固當別論，不然，則孫氏何以不能先請蔣回滬，由汪蔣協商，再徵胡意見，以決定政府之緊急對外方針乎？且國民黨究爲委員制，而委員皆處平等地位，夫必待汪蔣胡主持者，事實問題，非理論問題，中央委員百餘，中政會委員數十，所作何事？豈三人不來，大多數委員皆袖手坐待乎？是則反對一人獨裁者，易而爲依賴三人獨裁矣，亦必無之理也。藉曰必賴三人指導，則應速請求其指導。在京中委甚多，日來對此點果作何努力？何以日復一日，毫不聞政局之開展乎？

吾人願對汪胡蔣及國民黨各中委致懇切警告曰：中國爲四萬萬人托命之國家，政府乃執行國家政策之公共機關，近年施行訓政制度，而至於如此，且外禍方來，日益加緊，當四萬萬人愁苦呼號之日，諸公尙鬧家務，爭意氣，近幸京粵合作，宣布統一，然合而不作，所仰望以指導者，不出而主持，在政府地位者，則云無人指導。此種現狀，四萬萬人民，誠須臾不能再忍矣！第一：問國民黨幹部全體，究竟是否要幹？第二：問汪蔣胡究竟是否負責？負責則須急速負起來，不幹則須急速交出去！此爲理論上事實上，必須立刻解決之問題，無絲毫含糊敷衍之餘地者也。中國人民，斷不甘作亡國民，亦不能坐待作白俄黨，對此四萬萬人托命之國家，當然要想辦法，定政策，決行動。一般人民至今並不否認國民黨政權，而國民黨有政權而不爲，以號稱全黨團結後之中央政府，而行政院長自云無司機者！此豈非兒戲大政，誤國至於極點乎？抑社會感覺政局不固，又以九省聯防等之謠言，而更增謠諑之紛起。雖然，此種謠諑，吾人則不信，以事實上之必無。蓋蔣之辭主席，非屈於粵，乃迫於外患與財政。今外患更烈，而財政極窮，無論何人，絕無縱橫捭闔之餘地，亦必無忍爲之者，况政權在黨，人人有份，國民方望國民黨之眞正團結，而謂國民黨之一部分，在此水盡山窮之時，再圖以政變之手段而起黨爭，此常識上所不能信也。所危者，即此互諉責任之消極態度，有權不行，有責不負，將國家一誤再誤，冥冥中斷送國命而後已。此種現象，今已露其端矣！吾人雖猶誠懇希望黨國諸公之迅速覺悟，然誠恐其病入膏肓，施治已難。全國各職業團體，對於如何健全中樞，其速作根本的考慮而運動之乎！事實所迫，恐欲旁觀而不得矣。

（錄一月七日天津大公報）

志摩之死

(劉海粟)

志摩死了。志摩死在空中。眞是奇人奇死。他是一八九四年誕生於浙江省硤石鎮。他三十六年的生涯。只是一個短期的噩夢。他的生命也就是一首絕妙的好詩。他有時雄渾倜儻。飄然物外。他有時也幾乎無路可走。苦悶到萬分。但是一切煩惱和矛盾總是被他那寬大渾厚的氣分所和諧了。他無異具備印度洋般寬廣的胸襟。青銅鑄鍊的骨格。我沒有一枝妙筆可以描寫他那眞的姿態。他無異是巴黎的香遂聲遂一樣。博大。雄渾。淸幽。不論你是汽車。電車。甚至垃圾車走到它裏面去。就給美化了。志摩歡喜接近大人物。他置身於大人物列却並不覺得他小。同時他擠在庸衆裏而却也不覺其大。正如郭沫若說雪萊的詩心。大扣之則大鳴。小扣之則小鳴。發是他又像是崇高的山峰。狂風暴雨要摧擊它。烏烟障氣要籠罩它。侵蝕他的心虛。阻碍他於花展。這是人生最大的悲劇。世界那裏有完全的事情。如果他全部的天才。順流順勢地盡量開的着可結着果。這可不是太完全了嗎。雖然志摩已從不完全的實現中掙扎到他獨有的完全了。他如雪萊。亦利戈一樣。是一個偉大的未成品。本來。宇宙就是一個偉大的未成品。

英詩人雪萊在意大利覆艇溺死。法畫家戈利格Gericault在巴黎墜馬而死。這兩位天才都是天死。他們在十九世紀是光耀萬丈的二顆慧星。他們給與後人的印象。同是個永遠偉大的青年。現在我們的志摩因乘飛機而焚身。和雪萊。戈利格之死類似。說到他的詩也正如雪萊的詩和戈利格的畫。永久遺留世界文化史上一般。志摩說不定也將由他的詩。在世界文學史占得不朽的位置。不。不但是他的詩。他的藝術批評也同樣是不朽的。可惜因爲他的詩名太顯著。於是他藝術批評的價値被人所忘却了。他其實是多方面的才能。他的散文幽抑淸冲。在現時的中國是很少的。



國風社選

正社選藝題詞　什公

海田數見無從說兀兀書樓自養拙童子忻然奉一編
諦觀字字若冰雪夜靜高歌興不衰賞音猶有梅花月

君庸葺廬玉泉山側數以所種金薯見餉甘美逾常蓋泉流所潤也爲賦長句　梅生

聖作靈臺招太極雨露之餘有眞澤以潤羣黎莫不芳
爲沃爲溉盡仙液玉泉山嶔瀉湖流翠栝蒼松陰裂帛
卓君作樹湖之濱養藕種薯並著植藕既脆美薯尤甘
分餉朋儕瘉肉食朱鯉泉稱少女紓黃華水數南陽酈
君今更訂金薯譜定爲舊幾張水德繇來所滋視所養
清者荃蘭濁茅棘尋山我亦覓眞源長賴飲榮渥顏色

秋草利味雲　劍秋

莫從薆路問金根南內西宮盡掩門螢火已無隋苑迹
杜鵑空拜蜀都魂玉階長信霜偏早寶玦王孫夢不溫

試向五陵原上望裙腰何處是春痕
月照平鋪大野霜風吹低趁陣雲黃三邊地已看調馬
五夜車猶誤引羊元菟積骸餘宿莽黃龍清酒慰沙場
胡天一雪離離盡誰念關河有早涼
休隨蓑莽歎無家杜老江村有白沙朱雀橋邊舊時燕
青蕪國裏後庭花羽書列陣千行雁社鼓神祠一片鴉
支拄疾風須勁力蒲輪多爲致安車
卷葹心在恐終枯留得青袍色欲無粗糲百年惟淡泊
蓬蒿三徑總荒蕪閒庭生意商飇館野燒平原射獵圖
若問西園舊行迹飛來黃蝶不模糊

秋草和味雲歲暮北歸補作　前溪

秋盡江南奈若何壯心摧折已無多風來絕塞淒征笛
日落平原咽挽歌野火自燒空悵惘春暉遲報幾蹉跎
秦淮河畔千重霧鏡裏繁華轉眼過

王孫別去客何依。遼海秋深阻鶴歸。瘦蝶倦隨香夢渺。殘螢怯傍羽書飛。誰禁黑水衝千尺。猶捲黃沙獵一圍。城壞營荒天似黑。寒光蕭瑟上戎衣。

朝來獻曝已嫌遲。早有嚴霜報爾知。蘭蕙當門供翦伐。豆箕共釜泣離披。豺狼憑藉終難饜。鷹隼盤旋正苦飢。落葉飛花同一逝。相憐相惜幾多時。

幾番秋雨黯蒼苔。坐待春風送我回。殘臘催人須作結。餘芳委地易成灰。河山缺處珍零稿。霜雪堆前護凍荄。草草生涯元不盡。寸心何惜溷塵埃。

郊居即事　梅泉

園蔬爛煮足盤珍。閉戶齋愁芋栗貧。落落故交疏酒琖。荒荒寒日破霜晨。屋烏未必人同愛。芻狗懸知聖不仁。欲著遼東幞帽去。誰憐天地正胡塵。

次均利釋戡讀史　倬盦

中原赤子罕全壘。閫外將軍膽正麤。白馬竟從飛塹渡。黃龍今見炎舟趨。須臾火逐秋林炸。淒切聲啼月夜鮎。竹絲青萍門在否。可堪滄厲問風胡。

題默君鎮院寫經圖　子威

一部心經付相輪。南唐舊事已成塵。只今建業尋詩地。又見祇園說法人。靜裏茶笙聲細細。閒中貝葉寫頻頻。女星光共文星朗。香爇旃檀問夙因。

重九日保之歸自毘陵以花糕爲餉余方服茱萸湯不敢食也旣而相攜惠山登高保之飲余酒樓口占　石遺

畏寒不敢食涼糕。方服茱萸當飲醪。讓與泉臺兄弟揷。他鄉烏帽强登高

不到茲山過十年。野塘寒漾尚依然。幾團黃大供浮白。記取重游第二泉。

憶舊游　澤丞

辛卯冬日客杭州月夜爲秋雪庵之游風景清絕忽忽卅年滬社詞課以長蘆西溪圖命題棖觸前游用厲太鴻晚宿西溪韻

看溪流縈帶峰翠。向環月映新眉。西堰橋邊路。訪荒庵香火蘆雪平碕。舊游歲華飄瞥。塵鬢老尋絲。悵此夕披圖。湖山眼底。涼梦僧扉　禪機奇纖素。趁鷗館盟秋。蠏舍尋詩。別有蒼茫感。對當前巖壑。慚負荷衣。夕陽遺祠簫鼓。喬木又殘輝。試喚起吟笻。扁舟故國人未歸。

今傳是樓詩話

逸塘

甲辰一榜多異才。亮臣遠庸濟武子武外首數組安。今皆先後逝世。回首舊游。豈勝悵觸。組安與余不相見者逾十稔。朔南雖隔。音問累通。聞君從政治軍。均不廢學。就詩尤勤。五十以後。自號非翁。力疾應官。時作苦語。然不意其奄化如此之速也。君弟瓶齋裒印遺集。皆生前手自寫定。首癸卯訖庚午。多經散原映盦及其鄉人秦子質余倦知袁䕫庵汪閑止諸君評註。而閑止之評尤精。所謂看似平常。而自有一種旁薄噴溢不可一世之慨。讀君詩者。可以知君之爲人矣。君爲文勤公長子。生長勛門。多識耆宿。懷舊述德。託之詠歌。錄其有關掌故者。壬子戲題劉雨人藏石菴卷子云。一從烽火連江漢。多少縹緗付劫餘。誰分夜闌人倦後。眼明重見石菴書。御園今已無殘瓦。舊事還能憶往年。我對遺箋成一笑。不曾長跪屬車前。（卷中有迎鑾往園子語）戊午題廣益堂云。冠佩雍容數舉觴。當時職事戒無荒。廿年前事無人識。雪涕重經廣益堂。甲子題潘文勤消寒第一集册子云。老輩風流儼見之。承平文物耐尋思。同時先友都蕭落。剩讀雷州兵部詩。（册中潘文勤張文襄吳窓齋董研樵皆先友王文敏爲先公年家子陳逸山詩今於此册見之）胡篆當時已自遒。（王文敏詩註是日侍郎出示胡廿伯篆）張（文襄）王（文敏）吳（窓齋）趙（悲庵）各千秋。（册中有詩）消寒號令同金谷。（張詩注侍郎約後八集逃會者有罰）八集今應易訪求。彝鼎圖書散若星。尚書第宅久凋零。龜巢半舫（皆文勤齋名）成荆棘。記我來窺福壽庭。（文勤第宅在京師米市胡同余於辛亥秋曾往過之福壽庭楄猶存）題滂喜齋蘭瑞圖册云。窓齋藝事本多能。（册中吳書雙鈎蘭及叢蘭）只與胡（石查）秦（子衡）得並稱。（嚴玉森詩列吳名在胡秦下）終是狀元詩句好。人間誰信有徐凝。自註題詩者兩狀元最惡。亦不知所指何人也。題戴醇士山水册云。天機清妙氣蕭閒。畫苑風流不可攀。書有東洲文柏峴。故應鼎立道咸間。題乾嘉名人詩稿册子云。編

珠集腋事應難廿載搜尋得要刪莊方耕邵二雲馮魚門程春海皆健者不須流沫說船山跋者皆但稱張船山經學常州有大師數行遺墨耐人思莫將試律輕前輩此是唐賢應制詩莊方耕寫月中桂試帖一首跋者以爲疑鄭州有感云當時二老相逢處辛巳冬先公與左文襄會於此長記吾猶襁褓中文武衣冠朝市改川原形勝古今同班荊道故情何異歃血加盟計已窮四十七年如俯仰黃流應笑太匆匆題王壬翁食瓜圖云廣雅中年猶學黃徵園當日本師何獨憐妙筆無尋處溫書周詩佚已多南皮題詩是學香光書時徐壽翁學書道州今猶可見筆法湘綺翁日記食瓜詩圖詩農和最爲妙作與溫味秋畫皆不見圖中今郎閩題句今如識亂世高名事可哀何似此圖能閱世儘教塗抹不成灰葉奐邠題詩有三刀六子語被難時爲安人塗抹然末損及畫本按此圖今歸易吟村藏

河北雄縣爲畿南名邑張玉裁內翰同書夙以能詩稱余初識君於蟫香館坐上古心古貌心敬其人頻歲枉詩尤數有讀余今傳是樓詩話題後一律云蒼葭白露恨來時況讀漁洋感舊詩夢裏江湖紛涕笑角端蠻觸決雄雌題襟邪上曾賓谷聞笛山陽向子期付與先生寫懷抱衡來或可解人頤又賦謝余詒詩選云不見阮亭已數年采國風者君爲先惟君與我有同嗜餉我忽來詩一編楞嚴當作百回讀文字聊結前生緣何時海上更修禊一觴一詠追前賢丁卯上巳公曾以修禊見約余答之云杜門不問今何年長句寵我勞君先題襟邪上風已渺惠詩以賓谷見擬感舊漁洋詩初編文字精誠見肝鬲江湖晌沫關因緣后山弟子吾所敬歲寒倍念此士賢君學詩於石遺室故及之感舊句謂蟫香館主也所著一漚閣詩存海藏謂其堅蒼有氣夜歸云河自東流我自西纍纍破塚閒蒿藜雁行薄暮作雲黑人影漸長知月低寺有僧來容共話門無客到待誰題頻年荒歉兼兵燹怕見村兒掩面啼雁行一聯海藏云乃唐賢佳作蘇橋旅夜題壁云聒枕風濤睡未能擁衾面壁似枯僧菜根何味鼠窺几禾稼已收蝗撲燈羣動甯知秋寂寞孤懷難掩氣崚嶒津橋作客今三載倉猝西歸幾掎臂猶有云猶有先人敝廬在此心休與市兒同但期饘粥餬余口逭恤蜩螗丁我躬晝伏夜行皆鼠子朝三暮四困狙公古來治亂詩能述盡亦從頭讀國風以上兩詩腹聯均爲海藏所賞以詩詣論蓋能出入巢經伏敔之室者

藏園群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沅叔

吳梅村詩箋跋（續）

吳梅村先生詩餘序

曩余序施注蘇詩。以爲蘇詩當始于嘉祐時南行集。不當始於鳳翔。是爲無首。舊本集後有東坡詞一卷。今刪去之。使無所附。是爲無尾。因欲補其前後。以爲完書。茲余箋梅村詩既竣矣。而梅村詞亦藝林所稱引。謂其婉麗雄放。兼有周柳蘇辛之長。本朝詞家推爲冠冕。使論詩而弗及焉。其能免無尾之誚乎。爰詮次之。俾綴於集。有當詮釋者。亦稍加箋語云。錫市逕亭程穆衡

跋

梅村詩箋十二卷。我少時興會偶至。率爾所成。雖不無挂漏。然旁無蚍蜉之助。襞積數百家。條貫脈絡。絲毫不亂。可云體大思精矣。往在京師。出前序示同人。以爲不減劉孝標。弗數徐庾以下。豈愛我過。非妄嘆耳。此本揮汗書得。往往有沾漬處。後世讀之。當不啻手澤之痛。乙丑二月春勞發兩髀如醋浸。不能行立。援筆記此。錫市逕亭氏又跋、

梅村詩箋成於戊午。越六年甲子錄一本。前跋所謂揮汗書者是也。壬午春舟行遇盜刧。捕緝得賊。衣裘書籍多亡失。獨此編若默有呵護之者。余書無副本。昔人謂至險可虞。東坡所以碇宿海中。夜起對星河而嘆也。因取原本分散各類。依年編次。自甲申冬至乙酉春。多有俗務縈牽。乘間理翰。復書此本。蓋以詩餘爲十三卷。時年已六十有四。精神日衰。目愈昏。幾不成字。檢影風燭。能有幾時。著書滿屋。再欲清錄他種。力不能爲已。開椷披讀。不勝泫然

詩話跋

右吳祭酒詩話一卷。乙未歲、余讀書邗江之感德菴。祭酒元孫翔洽時僑寓廣陵甥館。過從頗密。見其篋中攜此帙。蓋先生手書稿本中多改竄有塗乙不可辨者。余譯而讀之。不無帝虎之訛。抄詩箋竟用以附諸集後焉。小鐵山人楊學沆跋、

讀梅村詩。非箋不易解。箋非眼極明。學極博。具知人論世之識。無當也。余愛讀梅村先生詩。曩於鮑丈廷博處。得某氏批本。又閱靳氏所刊吳詩集覽。採錄之。間附鄙見。並注于原集上。客游東蜀。存於家。同游鄭子師愈於汴省錄得此本。爲婁東程氏箋。誠善本也。原集分體。此則編年。一善也。靳氏注應詳者多略。此則詳簡得宜。二善也。靳氏書晚出。且竊取他人語附會之。此箋成於康熙戊午。去梅村時未遠。又同里見聞多確。三善也。爰手錄副本。越半載始竟。他日歸。出前手注本。校其異同得失而折中之。有力則刊以傳。庶不沒箋者苦心。而讀者亦得其要矣。嘉慶丙寅春三月十又八日攜李戴光曾記於興化客樓。

歲辛未閏三月三日。有事至嘉興。因訪戴君松門于吳涇橋。松門素愛好古圖書滿家。余造訪之夕。挑燈茶話。秘笈偏搜。松門以此書相示。余愛之甚。遂巧歸展讀一過。知實勝於靳箋。爲其注時事多所發明也。錄此爲副。書中寫誤。及原有脫落未盡改正。願以異日鈔畢粗對一次。時中秋前三日黃丕烈識於求古居。

校明鈔唐風集跋

唐風集分上中下卷。明寫本。棉紙烏絲闌。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次行題九華山人杜荀鶴、前有太常博士顧雲序、卷上五言今體一百二十六首。卷中七言今體一百四十首。卷下五七言絕句五十一首（原作二誤）通三百十七首、與顧、雲序言平生所著五七言三百篇者合。原書藏徐梧生司業許。凡唐詩二十餘家。余從其壻史吉甫編脩假得之。取席刻本校讀一過。在清水院中校竟二卷。餘則旋京始畢之。席本亦分三卷。均題雜體。鈔本則分體別載。故其次第、

週、不、相、符。改訂字句。凡數百事。其出、席本、外、者。爲維、揚、冬、末、寄、幕、中、二、從、事、五、律、一、首。席本、有、而、明、鈔、所、無、者。爲和吳太守龍郡山居偶題五律二首。亂後送友人歸湘中五律一首。旅舍遇兩七絕一首是也。其刊繆糾訛之處。茲舉其大略述之。如顧畟序中遁者來。隱者出。遁不、誤、遙。摧幢折角。幢不、誤、撞。相與阿禦來朝。禦不、誤、樂。貪夫廉。夫不、誤、吏。曾不蔕芥。不誤、蕙介。或情發乎中。不誤、情、動。於中形。兀枯木。兀不、誤、死。萬象貪於抉剔。貪不誤、貧。至各卷詩句余丙辰春曾假鄧正闇同年藏季滄葦舊寫本細勘。其中訂正者不下千字。茲以明鈔本校之。凡改、定、之、字。與季、鈔、合、者。殆十、居六、七。而其、他、佳、異、之字。爲季、鈔、所、無、者。亦甚、多。爰疏其尤勝者於下。如求名心作閑。離、遂。遂不、誤、逐。（題廬嶽劉處士草堂）禪衣衲後雲藏線。後不、誤、厚。（題覺禪和）江上有家歸未得。家不、誤、歸。（春日旅寓）此道不逢知。逢不、誤、聞。（臥病所知）是行由溪畔藤。行不、誤、何。（贈移僧）石徑人稀蘚色交。徑不、誤、榻。空雲松載鶴棲巢。載不、誤、帶。（贈元上人）心火不銷雙鬢雪。雙不、誤、霜。（下第東歸道中作）寒雨瀟瀟燈燭青。青不、誤、清。（館舍秋夕）又難致其身閑。致不、誤、放。（與友人話別）見說來居此。不作、自、見、來、如此。（贈盧居隱者）雨籠蛩聲吟燈影衰。衰不、誤、苦。（投李侍郎過毘陵）落第愁生曉鼓初。愁不、誤、秋。御苑早鶯啼暖樹。暖不、誤、曉。（下第投所知）一帆程歇九秋時。程不、誤、塵。（秋日浦江）淺人亂世得及此。得不、誤、不。（白髮吟）一望一愴然。愴不、誤、蒼。（秋夜晚泊）使是命奇人。奇不、誤、竄。（哭劉德仁）誰思荒骨旋成塵。旋不、誤、便。（登城有作）綾梭隔水鳴。水不、誤、岸。（送人宰吳縣）羨君公退歸欹枕。羨不、誤、美。（題汪明府山居）本爲榮家不爲身。榮不、誤、營。（維揚遇孫侍御）畢竟何門遇至公。畢不、誤、必。（途中有作）不如緘口過殘春。春不、誤、生。（聞子）秪將波上漚爲侶。漚不、作、鷗。若教我似君閑放。放不、作、散。（贈彭蠡釣者）此去青雲莫更疑。更不、作、便。（送友人入關）陶潛舊隱依稀在。隱不、作、約。（送友人宰潯陽）石壁早聞僧說好。聞不、誤、間。六幅應輸八句詩。輸不、作、書。（登石壁禪師水閣）平生肺腑無言處。肺不、作、藏。此皆出季本之外。而其意義。實較時行本爲佳。是此本不獨遠過席刻之上。即季鈔號稱名帙者。比短量長。亦遜此一籌矣。吾頗疑季氏鈔本乃彙集各本擇善而從。故佚詩異文。往往比別本爲多。其後全唐詩之輯。即取資於是焉。然得失時不免雜出。此明鈔必源於宋槧。其異字單詞。自視他本爲足據。後之讀者。並觀而慎擇之。斯可耳。辛未立冬後四日。歸自暘臺清水院記



隨筆

凌霄
一士

清光緒二十二年。李鴻章以頭等欽差大臣使俄賀加冕。因歷聘歐美各國。所至均優禮款接。一言一動。爲其朝野所重視。比歸。有晉安桃谿漁隱章武悜新龕主輯「傅相游歷各國日記。」述其梗概。聞皆鴻章幕僚司筆札者。隱名而署別號。殆所以避標榜府主之譏耳。鴻章家人。印爲一册。以贈親知。書中冠以鴻章兄瀚章序文。係就其親筆上石。文云「僕犬馬餘生。衰病無狀。仰蒙放還故山。主恩歲月。臣疾烟波。於願已足。早歲中日之役。每聞客自關外來者。言邊事未嘗不作祖士雅聞雞之舞。心旌奮飛。幾欲投袂而起。不自知其病在牀也。良以世受國恩。圖報之情。不能自已。且不知其不自量力。今年夏仲弟少荃銜命使俄。並游歷泰西諸國。道出滬上。適僕亦就醫於是。相見甚歡。偶憶坡仙贈子由詩喜對牀聯舊約。不知飄泊在彭城之句。則又慘然者久之。嗣得來書。亦旣平善還朝。述職。私心愉慰。頃兒輩以其游記一册呈覽。繙閱一終。恍若身歷其境。乃呼兒輩使來前而詔之曰。若等當知爾叔父之辛勤以報於國忠於君者。皆克紹先大夫未竟之志。即孝於親也。其勉之哉。安所得我中國富强。四夷賓服。仲弟功成身退。任吾兄弟如六十年前相與釣游於逍遙津畔。不識果有若是之一日否也。閣筆憮然。丙申十二月筱泉一瀚章寫。粵督。前一年開缺。老矣。觀此文。猶有用世之雄心焉。亦所謂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耶。其壯歲服官。以勤敏爲曾胡所重。每與鴻章並言二李。累膺薦舉。遂陟封疆。顯達而後。聲望乃日隤。晚節頗不足稱也。二李手足之誼頗篤。此文亦見白頭兄弟之情。致鴻章歸國。命在總理衙門行走。差勝空頭大學士。而甫息征驂。即以私遊頤和園之細故。奉諭訶責。不爲元老留體面。知忌者猶

不能相忘。爺用韜晦。迨聞家人以「游歷日記」貽人。慮以自衒遺人口實。亟命停止。故外間流傳甚少。鴻章遊德時。與故相俾士麥相見。傳為一時盛事。以頌揚鴻章者。輒目為東方俾士麥也。「游歷日記」於他事多僅紀概略。而於此節為較詳。亦誠重之。文云。「五月十七日。（西六月廿七號）節相預與俾士麥王約訪諸其家。即乘火車造王邸。夾道觀者蜂屯蟻聚。車停。俾王聞節相至。盛服俟於門首。相見而揖。皆長身玉立。風采偉然。既近。相與握手立談。譯員旁侍。代傳問答。語。俾王曰。噫。大國位尊望重之名臣。何幸而辱臨敝地。節相注視而後言曰。向聞西拉內的（譯言高且靜如穆然在雲霄之上蓋尊之也）之大功德。不解何以造到神妙不測地步。今見西拉內的之目。炸見心矣。俾王曰。勞黼鐵納絲（譯言高貴勝人氣象亦尊之也）已成就奇勛矣。節相曰。去西拉內的遠甚。俾王曰。大好。大好。總之。我等不過自完本分耳。語次。尚未登堂。見節相有勞色。肅入敘坐。互述老景。節相問王體何如。俾士曰。夜恆不能熟寐。甚苦之。節相曰。僕且常痛。俾士曰。僕幸不痛。惟不能終夕睡。節相以額傷示王曰。痛尤劇。曾染風疾也。旋入座食點。隨員皆在坐。節相曰。僕之來謁。有一事乞清誨也。俾王曰。何事。曰。欲中國之復興。何道之善。俾王曰。惜相去太遠。貴國政事。平日未嘗留意。無從懸斷。節相又問何以圖治。俾王曰。以練兵立國基。舍此無策。夫兵不貴多。一國兵數不必逾五萬。特年必少。技必精。斯所向無敵。節相曰中國非無人之為患。無教習亦無兵法之為患。僕蓄意三十年。終無以變弱而為強。赧愧滋甚。今五洲精兵。莫貴國若。異日回國。必仿貴國制練新軍。惟教習須貴國是賴。俾王曰。練兵更有進者。一國立軍。不必分駐。駐中權扼要地。無論何時何地。有需兵力。聞令即行。然行軍之路。當先籌焉。又曰。敝國王相何恩祿。與僕同事三十年。才長幹濟。內治外交。皆盡善。又曰。中德永睦。僕於一千八百八十四年與曾侯會議。同懷此意。筵撤。有人持儀器入。或鏡或筆。為二公留影。俾王旋出一冊。皆天下名賢翰墨。請節相命筆。節相忻然書之。若曰。僕聞王盛名三十餘年。不過如空谷應聲。今見之。直如劍氣珠光。不敢逼視。譯員譯而述之。俾王謙不敢當。臨別復揖讓久之。是日也。節相著黃馬褂。德國素

無品級服。俾王佩紅鷹大十字寶星。而首冠御賜之玉冕。手執先皇之介圭。腰佩登壇之寶劍。三者自先皇威良一世謝世後。無第二人一得其賜。俾王非遇大典禮大朝會。亦罕有一日而三事具之者。今以之款節相。其敬節相也至矣」二叟傾談。亦當時中德兩國間一佳話。鴻章每引爲生平快事也。俾士麥謂「我等不過自完本分」的是英雄語。亦大政治家語。至云「以練兵爲國基舍此無策」尤想見鐵血宰相之口吻矣。觀其款接佳賓禮文之莊重。俗傳面斥鴻章之說。豈尚足信。

記述此次鴻章遊歷之事者。更有廣學會出版美教士林樂知暨滬人蔡爾康譯輯之「李傅相歷聘歐美記」。敘次加詳。辭繁不殺。字數視「游歷日記」多數倍。其記鴻章訪晤俾士麥一節。大致相同。惟亦較詳。如鴻章問何以圖治之前。有「中堂曰。請問何以勝政府。王曰。爲人臣子。總不能與政府相爭。故各國大臣遇政府有與齟齬之處。非俯首以從命。即直言以納誨耳」以下乃爲「中堂曰。然則爲政府言。請問何以圖治」又鴻章言回國仿德制練新軍時。有「僕雖無官守。亦不如在直隸時得主撥付軍餉之權」之語。「游歷日記」均無之。或以恐觸時忌也。「何以勝政府」之「勝」字。似不類當時鴻章口氣。蓋由輾轉迻譯。故未盡脗合。

鴻章題詩於英女王維多利亞留名簿。由隨員記名海關道羅豐祿譯之。「歷聘歐美記」云。「觀察譯畢。附注數語。并引唐賢杜甫詩一聯。譯其意曰西望安樂園有王母。東瞻紫氣來老子。蓋隱指君主及中堂也。兩面兼顧。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歟」豐祿所引。爲杜詩「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二句。足見巧思。近人筆記。有誤爲鴻章自書此二句者。豐祿爲鴻章司傳譯。甚博好評。是年遂簡出使英國大臣。

瀚章之罷粵督。代之者爲譚鍾麟。後鍾麟之罷。代之者即爲鴻章。光緒二十五年。協辦大學士剛毅奉命南下清查財政。當陛辭時。西后以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譚鍾麟均爲人彈劾。因命就便密查。劉譚政況比覆命。謂二人政績尙優。年已老。未嘗廢事。以精神論鍾麟尤較遜。然亦不至貽誤。西后乃於十一月降旨召二人

來京。欲自察之。坤一先至。奏對侃侃。后爲動容。（先是。坤一電諍廢立事。此次被召。尤與此有關。既入對。復力陳不可。）遂命回任。鍾麟則老態龍鍾。目幾不能辨物。既至京。召見於頤和園之仁壽殿。光緒帝中坐。后則於帝後右側設高座。奏對者應先向右側后坐處叩首。再向帝叩首。此西后訓政時常制也。鍾麟以精神衰敝。目復昏昧。入內遽向正中叩首。西后已甚不悅。而鍾麟猶未覺。比西后問話。鍾麟始悟。忘向西后行禮。悔已無及。勉強應對而退。后乃決令開缺。向軍機大臣宣旨。剛毅猶爲緩頰。后曰。彼目已盲。烏能理事。縱有心圖治。公牘一切均須假手幕友。流弊甚多。不如令其解職養老也。遂降旨開缺。而以鴻章眞除粵督。時爲二十六年四月。當召劉譚來京。兩江總督係以江蘇巡撫鹿傳霖署理。而兩廣總督則特簡鴻章往署。蓋榮祿助鴻章得之。已預爲眞除地矣。

壬申談往勘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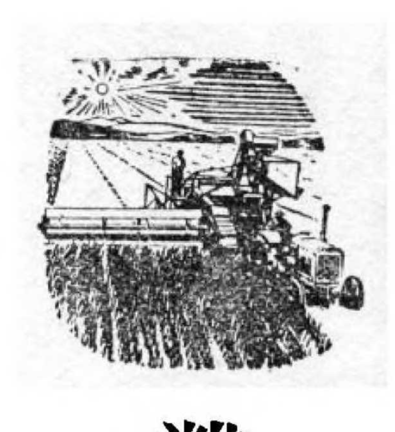
十一行「次日」衍，下九行「同知」誤「同治」，二頁下八行「博士」誤「博。」，三頁下五行「曾侯」誤「曾候」，四頁下十一行「實與」誤「實於」，

暴日對華經濟侵略之一斑

（傷心客）

中國受害於列強之經濟侵略者深矣。而列強之中，尤以暴日爲最甚。茲特根據蔣忍堅著日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對於經濟侵略之情形。節錄一二。以告未曾購閱此書者。

△鐵路　鐵路投資五萬萬元。每年盈餘金額三千五百萬元。△航業　郵船航運六百萬噸。每年收入運費四千四百萬元。△銀行　日本銀行四十四家。資本四萬萬二千萬元。△借欵　對中國借欵共四十一次。債欵六萬萬五千萬元。△電政　攪佔有線•無線•及海底電報•電話四種。△政郵　日本在東三省之郵局。有本局四十二。分局十一。代辦所七十二。△森林　森林投資。共有二千七百六十萬元。△礦業　經營礦業共二十八處。投資計二千七百萬元。每年輸出礦產三億五千八百萬元。△漁業　日本人在中國沿海捕魚。漁船一萬艘。每年獲利一千萬。△工業　僅就東北言已有工場六百九十五個。職工一千三百萬。資本二萬萬五千六百萬元。



濰縣高氏上陶室甎瓦保留淪亡紀略（三）

劉階平

專字七五號	又三〇〇	延年益壽 富貴長樂 宜子孫兮	陽文翻字原非一專因字體文字形式相類文擽遂拓為一幅
專字七六號	又二九	同上	同上
專字七七號	又三一	宜子孫富貴	陽文舊斷漆泥粘近由粘處裂開
專字七八號	三二	宜子孫富	陽文殘存四字
專字七九號	缺號	宜子孫	陽文殘存三字
專字八〇號	三三	吉安宜富貴	陽文貴字殘
專字八一號	一九〇	富貴宜子孫利	陽文富字殘
專字八二號	一九一	同上	同上宜字微損富字殘
專字八三號	三四	后主貴	陽文缺一角
專字八四號	三五	萬世不傾	同上缺一角
專字八五號	三六	同上	同上傾字稍損下角新斷
專字八六號	三七	萬載無傾	同上
專字八七號	三九	千秋萬歲	同上歲字稍損
專字八八號	四一	同上	陽文上下耆有花紋
專字八九號	四二	萬秋千年	翻字陽文殘餘全專二分之
專字九〇號	又四二	同上	同上殘餘全專二分之一
專字九一號	四〇	同上	同上殘餘全專三分之一萬歲二字微損
專字九二號	四三	壽萬歲	翻字同上殘餘全專四分之一壽字微損一面有花紋
專字九三號	四四	同上	同上殘餘全專三分之一一面有花紋質堅而黑有亮光
專字九四號	四五	萬歲	同上翻字右有花紋殘餘全專五分之一
專字九五號	四六	同上	同上翻字殘存全專六分之一
專字九六號	四七	同上	同上一面有花紋殘餘全專三分之二質堅有亮光
專字九七號	四八	萬年	同上殘存全專三分之一強一面有花紋
專字九八號	四九	萬世	同上殘存一角一面有花紋
專字九九號	五〇	君宜官五銖	同上殘餘全專四分之一一面有五銖泉文
專字一〇〇號	五一	君宜官	同上殘餘全專三分之一

專字一〇一號	五二	長安樂	同上翻字殘餘全專三分之一一面有花紋
專字一〇二號	又五一	君所有	同上翻字一面有花紋殘餘全專三分之一
專字一〇三號	五三	長樂除凶利主大吉	同上缺一角舊斷漆泥粘
專字一〇四號	五四	同上	同上缺一角除利微損
專字一〇五號	五九	大吉世光	同上上下均缺
專字一〇六號	五五	大吉昌世久長	同上翻字一面有花紋完整
專字一〇七號	五六	大吉昌宜侯王	同上翻字上下有扣槽全專赭色
專字一〇八號	五七	大吉宜官秩	同上翻字殘餘全專三分之一強一面有花紋
專字一〇九號	五八	大吉二千石	同上殘餘全專三分之一強一面有花紋
專字一一〇號	六〇	大吉昌	同上四角稍殘舊斷漆泥粘
專字一一一號	又六一	大昌吉	同上殘餘全專三分之一一面有花紋
專字一一二號	一八九	富貴貴	同上殘存三字餘全專三分之一
專字一一三號	一八八	大吉富貴留善	同上富貴微損
專字一一四號	一九九	富貴	同上殘餘全專二分之一
專字一一五號	一七〇	大吉利王	同上翻文上下有花紋四角微損
專字一一六號	二〇〇	大吉昌	同上文上下皆有花紋完整
專字一一七號	一七一	大吉宜王	同上缺一角舊斷漆泥粘
專字一一八號	二〇一	大吉	同上缺二角字上下有花紋

專字一一九號	一九八	富貴	同上一面有花紋完整
專字一二〇號	一六九	宜子孫王	同上完整字上下皆有方勝花紋
專字一二一號	一九一	宜子孫大吉	同上完整
專字一二二號	一九四	利後世	同上翻文缺一角字上下皆有花紋
專字一二三號	一八〇	[illegible]	同上上下皆有花紋字不可識
專字一二四號	二〇九	大泉五十大泉五十	同上殘餘全專三分之一弱兩面有泉文及方勝花紋
專字一二五號	二一二	五銖五銖	同上上下均刻扣槽有泉文及方勝花缺一角
專字一二六號	二一〇	同上	同上翻字一面有獸形花紋一面爲五銖紋二品全專完整
專字一二七號	二一三	吉五銖	同上殘餘全專三分之一強一面有吉字一面爲泉文
專字一二八號	二一四	五銖	同上殘餘全專二分之一有泉文及魚形花紋
專字一二九號	二一五	同上	同上殘餘全專二分之一有泉文及方勝花紋
專字一三〇號	二〇二	金大吉	同上殘存三字上兩角均缺
專字一三一號	一九三	利子孫	同上陽文殘餘全專十分之一利字殘子孫二字完好
專字一三二號	又四〇	千秋萬歲	同上翻字殘存全專五分之一字下有鳥形花紋一面有方勝花紋
專字一三三號	又四一	同上	同上殘餘全專五分之一
專字一三四號	二〇三	千辟	同上缺一角

附增專字三四號　一九七　口利吉仕　陽文存全專三分之一强利上一字殘不可辨中有泉形花紋
專字一三五號　二〇四　歲千　同上翻文上下有十字花紋
專字一三六號　二〇五　[illegible]　同上餘全專二分之一强字殘不可辨認
專字一三七號　一三一　太上　同上翻字字左右均有花紋完整
專字一三八號　一四六　孫伯世　同上殘餘全專五分之一一面有花紋
專字一三九號　一四七　孫久　同上殘存一角
附增專字四〇號　一九　齊　陰文四周微殘
專字一四〇號　一六二　孫　同上殘餘全專三分之一强一面有花紋
專字一四一號　一四四　陸士雲　同上餘全專五分之一陸雲二字微損
專字一四二號　一四五　同上　同上餘全專三分之一陸雲二字微損
專字一四三號　一四九　栗嬬　同上一面有泉文席紋
專字一四四號　一五一　口賀君　同上一面有花紋上字殘不辨
專字一四五號　一五三　王彥虎口剋　同上殘存全專二分之一虎下字不可辨
專字一四六號　又一六七　潘万作　同上殘餘全專三分之一弱潘字微損一面有花紋
專字一四七號　一五四　山陽口口子作　同上殘餘全專二分之一陽下二字不可辨認
專字一四八號　一五六　此人時亘棠作　同上舊斷漆泥粘

專字一四九號　一五七　吳丘尙作　同上殘餘全專三分之一
專字一五〇號　一五八　吳强工作口　刀刻陰文作下字不可辨上有花紋
專字一五一號　一五九　口僧敬　同上翻字殘餘全專四分之一僧上字殘不可辨
專字一五二號　一六〇　郎中朱君　同上殘餘全專四分之一一面有花紋
專字一五三號　一九六　丙壬甲庚大吉　同上殘存全專三分之一强一面有花紋
專字一五四號　一六一　三老王君　同上殘餘全專三分之二一面有花紋
專字一五五號又一六一　同上　同上殘餘全專三分之一强一面有花紋君字微損
專字一五六號　一六五　平宗口口口　同上翻字宗下三字殘不可辨
專字一五七號　一六二　月十六日劉君　同上殘存全專二分之一一面有花紋
專字一五八號　一七三　徐君　同上字上下皆有方勝紋四角微損
專字一五九號　一六四　王君　同上殘餘全專五分之一
專字一六〇號　一六六　吳丘氏　同上殘餘全專二分之一弱
專字一六一號　一六七　邴氏　同上殘餘全專二分之一弱
專字一六二號　一六八　王氏口口口吉　同上翻字上下皆有扣槽內三字殘不可辨
專字一六三號　一七三　陳宋　同上翻字殘餘全專三分之一
專字一六四號又一七三　李道秀　刀刻陰文殘餘全專二分之一
專字一六五號　一七四　栗仲劉所　陽文殘存四字

專字一六六號	一七五	口信	陽文翻字殘餘全專五分之一信上字殘泐難辨
專字一六七號	九六	陳郡太守淮南成德台府君夫人之槸也	陽文殘餘全專五分之一郡台府君槸德均微殘
專字一六八號	九四	同上	陽文殘餘全專五分之一德之槸也四字殘
專字一六九號	一七六	莫落公孫氏墓	同上缺一角又一角新斷待粘
專字一七〇號	一七七	淸君墓	同上殘存全專二分之一弱一面有方勝花紋
專字一七一號	一七八	鄭公暮	同上殘存全專二分之一暮墓通假
專字一七二號	一七九	張公墓	同上殘存全專三分之一強張字殘墓字微損
專字一七三號	一八〇	同上	同上殘存全專二分之一強張字微損一面有方勝花紋
專字一七四號	一八一	房公墓	同上翻文殘餘全專二分之一
專字一七五號	一八二	屏公墓	同上殘餘全專二分之一強一面有花紋屏字微損
專字一七六號	一八三	王公墓	同上殘存全專二分之一強一面有花紋墓字微損
專字一七七號	一八四	夏家墓	同上殘存全專四分之一墓字殘
專字一七八號	一八五	孟家墓	同上翻文殘存一角
專字一七九號	一八六	無闞口墓	同上殘存全專二分之一強一面有方勝花紋闞下字已殘似之字
專字一八〇號	一九五	口口氏好	同上翻文存全專四分之一氏上二字殘不可識
專字一八一號	六一	大吉富	同上殘存全專六分之一一面有花紋
專字一八二號	缺號	元年九月八日王	同上殘餘全專二分之一強元字微損
專字一八三號	一一六	二年作	同上殘存三字餘全專三分之一強
專字一八四號	一一七	九月十五日癸丑作	同上殘存全專三分之一強一面有花紋
專字一八五號	一二〇	孝廉離狐令威寇護軍鄭府君	同上舊斷漆泥粘三面文字
專字一八六號	五	同上	同上鄭字殘
專字一八七號	一八	同上	同上寇字殘威鄭微損
專字一八八號	一二二	威寇護軍鄭府君	同上舊斷一角漆泥粘
專字一八九號	一二一	同上	同上完整
專字一九〇號	一二三	同上	同上上兩角缺威字微損
專字一九一號	一二四	威鄭府君	同上威字翻文一角微缺
專字一九二號	二	鄭府君	同上殘存全專三分之二

（未完）

社會長篇小說 大街 (廿七)

美國 Sinclair Lewis 著

白華 譯

第廿四章

(一)

在夏天裏，甘莉一直注意耿尼柯。她想起他許多奇特的地方：他年青時候嚼烟草的習慣；和那一晚讀詩的光景。她又想到他從軍的志願。覺得於他在許多小的地方，很叫人滿意。她喜歡他在家忙碌的樣子；工作時的矯健；跑到她面前求安慰的狀態。他簡直是另一個黑兒，但是他前途的希望，却比黑兒不上。

六月底，一個打閃的悶熱天氣。

因為旁的醫生從軍去了，耿尼柯的診務很忙，他們沒有到湖濱去避暑，仍舊住在被塵埃和濤着籠罩的市內。下午她上阿勒森的舖子裏購買鱉魚。她對於舖子裏新來的一個年青夥計，生起氣來。

當她要鱉魚的時候，他咕嚕着，「您買這種乾癟的東西幹嗎？」

「我樂意買！」

「想大夫可以買得起好些的魚吧，試試看這種新到的文尼魚。好極了。汪妮姐也買了。」

她發起脾氣來道：「你管不着我的事，人家買什麼，和我有什麼相干！」

那夥計討了個沒趣，連忙把鱉魚包好；張着嘴瞅她向外走。她後悔不該發這樣的脾氣。他並沒有惡意，而且他並不是有意得罪人。」

她走到惠勇的雜貨舖裏，買鹽和一紮安全火柴。惠勇穿了一件無領的汗衫，背上已經被汗濕透了。他向一個夥計直着喉嚨，「快些把這磅餅乾送到林克斯家。有許多人想，我們開店的人，除了聽電話以外，不做別的……喂，甘莉。我看你這件衣服的領子太低了。這或許是適當的，但是我是守舊的人——我想婦人家赤身露體，似乎有些不雅！嘖，嘖，嘖！……希克斯太太，您好，要紫蘇嗎？可巧賣完了。買些旁的香料好嗎？」惠勇從鼻子裏哼着，「當然！我們有的是香料，不論做什麼用！」斯太太走了以後，他憤憤地講，「就是有這班人不識貨！」

甘莉心裏想，這眞是一個蠻橫的老頭子。

她走到達雅的藥房裏。達雅把雙臂舉了起來，嚷道，「不要放槍啊！我投降就是！」她抿着嘴微笑了，她記得在五年當中，達雅時常鬧這套頑意。

她沿着常走的一條路，她認識各家的門口，和每一個轉灣抹角，每一張廣告牌，一顆樹木，甚至每一條狗。她也知道每人招呼的習慣。總而言之，她的生活，樣樣都是刻板。

靜悄悄地把街上買的東西交給沃林娜，她坐在院子裏搖椅上面，扇着扇子，黑兒在身旁亂嚷。

耿尼柯回來了，嘴裏哼着，「孩子嚷

什麼？」

「倘然我能够成天忍耐着他嚷，我想你也可以忍耐個十分鐘吧！」

他吃晚飯的時候穿着汗衫，胸衣一部份敞着，露出褪色的吊袴帶。」

「你爲甚不換一件新汗衫呢？」她問。

「太麻煩了。上樓覺得太熱。」

廿莉自認沒認眞的瞧耿尼柯有好久了。她留神他吃飯的樣子。他用力拿刀子檢起盤中的碎魚，並且用舌舔刀上的殘屑。這種樣子，她着實有些看不下去。

她並且覺得沒有什麼話可說，好像一切的話都說完了。要叫老卜那種人一定可以找出許多話……

她看出耿尼柯的衣服很少熨平的時候。衣裳上面有許多縐襇；站起來的時候，袴子黏在膝蓋的上面。他的皮鞋也不上鞋油。鞋樣像老年人穿的，一些沒式子。他不肯戴軟帽；總頂着挺硬的常禮帽；有時進了屋子也不除下。勸他把舊汗衫扔了，他總是不肯。

每星期只整容三次。現在的鬍椿，已經長得很長。

但是他自己對於新領和絲領結，却很覺得自傲；他常批評麥廿能大夫穿的衣服沒有樣子。

廿莉沒心腸去吃奶油的鱉魚了。

她注意耿尼柯的指甲，一點不整齊，也沒有樣子，因爲他喜歡用小刀子去修理，他認修理指甲的鋼刀是女人家用的。因爲當醫生的人兩手洗得很乾淨，所以和他不講究的習氣，形成一個反比例。

記得在求愛的時期，他爲討她的喜歡起見，曾經在草帽上，繫一根有顏色的絲緞。現在這種事沒有了。他曾經閱讀許多書本，爲的給她一種印象；曾經請她指點他的錯誤；曾經坐在獅納林砲台下面——

她不願意再想這些了。那是神聖的回憶。但是那是可羞的——

顫動地，她推開面前的糕和杏脯。

晚餐以後，他們從院子裏被咬人的蚊子趕進屋裏，耿尼柯又講，等有錢要在院子裏裝上欄柵。他們坐下來閱讀，廿莉不禁由的瞅着他，覺得他處處顯得笨拙。他拿身體倚在一張椅子裏面，却拿脚擱在另外一張椅子上，用一隻小指頭不住地搯耳朶眼，搯得唔唔地響着。

他突然講，「啊。忘了告訴你。今天晚上要有客人來家打撲克，我們預備下一些餅乾，酪油和啤酒好嗎？」

她點點頭。

「應該早一點說吧。啊，不錯，這是他的家！」

打撲克的朋友一個個跑來了。克拉克，葉爾德，達雅，荷蘭幾個人。他們對她機械式地問過晚安，向耿尼柯高興地嚷道，「好，好，上局吧？留神我贏你們一個精光。」大家沒人請她參加。她想，這要怪她自己的不好，因爲她對他們不親近；但是她又想起他們也從不找克拉克的太太參加。

倘然叫老卜的話，一定要請她參加。

她坐在房裏，遠遠地瞧着他們在餐室裏打撲克。

他們穿着短衫，吸烟，不斷地吐沫；低着聲音搗鬼，忽地大笑了起來。雪茄的煙味觸着鼻子。大家因爲狠命地咬着雪茄，臉上死板板地，一些表情沒有，好像一羣官僚，在分配地盤。

他們怎樣能理會她的世界呢？世界上究竟有斯文的社會嗎？她自己是發傻嗎？她懷疑她的世界，懷疑她自己，在這烟味觸鼻的空氣裏，好像是得了病。

她又回想到屋子裏的一切。

耿尼柯的生活，刻板得和孤另的老年人一般。起先他對於烹調，還感覺着興趣，但是現在他只抱着幾味喜歡吃的菜，牛排，烤牛肉，燒猪蹄，麥粉，和炙蘋果，他對於橘子和葡萄，已經認做是奢侈品。

以前他很寶貴那一套獵裝，但是現在已經破舊得不堪，一向扔在旁邊，她不情願再去看了。

她的一生要和這獵裝同一命運嗎？

（二一）

一直到夜午也沒有人理她。最後耿尼柯嚷道，「廿莉，我們有什麼吃的？」當她走過餐室的時候，客人們對她似笑非笑的。她捧餅乾，酪油，沙丁魚和啤酒敬客的時候，沒有一個人注意她。

客人走了，她向耿尼柯講，「你的些朋友在酒排間弄慣了。他們拿我當侍者一般。他們對於我還沒有對侍者注意，因為他們用不着給小帳。這眞正是不幸啊！」

她不常發脾氣，所以耿尼柯聽了，並不生氣，却覺得有些詫異。「咳！等一等！為甚麼彆扭呢？我實在莫明其妙，這些人——酒排間？老卜講過，像今晚在這裏的人，是很難找的！」

他們站在路口，他因為受了激刺，沒有照常去鎖門，上鐘上的發條。

「老卜！我對於他很膩！」她不經意的講。

「廿莉，他是一個偉人，波士頓全靠着他吃呢！」

「眞的嗎？他在波士頓許多上流人當中，也許被人看做一個絕對的敗類？看他招呼女人家做妹妹——」

「够了，別說了！我知道這不是你從心裏說出來的話——因為天熱和困倦，就拿我出氣。但是無論怎樣，我不贊成你指摘老卜。你——這正像你對於戰事的態度一般——你如此的駭怕美國要成功一個軍閥國家——」

「你是一個純粹的愛國者啊！」

「我當然愛國！」

「對呀，今天晚上我還聽見你和克拉克討論，怎樣規避所得稅啊！」

他勉强鎭靜着把門鎖上；在她前面走上了樓。他咆哮着講，「你說話太不懂得輕重。我完全願意照納所得稅——實在，我是贊成這種制度的——雖然我以為它是給節儉人們的一種責罰——實在，這是一種不公平的稅。但是無論怎樣，我總要照納。不過不能超過政府叫我償付的數額以外，山姆同我方才在討論汽車的費用，是不是應該在外算。廿莉，你說話我向來不同你計較，但是我不能够聽你講，我是不愛國。你知道我是願意投效。我曾經講過，我們在德國侵入比利時的時候，就應該對德宣戰了。你一點不了解我，你不理會一個男人家的工作。你是反常的。你喜歡看一些傻氣的小說和書本，和一切貴門的東西——而且你喜歡辯論——」

他們的拌嘴一直經過一刻鐘，末了他說她是神經質。他假裝睡着，不去理她。

他們拌了嘴，最後沒有和解，這還是第一次。

「世界上有兩種人，只有兩種，相對的生活着。他叫我做「神經質」；我叫他做「蠢笨」。我們決不能互相了解；一切的爭辨，全是傻氣。」

(二)

她願意自己有一個地方，可以安靜地休息。

「天氣這般熱，我很想睡到那間閒屋子裏去，」她第二天講。

「行，就這樣」他用很溫和的態度。

那間房裏堆着一張兩個人睡的大木床，和一只松板大櫃。她把床挪到閣上去；換了一張小坑；又放上一只梳粧台；一張搖椅；又叫瓊斯丹替他打一隻書架。

耿尼柯漸漸明白她有意和他疏遠。「把全房都改變過嗎？」「把你的書也放進去嗎？」她在他的問話當中，明瞭他的失望。但是關上門，她想不起耿尼柯的失望了。她這樣輕易的忘記他，叫她覺得慊然。

貝舅母對甘莉這件事表示反對。她講，「甘莉，你預備從此以後一個人睡嗎？我不贊成你的舉動。結婚的夫婦，在理應該住在一間屋子裏！你不要糊塗。你這樣辨，不知道要發生什麼結果啊。比方我向惠舅提出這種要求的話！」

甘莉談到做玉米布丁上去了。

但是她從西大夫的太太那裏，得着一種鼓勵。一天下午她到西太太家去。西太太第一次請她上樓，她看見西太太一個人在放着一套白漆桃花心木陳設的屋子裏坐着，裏面還放着一張小床。

「啊，西太太 ，你和大夫兩間屋住嗎？」

「是的，西大夫說，他怕我發脾氣。你——」西太太瞧着甘莉講，

「你們可也是分住嗎？」

「我也正在這般想。」甘莉很勉强的笑着，「你可反對我這般做嗎？」

「喂，孩子，每一個女人都應該自立，拿思想注意到孩子，上帝，和自己的容貌，男人為什麼不能眞正諒解她，和她在家庭裏有多少工作。」

「對！」甘莉張着嘴，她拿兩隻手叉在一起。她心裏想直說，不但討厭貝舅母，而且對於她最親近的人，也受到許多激刺。她和耿尼柯的隔膜，對於蒲洛克的失望，和秀紋在一起感覺的不安。但是她嘴裏只答應着，「對呀，男子們！那些可憐的糊塗虫，我們只能避開他們，好笑他們。」

「當然我們應該採這種態度。耿大夫還好，像我們家的老頭，眞是一個怪物！應該工作的時候他偏去看書！我對他講：馬克司，你是一個浪漫的老糊塗。你想，他聽這句話可生氣嗎？他偏一些也不！他格格地笑着講：對呀，我的乖乖，人家講，不相像的不是夫妻呀！你看這不成器的老頭！」西太太打着哈哈。

甘莉聽了她的話，想說耿尼柯又太不浪漫了。在她走開以前，她對西太太講，她怎樣不喜歡貝舅母，耿尼柯現在每年的進欵，已經過了五千，她對於秀紋嫁給老米的觀察(她假意稱讚老米的好心地)，她對於圖書館董事部的意見。」

她一番暢談，心裏鬆動了許多，回家以後，覺得又新結識了一位好友。

(四)

這是家常的一些悲喜劇：

沃林娜回家去幫助稱屈了，甘莉接連雇用了好些婢女，中間也有騙人的時候。

缺少使女成功歟佛原一種最難解决的問題。鄉下姑娘們都嫌小市鎭沈悶，又嫌一般主婦的態度太嚴厲了。所以她們願意上大城市去帮傭，或者在店舖和工廠裏做工，因此可以得着一些人生的自由幸福。

婦女會的會員，因爲沃林娜辭工，都有些好笑甘莉。她們還記得甘莉講，她對於使女，從來沒有發生什麼困難；沃林娜就是一個榜樣。

換了好些芬蘭，德國，瑞典，挪威和冰島的使女以後，甘莉因爲實在沒人，便自己操作了——貝舅此時常對她嘮叨許多關於家務的話。甘莉一向敏捷，常博得耿尼柯的誇獎，但是有時肩井覺得疼痛。

她很懷疑小家庭制度是不是方便。她認這種懷疑是惡意的。她不願意想到婦女們責備她們的男人，或者被男人們責備。

她盡力避免向耿尼柯發作。但是她的眼有些酸疼；沒有五年前在坷羅拉多山中烹飪的那種興會。她只盼望九點鐘能上床睡覺；她頂恨的是在六點半鐘起身，照顧黑兒。她從床上起身的時候，脖子後面有些酸痛。她很惡嫌勞工神聖的說數。她了解工人們和他們的女人爲甚對雇主不存感激的念頭。

到九十點鐘脖子不疼了，她那時候很高興工作。身手很是輕健。但是她並不十分起勁閱讀報紙上讚美勞工的小評。

在掃除的時候，她想到使女住的下房。那間屋子，屋頂是斜的，牆上只有一個小窗洞，窗底下就是廚室，下房夏天像一只蒸籠，冬天又冷的像冰窖。她覺得尋常她自命是一個很仁慈的主人，但是竟然讓碧和沃林娜住在這種猪圈裏。她向耿尼柯說起。「那有什麼干係」，他囔。她指給他看，歉斜的屋頂，高低不平的地板，破舊不堪的床墊，殘廢的搖椅，糢糊漫漶的玻鏡。

「這個雖然比不上大旅館的廳堂，但是比那些使女家裏的屋子，已經高明了萬分。你花了錢，她們並不承情，那眞是有些傻氣。」

但是那一天晚上，他願意逗起甘莉愉快的驚奇，他謹愼地講，「甘莉，我們現在可以談，自己幾時造一座房屋了。你喜歡嗎？」

「啊——」

「現在我已經有造房子的力量了！我願意給這裏的人們一個榜樣，應該怎樣造一所房屋！引起他們的注意！」

「好的，怎樣？」，她講。

他不接着講下去了。

每天他總要提到造房子，但是關於時間和式樣，他並沒有確定。起先她相信他的話。她呢喃地講，房子應該造得低低的，外面用石塊砌成，有鐵欄杆的窗戶，有種鬱金香的花台，牆上刷上白色，百葉窗用綠漆，窗戶用穹廬式的。他對於她的這股熱忱，答覆道，「好的，這也許有考慮的價值。你記得我的烟斗放在那裏嗎？」

她在催迫他的時候，他發起脾氣來講，「我不知道；你說的房子似乎太講究了。」

從談話上證明，他所要的房子正和克拉克的一樣，和普通的新屋，並沒有什麼特別：一座方形，堅固的黃色房屋，外面有吊板，一個寬闊的庭院，清潔的草地，水泥砌的走道；一切和普通一樣。

他承認這所房屋並不是充分的具有藝術意味，但是不要鈔襲克拉克的舊樣。他

不要鐘樓，他喜歡房子外面刷成乳色。他不喜歡克拉克刷的黃色。他不承認甘莉講他意想裏的房子，和旁人的一樣！」

有一晚，甘莉含着倦意講，她主張新房子裏應該有一塊玫瑰圃，說着，惠舅和貝舅母跑了進來。

「貝舅母，你在家政上有許多經驗，你想對於一所齊整的房子，是不是應該注意火爐的安置，比一些建築術和不相干的東西更重要嗎？」耿尼柯訴苦般地講。

貝舅母鼓勵他像橡皮帶一般的驕房道，「那是當然的！甘莉，我知道像你這般年輕人的脾氣；你們要鐘樓，寬敞的窗戶，批霞瑚和其它的一切，但是一座房子裏最要緊的東西，却是小間，好的火爐，晾衣服的處在，此外什麼都可以不管。」

惠舅拿臉湊近甘莉一些，期期地講，「當然可以不管！你管人家對於你屋子的外表是什麼感想？你住的是裏面；這個雖然不干我的事，但是我必定要講，年青的人寧可要蛋糕，不問有沒有洋芋吃，這真是叫我覺得頭痛。」

在她走到臥室以前，她按捺着脾氣。她聽見樓下貝舅母咭咭叹叹的聲音，像一把掃帚，惠舅笨濁的聲音，像在搗着抹布。她生怕他們上來找她，她又怕被歌佛原的人們議論，她對於貝舅母的不恭順，她只好再走下樓去，應酬他們。她發狠道，「啊，罷了，下去就是！」她撲上一些粉，理理正她的硬領，冷淡地走到樓下。三位年長的人都不理她。他們從蓋房子又講到旁的問題上去了。

貝舅母講話，像是在嚼一塊乾麵包。

甘莉盯着惠舅，從他的表情上面，可以看出他並沒有注意貝舅母講些什麼，他自己的心裏，像是有許多的思想，他直率地攔阻她講話。

甘莉微笑着，聽他們所說的話。「各位准我躲上床去嗎？今天在樓上掃除，很覺得有些累。」

她先去睡了。她確定知道，他們要在背後議論她，她一直醒着，等到遠遠地聽見耿尼柯的床響，表示他已經上床，她這纔放心。

早餐的時候，是耿尼柯重新提起惠舅的事。他沒頭沒腦地講，「惠舅這人有一些笨拙，但是他仍舊要算一個老滑頭，他舖子裏的營業很是不算錯。」

甘莉微笑着，耿尼柯想她心裏能夠明白過來，很是高興。「惠舅講得不錯，蓋房子應該注重內部，在外表上不必怎樣講究！」

這房子要依照克拉克的模型建築，似乎已經決定了。

耿尼柯老講蓋房子是爲的她和小孩。他講到注意她掛衣服的小間，和一間舒適的縫級室。但是他在一張廢紙上畫汽車間圖樣的時候，他對於水泥的地，大木機和油池，比較對縫級室更外注意。

她默坐着，心裏有些駭怕。

在現在住的房子裏，還有一些具有畫意的涼棚和丁香的花圃。但是新房子處處都是單調的，標準化的，呆板的，現在耿尼柯的年紀，已經過了四十，這是他蓋房子的最後嘗試，住在現在的房子裏，還有改變的希望，但是新屋子落成以後，那就要住到老死了。她決意還是慢點提起造房子的事。

她以後從不提到造房子的計畫。耿尼柯沒精打彩的也不再講了，過十天以後，造房子的事就被擱起。

（本章未完）